



譯者：陳勺水

高·不·限·的·巴·德·德

高爾基的回憶瑣記

上 海
樂羣書店出版
1929

目次

一 讀者小引

- | | | | |
|----|----------|---|---|
| 一、 | 幾句代替序文的話 | 頁 | 數 |
| 二、 | 蜘蛛 | | |
| 三、 | 挖墳坑的 | | |
| 四、 | 劊子手 | | |
| 五、 | 研究家 | | |
| 六、 | 失敗的著作家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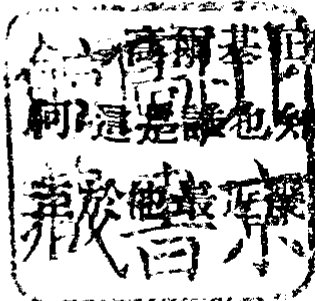
807368

-
- 七. 獸醫.....
 - 八. 牧者.....
 - 九. 多拉... :
 - 十. 獨處的時候的人們.....
 - 十一. 滑稽的事件.....
 - 十二. 一個英雄.....
 - 十三. 戰爭和革命.....
 - 十四. 園丁.....
 - 十五. 立法者.....
 - 十六. 一個帝政黨員.....
 - 十七. 彼得堡式.....
 - 十八. 一個夢.....
 - 十九. 空虛的蒸氣.....
 - 二十. 風習.....
 - 二十一. 密卡·帕扶羅夫.....
 - 二十二. 亞歷山大·布羅克.....
 - 二十三. 布格羅夫.....

譯者小引

這本回憶瑣記，是法譯的 Maxime Gorki 的 Notes et Souvenirs 的全部重譯。這本書一共包着二十三個瑣話，都是一九二十三年以後高爾基僑居意大利時候的著作。

高爾基在俄羅斯文學上並世界文學上的地位如何？這是誰也知道的，我在這裏覺得沒有絮說的必要。至於他最近幾年的作品有什麼特色，比起從前的作



品，到底有什麼進境沒有，種種問題，恐怕知道的人還很少，自然應該由譯者在貢獻這本書以前，作一個簡而得要的報告。為達這個目的，我想只消引用日本現今文學大家昇曙夢，在本年六月號“改造”雜誌上所做的“最近的高爾基”一篇文章當中的一段，就夠了。

“高爾基最近的作品，差不多全部都是一種回想錄。我從數年前起，在“紅的處女地”雜誌上，載了許多自敘傳的作品，到後來，由柏林俄文書社集成一本書，題為“我的大學”。……其後，他接連着發表了“巫女”，“火災”，“布格羅夫”，“牧者”，“監視人”，“立法者”等等作品，其中大部分都和“我的大學”一樣，是站是很高的藝術水準上的。

“高爾基的回想，和盧梭的“懺悔錄”並苟德的“空想和事實”兩種有名的回想，是不同的。盧梭和苟德的回想，……都是以自己為中心，想把自己內面發達的路徑，全部寫出來；高爾基的回想却不這樣，他把自己的個性，放在第二位，倒

把他所碰見的各色各種人的特獨的相貌，放在第一位。所以荷德的自敘傳，可以改換一個題目，叫做“天才怎樣在適當的環境當中發達起來”，高爾基的回憶錄却不然，決不能改題為“天才怎樣在不利的環境當中發達起來”，我們只能改題為“看看罷，我周圍有多少有趣的人啊！”他的回憶錄好像要這樣說似的：“我接近了幾十個幾百個人。他們真有獨特的，各不相同的色彩啊！他們當中有的好酒貪杯，有的放蕩成性，有的偷盜，有的貪賊，有的虐待女人小孩，有的殺人放火。但是，他們何其富於天才的能力呀！他們何其富於取汲不盡的潛勢力呀！”

‘捷霍夫的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幽鬱的人物。高爾基作品中的人物，都是有獨創性的人物。……高爾基作品當中。漲滿了樂天的空氣，和自己開拓自己運命的精神。……高爾基的回憶的作品不但在藝術上有很大的價值，就拿他當作近代俄羅斯的文化史料看，也有很重大的意義。

的。……’

上面這幾句話，已經足夠說明高爾基的回憶瑣記的性質和特色了。因為昇曙夢所舉的“牧者”，“布格羅夫”，“立法者”，等篇，都包含在這本書中。

譯 者

一. 幾句代替序文的話

‘原題爲幾句代替跋語的話，放在原書最末尾一段。但譯者認爲在翻譯成中文時，把這一段當作序文還更妥當些，所以改題如右，並移到最前方來。——譯者。’

各人的意見，往往會不期然而然的，符合得非常之巧。在一九〇一年，俄國阿雜瑪地方的傳教神父烏拉第曾經這樣說：‘每個人民，都抱着有一種精神的幻

想——關於生活目的的幻想。有些思想家，把這種幻想，叫做“國民的本能”。但是，據我看來，這種說法是錯的，因為人類的本能所要求的，實在只是他們“怎樣生活”，而現在說的幻想，却是一個“爲什麼生活”的問題，當中還混合着理智。現在，拿俄羅斯人說，誠然我們文化發達的程度還低，我們生活目的的幻想因此也極不發達，夠不上說什麼去發見人類歷史命令我們向着前去的目標，然而我想，我們俄羅斯人的確生來就特別的都被這個“爲什麼生活”的問題所惱。我們一面等着我們生活目的的到來，一面猶如瞎子一樣，亂摸索亂叫喚的生活着，實在可憐得很；但是，縱然可憐，我們已經是有一點結果的人民，有一點“積極東西”的人民了。

過了五年之後，在美國的波士頓，著名實用哲學家詹姆士曾說：‘目前在俄羅斯發生的種種事件，雖然使我不能增加許多對於這地方的研究興趣，但是，我依然還是不能了解他們。我每每讀着俄國著作家的作品，就感覺得這些著作家彷彿站在我面前一樣，使

我感動得了不得，但是，我仍然不敢說，我已經懂得了他們。我在歐洲和美洲，常常看見一些人都能夠在幹了一點事情之後，就利用他們既得的結果，努力在物質上和精神上去增加作用。俄國的人們却不相同。他們種種行動，使我覺得他們不懂得現實狀況的義務性，不懂得他的合法性，他們有時甚至仇視現實狀況。我看見俄國人的理性是愛熱心做分析工夫的，是愛研究的，是愛反叛的。但是，我仍然不懂得他們的分析工夫的目的在什麼地方，也不了解他們在現實的現象下面，到底想研求些什麼東西。我們也許可以說，俄國人自信為負有一種使命，專門去研求，發見，並確定不愉快的東西和消極的東西。有兩本俄國書，曾經使我吃驚：一本是托爾斯泰的“復活”，一本杜斯托葉夫斯基的“加拉瑪佐夫兄弟”。我覺得他們在這兩本書上，只描寫了一些別一個行星（地球）上面的，全然和這地球上不同的好人。我覺得好像這些好人偶然來到我們這地球上，被地球上的現實狀況激怒了，甚至於被侮辱了似的。在俄羅斯人當中有

一種幼稚質朴的地方，令人覺得他們都好像一種老實的鍊金術士，非常熱烈的去相信他們自己能夠發見“一切原因的唯一原因”似的。俄羅斯人是很有趣的人們。但是，我總覺得他們雖然努力，總好像一台機器白白運動着，不發生一點結果似的。或許他們真正負有一種使命，要做出什麼意外的事情來，使全世界吃驚，也未可知罷。

他兩人說的話是不錯的。我自己就在他們所描寫的那樣俄國人當中，活了半世紀。

我盼望這本書在事實上能夠很乾淨的，把我所願意寫出來的真實情形描寫出來。不過，我還要聲明一句。據我個人的意見，真實情形的全部，不見得對於人類都是必要的。所以，但凡我覺得某種真實情形只足以很殘刻的給人以精神上的打擊，並不能給一個教訓，但凡我覺得他只足以無緣無故的侮辱人類，我就自然的把這種真實情形，都丟了去，一點也不描寫。

因為，在事實上，的確有許多真實情形，都應該早點被我們忘記了去才好。這種應該忘記的真實

中口無產級階級

高爾基的回憶瑣記

9

情形，都是從虛言偽語發生出來的，他含着種種虛偽的毒素，能夠使我們相互的關係腐化，結果，會把人的生活變成一個稀醜而不合理的活地獄。這種真實情形，早應該從這地球消失了去，還回憶他幹什麼呢？一個人若慣愛去蒐集並記錄人生的醜惡，我們就可以說他是幹着不好的事的人。

我本來很想把這本書的書名，叫做“這就是過去的俄羅斯人們”。

但是，我現在發見着。這個書名太吹得利害了，並且我現在也還不十分明白的感覺着，我到底希望這種人變更不希望。固然我和國家主義，愛國主義，以及其他各種偏重精神觀點的毛病，離得很遠，然而我總覺得，好像俄羅斯人民有一種特別奇怪的，自出心裁的天賦才能似的。在俄羅斯，那怕是蠢子，他們也有一種獨特的，自己創造的蠢法。至於說到懶惰的人，他們更有一種積極的懶惰天才。我看見我們俄羅斯人有那樣的奇思怪想，有那樣的不識機詐，能夠那樣的善於粉飾他們의思想和感情，我真相信，俄羅斯

人對於一個藝術家，可以供給極豐富的材料。

我想着，如果這個可驚異的國民，能夠完全不受壓迫的痛苦，如果能夠真正開始覺悟着他們的工作在人類文明上的重大意義，努力去做工，他們將來就一定會過一種的英雄生活，並且一定會對於這個被罪惡充滿了的世界，給一些好教訓罷。

二. 蚰 蛛

馬可福是一個年老的古董商人，生得又高又瘦，直挺挺的站着時，好像一種指示道路の木樁一般。他走起路來，活像一個兵在走正步，把兩隻大眼睛，呆呆的一直望着前面，兩個牛眼珠，露着一點濁光，現出灰青色，表示他的性質帶有一點幽鬱和遲鈍。我起初遇見他的時候，就覺得他是一個蠢子，後來發見了他性情的一個古怪方面，我越確信我最初的見解不

錯。他拿來了一個裝文房具的盒子，一個舊杯子一塊古錢，要買給我，爭持價錢爭了許久，才讓了價，說定了價錢，但是，他忽然發生一種好像墳墓裏透出來的悲慘聲音，對我說：

‘不，我不想賣了。’

‘爲什麼呢？’

‘我不願意賣他。’

‘你剛才爭論價錢，差不多鬧了一個鐘頭，那是爲什麼呢？’

他閉着嘴一聲不響，把幾宗物件，用手拿住，揣到他那已經沒有底的衣口袋中，歎了一口長氣，也不向我說一聲再見，就跑走了，好像一個非常氣惱的人一樣，但是，到第二天，（到後來他和我往來頻繁了的時候，也常常這樣，但有時甚至於在一個鐘頭之後，）他忽然又跑了來，把要賣的幾樣東西，擱在桌子上，說：

‘拿去罷。’

‘爲什麼你上一次不賣給我？’

‘那時我不願意賣他。’

可也奇怪，他並無貪財性質。他對於乞丐，狠大方，對於自己本身，却不甚留心保養。無冬無夏，都只穿着一件舊棉衣，戴着一頂皺破不堪的便帽，踏着一雙穿了洞的長皮靴。他沒有一定的住址，只是從一個城市隨時流浪到另一個城市去，譬如由尼悉尼到姆蘭，由姆蘭到蘇斯達，由蘇斯達到洛斯托，到鴉羅，然後再到尼悉尼，輪流的流浪着。他到尼悉尼的時候，在布蒲諾街租一個房間住着。這條街上的房間都是很髒的，住的只是一些賣小鳥的，賣帽子的，替警察署當密探的，以及其他種種失掉職業，到處流落，睡在破椅子上在煤煙當中過夜的人們。在這些人類的渣滓當中，馬可福倒狠被尊敬，因為走了許多地方，知道許多事情，並且又是一個狠會說故事的人。他頂喜歡說的，是那些紳士大戶人家的傾家敗產的故事。他說到這種故事的時候，動不動會發出一種沉重激鬱的激昂來，極力痛罵那些有錢人家的輕佻浮薄。

‘他們滾球。他們頂愛的，是用木槌打球，叫球窩

地亂滾。這是他們一種開心的玩意兒。只是他們玩來玩去，連他們自己也變成球一樣了。他們在地面上，這裏滾滾，那裏滾滾，滾來滾去，滾成一些渾蛋了。’

有一個秋天降霧的晚上，我坐船往加山去，在船上碰着了馬可福。這條船雖是火輪船，車輪却轉得很喫勁似的。因為霧下得大，船須得慢走，所以他只是細心的在霧中摸索着向下流滑下去。船上的種種火光，都消失在灰白色水中和灰白色的霧裏。船煙筒上安着的報警汽笛，只是狠洗悶的，不斷的，叫着。大家在這種環境下面，好像着了睡魔似的，只覺得悶悶的，連呼吸都很困難得狠。馬可福一個人坐在船尾的艙板上，好像正要準備睡覺。我走去和他談起來，他對我說了下面一段話：

‘我從二十三年前起，就始終在一種沒有間斷的恐怖當中過日子，我心裏沒有一天能夠安然休息過呢。先生，這個恐怖不是尋常的害怕。因為我的身體被一個別的靈魂寄居着。先生別詫異，聽我說出道理來。我在三十幾歲的時候，一時荒唐，和一個女人相

好起來。這女人一定是一個會使法術的巫女罷。他丈夫和我也是朋友，是一個很勇敢的人，只可惜身體多病，病得要死不活。在他丈夫死的晚上，我正睡着覺，這個可惡的冤家女人，乘這機會，把我的靈魂，從我身體攆出去，把他丈夫的靈魂，關在我的身體裏面來了。這個壞女人幹這件事，自有他的道理，因為他知道他的丈夫對他，比我對他溫柔得多哩！他丈夫雖是死了，却是同時我也發見着，我已經不是從前的那個我了。我老實對先生說罷，我最初的時候，對這女人，本來一點也不愛他，我只是很簡單的和他鬧着取取樂罷了。但是，到了這時候，他丈夫死了的時候，我開始覺得我的靈魂被什麼東西牽向這女人方面去了。什麼緣故呢？為什麼會發生這種變化？我已經討壓這女人了。但是，要想脫離他的關係，那是絕對不可能的！那時，我的一切好性質都像煙子一樣，消滅得不知向那裏去了。我被一種從來未曾有過的悲慘壓迫着。我對着這女人，越變越胆小。我覺得在我的周圍，一切都是灰色的，好像都蓋上了一層灰末一樣。

但是，這壞女人，却是好像一團火似的，越發紅光滿面！到了晚上，他逼我和他一同犯罪，簡直是把我玩弄了。在這時，我才知道：他已經把我的靈魂換掉了。我雖然活着，却只是和別人的靈魂一起活着。至於我的靈魂，我的真靈魂，上帝給了我的那個真靈魂，他到底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我恐怕是……’

這時，那討厭的報警汽笛，越發嗚嗚的叫起來，他那似嘍似吼的沉重聲音，在濃霧中，自相衝突着，越發振動得雜亂無章，格外討厭。船也好像被四圍煙霧挾得很緊似的，只是擺着船尾巴，向前滑着進行。在船尾巴底下，水的顏色，黑沈沈的，帶着油氣，猶如一河溼青一樣，鞞鞞鞞鞞的，打着船尾巴嚮。馬可福老頭兒凭在輪船的房艙壁上，把他那雙穿着很笨重的長靴子的脚，動來動去，好像在他的周圍摸索什麼東西似的，一面低聲的說：

‘我那時有一種害怕……我跑到屋頂室去，我用繩子結了一個活結子，把他懸在屋梁上，我仰着頸項上吊。這時一個洗衣的女人突然看見了我，喊叫衆人

上來，把我從繩結子上解下來了。從那天以後，就有一個奇醜的東西——一個六腳蜘蛛跟着我，他有一匹小山羊那樣大，長着鬍鬚，有兩隻角，胸脯上有兩個女人奶子，生着三隻眼：兩隻在頭上，一隻在腰上，眼睜睜的望着我在地下走的脚印。無論我到什麼地方，這蜘蛛總是用六隻毛腳，一步一步的跟着我走。真好像我在月亮下面的影子跟着我跑一樣。但是，這蜘蛛，只有我自己看得見他，別人是看不見的，目前他正在那裏，你先生恐怕看不見他罷。那不是一個六腳蜘蛛嗎！

馬可禰把一隻手向左邊伸着，在距船板約莫一尺多高的地方，摸撫一會子，彷彿摸撫什麼東西似的。隨後把他這隻手放在他膝頭上揩擦，口裏說：

‘他被水打濕了！’

‘這樣說來，你在這二十年間，都和一個蜘蛛，一塊生活着嗎？’我這樣問他。

‘已經二十三年了。你先生以為我發狂了嗎？但是我的蜘蛛，我的守護人，他現是的的確確在那裏

鞋。」

‘你沒有找醫生瞧一瞧你的身體嗎？’

‘先生這話差了。對於這樣的事，醫生瞧一瞧，中什麼用呢？這並不比得是一個什麼疔瘡瘍子，是不能夠用刀子割去的，也不是敷一點膏藥，塗一點藥水，就可以散去的。醫生，他看不見他——看不見蜘蛛。

‘蜘蛛會對你說話不會呢？’

馬可福露出很吃驚的神氣，望着我，說道：

‘先生和我開玩笑嗎？一個蜘蛛怎麼會說話呢。這個蜘蛛跟着我，他的目的只在使我害怕，使我不能安心，使我不能把附在我身上的別人的靈魂丟開啊。你先生已知道，我目前雖然有一個靈魂在我身上，却是並非我自己的靈魂，他只是一個所謂偷得來的靈魂。在這十幾年當中，我常常想跳水死了去。我也曾從小船上跳下水去過，但是這蜘蛛始終把他的幾隻腳緊緊的鈎在船邊，把我拖住，不准我下水去。所以我只是懸在船邊，跳不下水，彷彿我單是因為偶不留心，失脚要落下水似的。後來船上水手告訴我說，我

的衣服絆住了，所以沒有一直落下水去。你看，這就是那件衣服，他那時絆住了我，不叫我落下水去……’

老頭兒說到這裏，又伸手在空中慢慢的摸撫起來。

我知道，他雖然不是一個全然的瘋子但是他已經和他想像上的一個怪物，一同生活着，我和他說話，簡直是無益的，所以我也懶得和他討論了。

‘許久許久，我就想和你先生談一談這樁事。’他用一種教堂裏祈禱的口調，很柔和的向我說。‘你先生對於無論什麼事，都敢大胆說話。我很相信你。我現在懇求你，請你對我說明，這個蜘蛛到底是上帝送來給我的呢？還是惡魔叫他來害我的？’

‘我不知道’。

‘你現在若不知道，就應該替我想一想啊！……據我自己看來，這是上帝特特送他到我這裏來，叫他監視並看守別人的靈魂的。上帝不願意派一個天使到我這裏來，因為我沒有這樣大的德行，不值得天使

降臨。但是，一匹蜘蛛，却還和我相稱。要知道，蜘蛛這東西，是很聰明的呢。並且他又是可以令人害怕的東西。從他來了之後，我有許久時候，都戰戰兢兢的害怕着他，很不慣和他同在一起呢。’

馬可福說到這裏，把他的便帽脫下來，用手畫了一個十字架，低聲的對我熱心說道：

‘我們的主，真是偉大仁慈，我們的主人，理性的父親，我們靈魂的教父……’

……過了幾個月之後，在一天月色很好的晚上，我在尼悉尼的一條寂寞的街上又碰見了馬可福。他在游人散步的路上走着，向着有牆的那方面，側着身子，好像對什麼人讓路似的。

‘你好嗎！蜘蛛怎麼樣了，他仍然跟着你在一起嗎？’

老頭兒笑了一笑，低下頭，把一隻手伸在空中，露出很親熱的神氣，說道：

‘自然的，那不是蜘蛛嗎？’

再過三年之後，我才知道他在一九〇五年，在巴

拉納附近的一個地方。被賊人打劫了財產，並且性命也被賊人殺掉了。

三. 挖墳坑的

波德西是一個看守墳地的人，酷好拉手風琴，許久許久就盼望弄一個手風琴到手。當我送他一個手風琴的時候，這個蓬着頭髮的獨眼龍先生，把我的手緊緊的摑住，摑在他的胸口上，滿臉現着歡喜的表情，閉着他那隻孤寂而有情誼——雖然有時也令人害怕——的眼睛，對我說：

‘呃！……’

他感動極了，連他想要說的話，也繼續不下去了。他把他的禿頭搖了幾搖，才提了一口氣，說道：

‘將來你死了，麻克西米先生，我一定要特別照料你！’

這個手風琴，他時常帶在身邊，就在替人去挖墳坑的時候，也是要帶着走的。他做工做得困倦了，就柔柔和和的，聚起精神，奏一回波蘭跳舞的音樂。他只懂得這一個曲子，此外什麼也不會拉。

有一天，正當教堂神父在離他不遠的地方，替死者祈福的時候，波德亞忽然拉起手風琴來了。神父做完了祈福儀式之後，把波德亞叫了去，大聲叱着，對他說：

‘你這禽獸，你侮辱了死者啊！’

波德亞跑來對我告訴他的滿腹不平：

‘自然是我錯了，我不該在那樣時候拉手風琴。但是，縱然我錯拉手風琴，他怎樣能夠知道拉了手風琴就侮辱了死者呢？’

波德亞相信，地獄這種東西，是沒有的。好人的

靈魂，在死了以後，會向乾淨的天國飛去。惡人的靈魂，在死後，仍然藏在屍體裏面，和屍體一起住在墳墓當中，一直到屍體腐朽完了為止。屍體腐朽完了之後，靈魂就從土裏蒸發出去，一遇着風，就會被吹散，變成無感覺的灰塵。

有一次，我很喜愛的一個六歲的女孩子死了，大家把他的小小屍體葬在墳裏之後，都回去了，只剩下我和波德亞還在墳邊。波德亞用鋤頭，平整着小小的墳堆，對我說：

‘好朋友，你別傷心了！也許他們在別的世界正說着別的話，比我們還說得更好更愉快呢！也許他們什麼話也不說，只是在那裏拉着大四弦琴玩呢。’

他愛音樂真愛得異常，簡直到了一種滑稽忘己的程度。他只要聽見遠處有音樂的聲音，不管是軍樂聲也好，風琴聲也好，鋼琴聲也好，他的全副精神就會集中到這聲音上面，向着樂聲所在的地方向，伸着頸項，把兩隻手叉在背上，身子一點也不動彈，只是睜開那隻陰沉沉的大眼睛，好像是靠這隻眼睛去聽

音樂一樣。他這種情形，有時免不得會在大街上發生。有兩次，他曾因這種關係，被街上的馬踏到了。那時，他雖然被馬夫打了許多皮鞭，但是，他被音樂迷着，忘其所以，依然站在那裏不動，也沒有聽見罵聲，也沒有感着危險。

他對人解釋，說道：

‘我一聽見音樂，我就覺得好像我沉到河水下面去了似的。’

他常常跟着墳地上的一個女叫化子跑。這女人叫做梭羅勤，是一個好酒貪杯的人，波德亞年紀已經四十幾歲了，這女人的年紀，却還要比他大十四五歲。

‘你為什麼和這女人一起跑着呢？’我曾這樣問過他。

‘誰還去安慰這女人呢？除我之外，一個人也沒有。我這個人是愛去慰那些最被世上遺棄的人們。我自己沒有什麼憂愁，所以我只得去分担別人的憂愁。’

我和他談的這些話，是在六月天的驟雨傾盆大下的時間，我兩人一同站在一棵白樺樹下面躲雨時候說的。那時，波德亞的瘦骨嶙峋的額頭，被雨點打着，嘩嘩波波的響，他却毫不在意。只是細聲的對我說：

‘如果我所說的一些話，能夠擦乾別人的眼淚，我是最喜歡不過的啊。’

後來，波德亞得了一個胃癌症，滿嘴裏面發出一種死屍的臭氣。他不能吃東西下去，只是想作嘔。但是，他仍然很熱心做工，在墳地上面，大步的跑來跑去，一點也不悲傷。當他死的時候，他還正和另一個人看守墳墓的人玩着骨牌呢。

四. 劊子手

尼西尼市的憲兵隊長葉涅，是一個詩人。他的詩曾在保守派雜誌上發表過。

我還記得幾句他的詩：

煩惱這東西，慣從壁爐後邊跑出來，
什麼蓬門繡戶，都由着他任意徘徊；
他縱然是，會把你的精神越弄越壞，
同他一起生活着，却也格外的暢快。

沒有煩惱，我就會感着孤獨的悲哀，
像在那，也沒人類也沒獸類的世界。

他在一個高貴婦人的紀念冊上，曾題了一首情詩：

在房子外邊，大門口那裏，
站着個，六七歲的小潑皮。
怎麼說呢？你和他很熟悉？
這潑皮就是我啊！碰着鬼！

他的詩是很愛用對比和譬喻的。

葉涅後來被一個十九歲的少年殺死了。這少年是倪其福的兒子，倪其福却是當時有名的翻譯家，並且是一個托爾斯泰主義的信徒。倪其福的運命很奇怪：他有四個兒子，一個一個的都死得很慘。他的大兒子是一個社會民主黨員，屢次受了下獄和流刑的痛苦，結果是害心臟病死了。第二個兒子，活活的投身在煤油當中，把自己燒死了。第三個兒子服毒自殺了。第四個兒子叫做沙霞，因為殺了葉涅的緣故，問了絞罪，被絞死了。他殺葉涅是白晝在憲兵營的門口

殺的。那時葉涅正挽着一個婦人的手走路，沙霞跑到他身邊去，大聲喊着說：——呃！‘憲兵長隊！’

葉涅剛回過頭去，沙霞就對他面上和胸口接連放了兩槍。沙霞即刻被逮捕了，並被判成死罪。可巧，在這時候，尼西尼的獄中，雖然有許多被拘留着的人犯，竟沒有一個人肯出來擔任這種不吉利的劊子手的工作。那時當警察局巡官的，叫做巴勒，原來是某總督的一個廚子，慣好喝酒吹牛。他花了二十五塊錢，買收一個玩雀子的人，叫做季西加的，叫他去絞死沙霞。

季西加也是一個酒徒，年紀有三十來歲，身材很高，雖然瘦得可以，然而滿身筋肉却顯着非常發達。一部暗黑色的鬍鬚繞着他馬臉樣的長下巴邊。他的眼睫毛很濃厚，但是，兩隻眼睛却始終是半開半閉，露着一種做夢一樣的眼光。季西加絞殺了倪沙霞之後，特特買了一條紅色領巾，拿來圍住他的頸項，把他那個大的喉頭核遮着。他並且連酒也不喝了，倒反時時刻刻，咳着一種特別沉重的，帶着鼻音的咳嗽。

他的夥計們問他：

——‘季西加，你爲什麼做出這種怪樣子來？’

他答應：

——‘我正幹着一件祕密的事，和國家的利益都有關係呢！’

後來他偶不經意，把他充當劊子手的事，洩漏給他夥計們知道了，夥計們把他打了一場，都不和他幹在一起了。季西加氣不過，跑去找着憲兵隊長裘地，請憲兵營特准他穿一件土耳其式的紅上衣，並配一條盤着紅布條子的褲子。他說：

——‘這樣才能夠使一般市民知道我是做什麼的，免得他們無故來惹我這消滅惡人的人。’

裘地後來還買收季西加去再做了一回劊子手。季西加這一次居然旅行到莫斯科去，絞了幾個人才回來。從此以後，季西加越發自命不凡了。但是，他剛回到尼西尼，就跑去找斯米諾眼科醫生，說他胸口的皮膚下面，有一個脹滿了空氣的皮球，時時刻刻想把他身體從地面向大空抬上去，請醫生給他醫治。

——‘這個皮球用很大的力量把我往天上扯着，我幾乎在地面上站都站不住了：我應該把我身體拴在什麼東西上面，才免得我身體時常飛躍起來，使人笑話我。這種情形是在我絞了一個壞人之後發生的。這個壞蛋飛起來，鑽到我胸口裏面去，慢慢的就膨脹起來……你看！現在我已經不能夠睡覺了。無論我怎樣設法，到了晚間，這皮球總是把我向天花板上扯。我會把我所有的一切衣服，都蓋在我的身上，甚至於放一些磚頭在我袖子和衣口袋裏面，却是，仍然沒有一點用處！我也曾試把一張桌子，擱在我胸口和肚子上，把我兩隻腳拴在床上，可惜還是不中用，那氣球仍然把我往天上扯着。我誠心懇求先生，把我胸口的皮膚割開，放出裏面的空氣來。若不這樣，恐怕我即刻就要完全不能夠在地面上走路了。’

眼科醫生勸他到精神病醫院去看看病，季西加却用俏皮的話拒絕醫生。他說：

——‘這個病是從胸口來的，並不是從腦筋來的呀……’

後來不久，季西加從屋頂上落下地來，跌斷了脊梁骨，頭也跌破了。在將死的時候，他對多古羅醫生說：

——‘在埋我的時候，會不會有音樂隊呢？’

在他斷氣以前的幾分鐘，他歎了一口氣，輕輕的說：

——‘你看！我飛起來了……’

五、研究家

一

在色陀羅海濱，有一個在澡堂替人擦背的老頭兒，名叫勃羅斯特，年紀有六十多歲了，身體還很強壯，顯着一個令人敬重的面貌，兩隻磁器色的眼睛，像擺在頭上一樣，帶着異樣的光；好像那裏燃着一盞鮮明的，很枯寂的，但同時又是多情的，很可令人親近的燈火一樣。勃羅斯特無論對於什麼人，好像都能夠發見一點可表同情的東西。他那種對世上一般人

的態度，很顯出他自命不凡，好像他自己是他們當中最聰明的人一樣。他的一切動作，都是很謹慎的。他說話的時候，聲音很低，似乎他認為他周圍的人們都是睡得正濃，生怕聲音大了會驚醒他們。他做工做得極勤，不露一點厭倦的神氣，別人有事託他，他總是甘心盡力去做。這個海濱的療養院裏的辦事人等，偶爾請他幹什麼事情，他總是立刻用一種安慰的口氣，很簡捷的忙着答應說：

——‘好的，好的，我去做，老朋友，放心罷！’

他替別人做事，又極誠懇，並非信口答應敷衍了事。他做別人的事的態度，好樣是對於懶惰的人施一種恩惠一樣。

在閒着沒事的時候，他總是離開衆人，一個人孤獨的呆着。我從沒有看見他在閒暇時候和他的同事談笑過。許多同事對他的態度，也沒有定準，不過髮髻都把他看成有點蠢氣。有一次說到勃羅斯特，我問他們：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他們回答我：

——‘就是那樣……一個尋常的人……’

只有一個茶房，回想了一陣子，對我說：

——‘是一個自負不凡的老頭子。是一個潔白的人。’

有一天晚上，我邀勃羅斯特到我房間裏喝茶。我的房間，好像一間放東西的廳房，又寬又空洞，有兩個威尼司式的窗子，對着公園開着。我房間還有共同汽管通着，每晚到九點鐘一定有汽管子悉悉的叫。在這樣的時候，我往往發生一種怪印象，覺得有一個陰沈沈的低聲問着我：

——‘你想不想吃魚？’

老頭兒到我房間來了。他特別打扮過。他穿着一條印度玫瑰色的褲子，一件灰色上衣，一雙新的襪靴。他的灰色大鬍子，梳得很光順。頭髮擦了一些油脂，非常放光，但是同時却放出一種不愉快的香氣，刺人鼻子。他一面鄭重的喝着茶，兼帶着喝紅葡萄酒送乾菓子，一面用平易流暢的話，低聲對我談他的歷

史：

——‘你的觀察非常的對：我是一個好人。但是，我生下地來，過了半世，都和平常人一樣過活，並不愛管別人的事。我變成一個好人，是在我失掉了對於神的信仰之後。我為什麼會失掉了對於神的信仰呢？因為我一輩子的運氣，接二連三的太好了的緣故。從我生下地那一天起，成功就始終追着我走，一點也不離開我。我父親是蒙村的一個鎖匠，他常常說：“斯特這小孩子生來就是帶着好運氣的”，因為生我的那一年，他發了一筆財，開了一個小小工場。我小時無論幹什麼玩意，運氣都好極了，所以我也樂得去學種種的東西。我從沒有生過病，也從不知道什麼叫做煩悶。我在小學校畢業之後，即刻就被送到一個大地主莊子上去當管事夥計，和許多體面人一起住。我的主人很喜歡我，主婦常常對我說：“斯特，你真有才幹，好好的辦事罷。將來還有好日子過呢。”主婦的話一點也不錯，我的確有許多本事，連我自己都不知道他們是從那裏來的。甚至於我會隨使用藥治馬的病。治

得很好，實則我並不曉得那些馬到底害的是什麼病。那時我還會叫無論什麼樣的狗，只用兩隻後腿站起來，並不必用鞭子嚇他，也不須用什麼食用逗他。我對於女人，運氣也非常之好；凡是我所喜歡的女人，沒有不跑來找我的，一點也不會差池。在廿六歲的時候，我當了事務所的主要管事。的確，如果不是我自己不願意，我一定還當了莊子上的監督呢。有一位先生叫做馬奇，也和你一樣，是著書過活的，曾經對我發了一種驚嘆：“勃羅是一個真正的俄羅斯人，他的血統是很純粹的。”我不知道什麼叫做純粹的血統，但是，馬奇先生是不說笑話的，他的稱讚不是不值一錢的呢！那時我自負得了不起，一切事情也進行得很順利。我已經找着一個年輕的姑娘，很中我的意，正想和她結合，不料我忽然感着了人生的危險。連我自己也莫名其妙，何以會有那樣的感覺。一種非常古怪的好奇心，鑽進我的腦筋裏：為什麼我無論幹什麼事情都會成功？為什麼呢？這種好奇心越燃越旺，到後來我晚上簡直連覺也睡不着了。縱然我那時在白天

做了許多工作，疲倦得像拖車的馬一樣，但是，一到晚間倒在床上去睡覺，我却只是睜開眼睛，想着：“爲什麼我有好運氣？自然，很明顯的，我有許多本事，又很信神，又不是蠢子，又很溫和有節制。但是，我也常常看見許多人關於這幾點比我還好，然而他們却並沒有了不得的好運氣。這是很明白的。”那時我想着，是的，我在那時想着：“神啊，你爲什麼要把我放在這樣的地位？我的生活太甜了，真像一個糖菓子，不曉得將來要被誰人吃了去呢。”這樣的思想，始終和我腦筋糾纏，一刻不離。那時我只覺得在我這幸福的生活當中，好像藏着什麼惡意，髣髴有什麼人特特那樣安排着，拿我開心似的，——但是，爲什麼拿我開心呢？我在思想上問着：“神啊！你要把我引到什麼地方去呢？”可是神這位先生，始終不說話……不給我一個回答。

‘所以，最後我就下了一個決心：我要試過一過不正當的生活，看看他會對我發生什麼結果，看看我還能夠有好運氣不能。我從錢櫃裏面，偷了四百二十

塊錢，因為我知道，照那時的法律說，偷竊錢物過了三百塊錢，就得受地方審判廳的審判。不錯，我把這個數目偷走了。不消說得，他們一清賬，即刻就發見着被偷了。那時當監督的，叫做甲羅，是一個頂好的人。他問我：“銀子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我不知道。”我雖這樣答應，同時我已經安排好了，使他們要專對我懷疑，不會疑的別人。那時我看見甲羅非常煩悶，終日愁眉不展，我自己問我自己：爲什麼要使一個公正的好人受苦？所以我就對他說：“銀子是我偷了。”甲羅不肯相信。“你別講笑！”他這樣叫着。但是後來他結局相信了我的話，把前後的事實，都告訴了主婦。主婦聽見了，大吃一驚。她說：“斯特，你瘋了嗎？碰見鬼了嗎？”我只對她說：“請你把我送官罷！”她聽了之後，大發脾氣，滿臉漲得緋紅，使勁扯她衣服的花邊，扯得一片一片的掉下地去：“我不想把你送官，但是你也太不要臉了……你將來自作自受的那一天。”……我承認了她的主張，離開了他們。我隨即到莫斯科去，我從郵政局把銀子匯去，但用的

却是另一個假名字。’

我問這老頭兒：

——‘你爲什麼幹那樣的事？難道你願意受苦嗎？’

老頭兒把他的又濃又亂的眼睫毛往上翻起來，露出驚異的樣子，在他那大鬍子裏面，微微笑了一笑，隨即用他那洗得很乾淨的手，輕輕的彈着他的鬍毛鬍子，勉強止住笑。他說：

——‘不，不是的。爲什麼我想受苦？我很愛過安逸的日子呢。不是，不是想受苦。我那時有一個很強的好奇心：爲什麼我有好運氣？我完全單是被這個好奇心所驅使，才做出這樣的事來。也許這種行動的原因，是在過於小心謹慎：我那時極想試驗試驗，看我的好運氣能夠走到什麼程度呀！但是，這都是由於年紀太輕的緣故。啊！啊！一個人總是慣拿自己開玩笑！不過，到底不單是開玩笑，不純粹是想開開心。要知道，我那時過的，全然是一個異常的生活；我在奢華和寵愛的當中過日子，恰恰像一條富貴人家養着玩的哈叭狗兒一樣。我周圍的人，都皺着眉頭，發着嘆

聲，唯獨我一個人，被神罰我來過安逸的日子，從那時情形看起來，髣髴要過一輩子的同樣的日子呢。在別的人，都有種種的受苦受難，唯獨在我一點苦難也沒有，好像別的一般人都可以享得到的事情，我獨沒有資格去享受似的。這就是我那種行動的原因的全部，據我想……

‘那且不說。現在我在莫斯科了，住在客棧裏，一個人在房間當中，自己對自己說：別的人，偷了一塊錢，就許會被送到官裏去，我偷了四百多塊，卻一點事也沒有！想到這裏，我不覺得自己好笑起來：你看，這就是我的背霉運啊！當時我想着：這不算得倒霉。斯特，你等着罷！我把我的周圍觀察一下：一個很壞的客棧，許多形跡可疑的人，賭棍，戲子，流浪的女人。在這些人當中，有一個人自稱是一個廚子，其實是一個賊。我和他認識了。我問他：“你怎麼過活？”他說：“不過那麼一回事，有時多，有時少，有時一點也沒有。”我和他漸漸深談起來，他對我說：“我現在計畫着一件小小的事。我須得有一個好工具，可惜這

工具價錢很貴，我沒有錢買他。”我當時想着：“哼，哼——！不錯，就是那個玩意兒了。”我問他：“你不會傷害別人的性命罷？”這句話惹出他的氣來。他盛氣對我說：“你說什麼！我難道不要我的腦袋！”我放了心，我把錢給他買工具，好叫他爲表示謝意起見，領我一同去做賊。他起初很不願意領我去，做出種種支吾的樣子；但是，結局他還是領我一同去了。他那種幹法，一點也不中我的意：那種辦法恰像一個人跑去拜會朋友，避着主人不在家一樣。一箇顏色很黑的女孩子，一定是他的一個相識的，開門引我們進去。進去後，他立刻很熟練的把這女孩子的手腳細起來，然後去開衣櫃。他這時一面工作，一面輕輕的吹着口笛，露出很快活的樣子。簡單極了！我們出去的時候，也和進門的時候一樣，一點不安定的心理也沒有。這個人自做這回賊之後，就離開了莫斯科，我自己一個人却還依然過着愚蠢的生活。我自己問自己：還不必然是好運氣嗎？那時想到這裏，我不禁一個人冷笑了一會。我對於一切，都抱着一種憤怒了。我恨我自己，並

恨天上的神，恨他眼看着我做的事，還要戲弄我。我抱着滿腔憤怒，跑到戲院子裏去聽戲。我坐在包廂裏面隔着兩個座位那邊，坐着上面說的那個黑色女孩子。她很熱心看台上的戲，並用手帕擦眼淚。在幕間休息的時候，我走到她身邊去，對她說：“好像我們是在什麼地方見過面的。”但是，她對我默然不答一句話。我不得已，只好對她提起那一天的幾件小小事情。她聽見了，才對我說：“啊！請你低聲說罷！”我問她：“爲什麼你流淚呢？”——“我可憐那個王子。因爲這時台上正演着一個王子逃難受苦。看完戲之後，我和她到酒場喝酒，喝完之後，我帶她到我住的客棧的房間裏去，我兩人照那時愛人間的說話，實行起共同生活來。她以爲我是一個真正以做賊爲職業的。她問我：“怎麼，你不去做工作嗎？”——“不，我現在沒有什麼工作。”——“好罷，我紹介你去會幾個朋友。”她果然給我紹介了幾個做賊的朋友。雖然做賊，他們却都是很好的少年。其中有一個人，叫做巴賈哥的。尤其特別出衆，可算得是天然狀態下面的

可驚異的產物：好一個又透明又快活的腦筋！我和他兩人，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對他說：“老實說起來，我並不需要什麼，不是因為要得東西才玩這個把戲。我做賊，完全是出於好奇心。”他回答我：“我也和你一樣。我做賊，是因為想借此活潑活潑我的精神。世界原是好的，生活也是愉快的。有時我很想跑街上去，大聲喊叫：兄弟們，把我捉起來罷，我是一個賊呢！”這小夥子真正有趣；可惜後來不久，他從進行着的火車上跳下來，折斷了一隻臂膊，隨後又得了肺癆症，跑到南方喝馬乳去了。我和這個賊團——一共有三個人——共了十四個月的事。我們總是到住家大樓及火車上，或偷或劫。每做一回賊，我總滿心期望着第二天有什麼異常的可怕的事件發生出來。但是，我的期望始終沒有實現，我做了許多回賊，竟沒有受一點損害。賊團體的首領，叫做白樂科，是一個很可敬重的非常聰明的人。他有一天對我說：“斯特”這是從你加入我們團體之後，我們才走這樣的好運呢。”他幾句話，把我提醒，使我從新回到我的理性上來。

我雖然過着淫樂的生活，我却不能不反省。我自己想：我現在還有什麼事情沒有做過？殺一個人嗎？這個殺的人觀念，好像一根木刺一樣，插在我心裏，在那裏長隱了根，長久留在那裏，要成一個潰瘍。有一天夜裏，我坐在床上，兩隻手放在膝頭上，我默想着：‘神啊，我知道了，依你的意思，隨我過什麼樣的生活，在你都是一樣的呢。不是嗎？現在我準備去殺一個人，殺一個和我同類的東西。我可以很簡單的殺了他。看着罷！’但是，神在這時候，還是依然不說話。

說到這裏，老頭兒深深的嘆了一口長氣，用他的小匙子，把菓醬攤在麵包上。

我對他說：

——‘你是一個很驕傲的人呢！’

他重新把他那亂雜的眼睫毛抬了一抬，鼓起兩隻磁器色的眼睛，釘着我，我覺得那眼睛這時特別空虛透明，十分悲慘。他又留心把他的鬍子理了一回，似乎他怕他被菓醬弄髒似的。他回答我：

——‘不，不是的。爲什麼驕傲？據我想，人類這

個東西，實在沒有一點什麼可以自誇自驕的。’

他一面把小塊小塊的麵包，丟進他那被毛包着的嘴裏去，一面繼續用低聲談他的故事，猶如談別的不大值得同情的人的故事一樣。

——‘是的啊，那時，神對我實在一句話也沒說過。過後不久，果然遇着一個誘我殺人的機會。有一夜，我們偷進了一個別莊，正試着我們的本事，忽然在黑暗當中，從一個什麼地方，發出一種小聲音，一種剛剛睡醒。毫無一絲氣力的聲音：“叔叔是你嗎？”我的同伴這時逃到露台上去了，我自己還沒逃走，只是留心察看情形。我看見那邊有一個門，門背後有什麼東西動搖着。我把那扇門開了一半，我看見在那角上睡着一個約莫十二三歲的小孩子，正用手搔他的長頭髮。他重複問了一句：“是叔叔嗎？”我眼睜睜的望着他。我兩隻手和兩隻腳都發起顫來。我的心臟好像也停止不跳了，只是對我說：“你看，機會到了呢！斯特，幹罷，幹罷！”但是，我立刻又打斷這個念頭，我想着：“不行，不行，我不幹。神啊，不行罷，恐怕你未

必給我這樣多的好運氣，叫我去犯這個罪罷？去暗殺一個無辜罷？你引我走了這許多小路，結局是向着這溝裏走嗎？不是的，不是的……”這個觀念，使我忽然羞怒得了不得，我腦筋昏亂了，我也不知道我怎樣出了那個別莊，跑到樹林子當中去了。

‘我現在坐在樹子下面；我的同伴坐在我的旁邊抽紙煙，一面低聲抱怨我。那時雨也下起來了，我們渾身都濕透了。樹林薩喇薩喇的響。我在黑暗之中，髮髻還看見那個半醒半睡的小孩子，躺在我眼前，任我去屠殺似的。我想着：——只要一分鐘——這個小孩子就不在這世界上了！啊！……這種思想使我意氣全然銷沈起來。我受不住了。我覺得我自己就是那個躺着任人屠殺的小孩子。你想想看：你一個人坐在那裏，你並不知道我在轉眼之間要幹什麼，我也不知道你在一瞬間要幹什麼。可怕極了！

‘人家不曉得你腦筋裏想着什麼……忽然的我把你……也許是你把我……這種不能夠防範的事情，好不令人着迷！歸根結柢，到底是誰指引着我們

呢？這就是我當時的想法……

‘第二天早晨，我跑到城裏去，一直上檢察廳，對檢事說：“請你把我拘捕起來罷，官老爺，我是一個賊呢。”這檢事是一個好人，人很誠懇，長得極瘦，好像帶着一點傻氣。他問我：“你爲什麼要來自首，你一定是和你的同夥鬧翻了，他們不肯分贓給你。是不是？”我回答他說：“我沒有同夥，我只是一個人下手。”我那時很蠢笨的，照我現在對你說的這一番話，一伍十什把我走入迷途的歷史說給他聽，並告訴他，神怎樣玩弄我。’

我打斷老頭兒的話頭，問他：

——‘斯特，爲什麼一定是神玩弄你呢？也許是惡魔戲弄你阿！’

老頭兒用一種平穩安詳的口調，對我解釋：

——‘世上沒有什麼惡魔呵！惡魔這句話，不過是我們愛弄玩意的理性創造出來的啊。人們造出惡魔這句話的目的，無非是一面要掩飾自己的醜惡，一面要藉以替神開脫責任，免得神受人責備罷了。不但

這樣，就是那些類似惡魔的人們，如像開齒，猶大，惡皇伊望等等，也一樣是人們故意造出來的話，他們要想創造這樣的單獨的個人，去負擔大多數人的罪惡和醜行呢。我的話是真的，你可以相信……啊！我們這些卑劣的人們真昏迷，真胡鬧。我們總想造出一些比我們還壞的東西，來安慰自己：什麼惡魔啊，等等東西……都跟着來了。我們是不好的，但是，不是頂不好的，還有比我們壞的……！

‘這不必管他，且說我和檢事罷。檢事房間的牆上，掛着一些畫塊。犯罪嫌疑人住的房間很舒服。從外表看起來，是很好的。但是，好的外觀有什麼用處呢？要知道世人慣會用好看的招牌，賣劣等的商品啊。我和檢事說話的時候，有什麼人在樓上按鋼琴。我聽着那種輕佻的聲音，非常不愉快。我當時想着：啊！神啊！你怎麼把一切事情弄得這樣壞！我說話說了很久的時間，檢事默默的聽我述說，好像老女人在教堂裏聽牧師說教一樣。但是，他並沒有聽懂我的話，一點也不懂得。他說：“論道理，一定是要把你付

審判的。不過，我敢担保，如果你把剛才說的這些話，一切都對判事說，他們一定會把你開釋的。他們不會把你放進監獄，倒會送你到修道院去呢。”我那時很覺得爲難。我回答他：“你一點也不懂得我的意思，我不願意和你再說上去了。”好了，他送我到警察局去了。在局裏，我被偵探們這樣拷問：“我們很知道，你自首的許多盜案，不只是你一個人幹的。告訴我們，你的同夥在那裏。如果那樣，你也就可以和我們一起，同幹偵探的事。”當然，我拒絕了他們的要求。他們打我，並且不給我飯吃。那時候，我的確算得受着一點苦了。後來開庭審判了。我討厭審判，不願意說話。因此，判事們生了氣，把我重重的判了罪。現在我坐在牢獄裏了。周圍的人，都是等於蟲子和獸類的東西。他們把我看成首領。我對我自己說：“啊！我的神！這些事都是壞的，是頂壞的。”我反省了一些時候，我自己想着：“你真是一個小好人呀！隨你怎麼樣掉換過日子的方法，那指導你的生活方向的，還不是只有你自己嗎？”說到牢獄那個東西，他真好比一個贅疣，

可說是一點好處也沒有的，我刑期滿了，出了監牢。我周圍看看，左也不好，右也不是。我在到處流浪了一些時。後來我進一個溶鐵廠做工，又覺得倦怠不堪，那裏太熱了。並且我不歡喜鐵，溶爐，以及一切金屬，生活上的一切勞苦，艱辛，髒污，毛病，都是從金屬來的呢。沒有金屬，人類或許要比現在簡單些，他的生活也許比現在容易得多呢。我曾經試做過許多種類的職業，我連掃便所的職業都幹過——我應該對你說老實話，我曾經對於最髒的工作，感着絕大的興味呢。到後來，結局找着我所找的職業了：我變成一個澡堂擦背的了。到現在算起來，我已經替人擦了十七年的背，我始終努力替他們好好洗澡，不叫他們擔憂呢。人生在世上，憂愁是沒有多大意思的。認真的說來，也可以說他是一點意思也沒有的。我現在過着無神的生活。我常常可憐那些人們，幫他們的忙，因為我覺得他們是被別人丟掉了的，並且因為我覺得人生是帶有一點倦怠的……’

二

檢事華獨清，在他死的約莫兩個月之前，曾經對我談了一段故事：

——‘我在三十年之間，經手審問了許多殺人凶手，只有那車夫麥古羅，引起了我一種害怕人類和替人類害怕的感情。從普通的情形說來，殺人凶手總是一個蠢得無法醫治的東西，一個不知道他犯罪的輕重的，精神上無能力的低能兒，或是一個狡猾的惡徒，一個被關在籠子裏狂叫的狐狸，再不然，就一定是一個被種種苦惱壓壞了的絕無希望的可憐人。但是，自從麥古羅站在我的眼前，我就即刻覺得世上的事還有特別可驚的例外。’

華獨清說到這裏，閉着眼睛，極力去搜索當時的印象。

——‘麥古羅是一個鄉下大漢子，肩膀極寬，年紀約莫有五十多歲，長着一瘦而好看的面孔——就

是世人叫做希臘聖像式的面孔。一灰長鬚鬚。卷毛頭髮，也是灰色的。前面頭髮從太陽窠就禿起，但是在額頭正中，又剩着一把頭髮，弔在額上，好像一隻角一樣。角下面襯着兩隻很聰明的灰色眼睛，深深的位置在眼框裏，露出一種溫和而富於同情的眼光。

華獨清檢事說到這裏，很苦悶的從口裏吐出一種死屍臭氣來——因為這檢事是害胃瘍病死的——顯出神經過敏的樣子，把他那土色的苦臉，皺了幾皺。

——‘我那時最感覺痛苦的，就是麥古羅這雙眼光裏面的慈悲表情：這表情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我平常辦職務上的事的時候，總是很冷靜自若的。這一次却不同了，冷靜不曉得跑到那裏去了，倒發生了一種很不放心的好奇心。這種好奇心，在我固然是很新鮮的，却同時又是很不愉快的。

‘麥古羅答我的詢問的時候，發出一種很沉重的遲鈍的聲音，髣髴是一個沒說慣長話或不願意說長話的人的口音一樣。他的回答，又簡單，又正確。很明

顯的，他是準備老老實實招一個真實口供的。我對他問了幾句我從來沒向別的兇犯問過的話：“麥古羅你的相貌很好，你不像一個殺人凶手呵！”

‘他那時候，聽見了我的問話，特特取過一張椅子，坐下去，鬍鬚他是往人家拜會一樣。他坐在椅子上，把兩隻手放在膝頭上，說起話來，帶着一種神氣好像他——這雖然是一個很蠢的比譬——正在吹笛琴一樣：笛琴是一種湊合幾根橫笛似的管子而成的口風琴。

——“官老爺，你以為，若是我殺了人，我就是一匹野獸嗎？不是的，我不是一匹野獸啊。你既然感着我不像凶犯，我就索性對你把我一生的歷史說了罷。”

‘他說他自己歷史的時候，又冷靜，又有覺悟，一種態度真是從來的凶犯所未會有的。他並不替己辯護，也不努力要想使我對他發生憐憫之情。’

華檢事這時候說話說得很低，並且很慢。他的嘴唇，有許多小皺，還帶着一些灰色的鱗甲一樣的東

西，說話的時候，動得非常吃力。他時常用黑灰色的舌頭，去舐嘴唇。眼睛却是閉着的。

——‘我很願意想出他自己的話來。他的話有一種特別的重量。是一種打人心坎的話。他那慈悲的眼光，也同樣把我壓迫得很厲害。你要懂我的真意思：我不是說他的眼光可以叫別人憐憫他，是說他在憐憫別人。不是我可憐他，是他可憐我啊！却是要知道，在那時候，我還很壯健呢……’

‘他第一次殺人，是在下面說的一種情況之下：一個秋天的晚上，他從碼頭上運了一車裝着砂糖塊子的糖口袋，到街上去，他半途上忽然看見一個人走在他的車後面，割開一個口袋，從裏面挖出糖塊來，往衣口袋和襯衫裏面塞。麥古羅慌忙上前去攔住這個人，在他太陽筋上打了一下，這個人就倒下地了。麥古羅說：

‘——“我還用腳把他往旁邊推，免得礙着車。我一面把破了的糖口袋收拾好。這個人却仍還睡在地下挨近我的腳邊，面孔向上，兩個眼睛怪模怪樣的睜

着，嘴也是開着的。我有點害怕起來了。我蹲下去，扶他的腦袋：他腦袋重得像一塊石頭一樣，只是在我的手裏打轉。他的眼睛好像眨了幾眨。血從他的鼻子裏直流出來，污了我滿手都是血。我忽然丟下他的頭，站了起來，不知不覺的叫着：啊！我把他打死了！”

‘麥古羅被拘到警察局去了。隨後又被放在監獄裏去了。

——“我現在到監獄裏了，周圍盡是一些罪人。我那時覺得，我看見的一切東西，都好像在霧裏一樣。我什麼也不懂得了。我只害怕。我睡不着覺，也吃不下麵包。我只是始終對我自己說到底有了什麼鬼怪呢？一個人走在街上，我給他一拳頭，這個人就死了去！這豈不古怪？他的靈魂在那裏呢？他不是一匹羊子，也不是一條小牛。他也是信神的，固然也許他的性格和我不同，但是他到底和我一樣，同是一個人。却是我居然能夠輕容易要了他的性命，我打死了他真像打死一個獸類一樣。這樣說來，我自己當然也會別人輕輕一擊就送了命呢！這種思想纏着我的腦筋，每

夜裏使我害怕，提心弔胆的，居然叫我能夠聽見我頭上的頭髮生長的聲音。”

‘麥古羅一面說，一面用眼睛釘住我，他那雙透明的眼睛雖然一點也不動，但是我却覺得能夠在他那灰色的瞳人裏面，看出他在黑夜裏的恐怖的閃光。他那兩隻手交叉着，插在兩個膝頭的當中，使勁把他們夾住。他那無意識的殺人，在法律上，只給了他一個輕輕的刑罰。他後來由拘留所被送到修道院去做贖罪的工夫。麥古羅說：

‘——“在修道院裏面，他們特特叫一位收師和我一起住着，要他教我過生活的方法。他是一個很溫厚的老頭兒，他說神的存在，說得真好，比什麼人都說得好。他對我真像一個真的父親一樣，他時常叫着：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自然多半只聽他說，但有時我也問他：——好的，萬事都有神管着！只是，如果真是那樣，為什麼人類生得那樣不結實呢？保羅神父，你是很信神的人，神也一定是很愛你的。然而我的確可以給你一拳，把你打死，和打死一個蒼蠅——

樣，容易得很。那時候你那十分可親愛的靈魂，到底會跑到那裏去呢？在這個例子裏面，要緊的所在，不是你的靈魂如何的問題，倒是我的壞思想如何的問題。我所說的我的壞思想，就是：我能夠在無論什麼時候，把你打死。並且我這思想也不見得一定就是壞的，因為我還可以用很親愛的方法，把你打死，甚至於我可以先做一回祈禱，然後再打死你！請你把這個道理替我解釋解釋罷。——但是，他並不能替我解釋明白這個疑問。他始終只是說着同樣的話：——這是惡魔把你弄蠢了，是惡魔使你這樣擔憂。——我對他說：——不管他是誰使我擔憂。那倒於我無大關係。請你告訴我，怎樣才能夠使我不會被別人叫我擔憂。我並不是一個獸一樣的蠢子，我身體裏面，並無一點獸的野性。不過，我的靈魂却很害怕這個獸性。——他對我說：你只管極力祈禱罷。我照他的話。盡力祈禱，把我精力都用盡了。我的太陽筋邊的頭髮，開始變成灰白色了，但是，在實際上那時候我還剛只有廿八歲呢。怎樣用力祈禱，結果還是滅不了我的恐怖的

念頭。我一面祈禱，一面繼續想着：——我的主啊！到底怎麼樣呢？我可以立刻叫無論什麼樣的人喪命，無論什麼樣的人，只要他願意，也可以立刻要我的命。我一睡着，也許有人拿小刀子來割我的喉管，或是用一塊石頭或木棒，打碎我用腦袋，再不然，就是用重東西壓死我，或其他別的方法都行！——

“這種思想，妨害我的睡覺，因為我害怕。起初，我是同修道的人們一起睡的。在夜裏，只要他們當中有一個人動彈，我即刻會跳下床來，大聲吼着：誰動了？要安靜些！什麼東西！因此同睡的人，都害怕了我。同時我也害怕他們。後來，大家可憐我睡不着覺，竟至把我送到馬房裏去，和馬一起睡。在馬房裏，我覺得比較安靜一點：因為馬是一個沒有靈魂的畜牲。但是，縱然在馬房裏，也不過略睡一刻罷了。我還是害怕。”

‘麥古羅在贖罪期滿之後，被放出來，仍然過他的車夫生活。他寄住在城外一個種菜園子的人的家裏，過着很有節制的孤獨生活。他說：

‘——“我那時好像在夢裏過日子一樣，成天默默的不多說話，極力躲避，怕和別人接近。一些同行的車夫們問我：——伊望，你爲什麼過日子過得這樣淒慘呢？你是準備着進修道院去的嗎？——我去修道院送終！修道院也是有許多人的。凡是有許多人的地方，也就有恐怖呢。我一面把世人一般人觀察着，我一面對自己說：——希望神保佑你們嚶！你們的性命是很不結實的啊！你們對於我並沒有設着什麼防備，我對於你們。也同樣沒有設防呢。——官老爺，你試想想，我靈魂上放着這樣重的一個負擔，我的生活還有什麼樂趣呢？”’

華檢事嘆了一口氣，把一頂黑色的絲做的球形小帽，放在他的光頭上去。他的頭雖然是光得沒有一根頭髮，却是一點油光也沒有，好像一塊很老的腐蝕了的骨頭一樣。

‘麥古羅一面說，一面微笑，他這種不注意的，不適當的古怪的微笑，把他那好看的面貌，都弄醜了。那時候，我忽然想着；“不錯的，這是一個獸類。他殺

人的時候，也一定就是用這種微笑呢。”我正感覺得很不舒服，他却用一種忿怒的語調，繼續的說：

‘——“我在衆人當中走過的時候，真好像一隻股上夾着一個腐壞了的蛋的母雞一樣，這是我那時知道很清楚的。這個腐壞了的蛋，快要在我身上破裂了：一旦破裂，我應該怎麼樣辦呢？我那時不知道要怎麼辦，也並沒有去詳細想像他，却是我的確懂得破裂的結果是很可怕的。”’

‘我那時問麥古羅想到自殺沒有。

‘他沉默了一下子，把眉毛動了幾動，回答我：

‘——“我記不清楚了。我相信我一回也沒有想到自殺。”’

‘他立刻又反問我，露出很吃驚，同時又很鄭重的神氣：

‘——“爲什麼那時我沒有想到自殺？我嚇得……”’

‘他用手在膝頭上拍了一拍，兩隻眼睛釘住房間角上，嘴裏露出不平的聲音，姿勢很爲難似的。

——“你知道……是這樣，因為我不願意解放我的靈魂……那時我太被他那種對於人類的好奇心所苦，太被他那種使人着惱的卑劣行爲所苦，所以不願意放他走。那時候，我把我自己都忘記了。無時無候的，都只有我的靈魂在那裏打算：如果把那人殺了，會有什麼結果發生呢？不錯，他始終是這樣打算着……”

‘過了兩年之後，麥古羅又把種菜園的人的半傻女兒殺死了。他對我談這回殺人事件的時候，所用的話，比較不大明瞭。自然是因爲他自己也不懂得這回殺人的動機。據他說的，這個被殺的女孩子，是一個傻子。他說：

‘——“她真是一個性格不完全的人！她往往忽然把她做着的花壇邊的工作，或扯草的工作，停止不做，跑走了，誰也不知道她到底跑到什麼地方去。在這樣的時候，她兩隻眼睛很古怪的睜開，笑容滿面！髣髴有什麼無形的人叫她去似的。她不管是樹子也好，籬笆也好，牆也好，她總是一直衝去，髣髴如想通

過這些東西似的。有一天，她在鐵耙上走路，把兩隻脚穿了許多窟窿，血直是流，但是她仍然繼續走路，一點感覺也沒有，連眉毛也不皺一皺。這是一個又粗又醜的女孩兒，然而因為傻的關係，却被人引誘得非常放蕩。她跟着一些男子跑，這些男子當然也利用她的傻氣。她也常常追着我，可惜我心裏別有注意，不曾理她。真也奇怪，那使我害怕的事，在她却一點也不要緊：無論她怎樣跌到溝裏，或從屋頂上落下地來，她總是一點事也沒有。若是別人，一定不是折臂，就是斷骨了，在她却沒有一錢的事。她好像不是在地面上走路的樣子。自然，她身體雖然也滿處都是青印子和擦破傷痕，然而從全體說來，却是非常結實的。差不多大家都要說，這傻女子是特別被神造得堅固呢……我是在衆人的面前，把她打死的。有一天禮拜天，我正坐在大門口一個凳子上，她走到我旁邊來，和我開不適當的玩笑，我就順手拿起一塊柴，打了她一下。她跌下地了。我留心一看時，她已經死了。我不覺得蹲下地去，挨着她坐着。我自己也哭了起來：神啊！這又

怎樣了？爲什麼這樣不結實呢？果真被神棄得這樣容易！”

‘麥古羅關於人的身體的不結實，用很沉重的話，絮絮叨叨的，說得很長，好像是發譎語一樣。在他眼光裏面，燃着一種不吉的恐怖。當他對我低聲說下面幾句話的時候，他那副節欲人的無表情的面孔，也露出憂鬱來了：

‘——“官老爺，你想想，就是在此刻，我也能夠忽然把你打死。是不是呢？你只消想到這一層！誰防備我，不任我那樣做？那裏有什麼禁止呢？無論什麼地方，也沒有禁止，什麼也沒有……”

‘打死這個小女孩子的行爲，使麥古羅坐了三年的監獄。據他說，他感受的痛苦，比較很輕，因爲他的律師很能替他辯護。但是，他對於他的律師，却一點也看不起：

‘——“這是一個信口亂說話的年輕人。他時常大聲喊着：——誰能說這男子有惡意呢？當場的見證人，誰也不說一句這樣的話罷。並且被犧牲的，又是

一個傻而放蕩的女人。——他替我辯護過錯，簡直是縱容我。在我自己想來，我既然一旦犯了罪，一旦殺了人，我並沒有一點辯護自己的必要。在我被拘的期間你要把我管住才行。因為，如果我一旦跑走了，你就不能夠再捉住我了。如果我開始跑走，我一定會跑到跌在地下的時候為止。是的……就是牢獄，也算得是一種縱容，一個軟弱，一種放蕩呢。我出了牢獄之後，我髣髴是睡着了似的，我什麼也不懂得了。一般的人，走去走來，或步行，或坐車。他們旅行。他們蓋房子。唯獨我，始終還只是想着一件事：我可以殺死無論什麼人，無論什麼人也可以殺死我。我害怕。我覺得我的臂膊一天一天的越長越粗了。我自己都不認識我的臂膊了。我也曾經學着喝酒解悶，但是還是喝不慣，因為見了酒我就發惡心想嘔。

“有一次我勉強喝了酒，我不覺得哭起來。我跑到最黑的房間角上去哭：我已經不是一個人，我只是一个傻子。這已經不是什麼生活了。我縱然勉強喝了酒，我也不覺得什麼醉。但是，如果我不喝酒，我比一

個醉人還苦得利害呢。我自己對自己怨恨起來了。我對一般人都恨怒狂罵起來了。我要叫他們逃避我。我害怕他們。我常常對自己說着：是他殺死我嗎？還是我殺死他呢？我走在地面上，猶如一個蒼蠅爬在一個玻璃杯上一樣。玻璃杯子一旦爆發了的時候。我自己不知道要滾到什麼地方去呢。

“我那主人，我殺了他也是出於同樣的理由，由於好奇心。這是一個快活的人，一個善良的人。並且是一個異常有胆量的人。有一天，在我們的隔壁，發生了火災，他的行動，簡直像不朽的英雄的行動一樣。他一直跑進火裏頭去，尋找乳母。後來因為乳母被救出來之後，還哭着要一口箱子，他又重新跑進火裏去找箱子。

“這是一個幸福的人，神幫着他的靈魂呢！不過，從願意使他受苦的人看來，我却在實際上使他受了苦呢。我從前兩次殺人，都是打一下就打死了。這次對於這個人，我却使他受了一點苦：因為我那時極想知道他到底害怕不害怕。可惜，他也太不結實了。

他很快的就閉氣閉死了。衆人聽見叫聲，都跑了來，把我捉住，用繩子綁起。我對他們說：蠢東西！應該綁的，不是臂膊，是靈魂呢！”

‘麥古羅說完他的歷史之後，用他一隻手，去擦他滿臉的汗。他並且很冷靜的對我給一個忠告：

‘——“請把我嚴重處罰罷。官老爺，請處我的死刑罷。否則我……就是在徒刑場中，我也是不能夠和衆人一起生活的。壓在我靈魂上的東西太多了，使我不愉快。我自己也害怕我還要去做殘刻的事。如果那樣，又使別人受苦呢。官老爺，你把我消滅了罷！……”

華檢事把他那雙要死了的眼睛，眨了幾眨，對我說：

——‘他自己消滅自己了。他自己絞死了。他絞死得非常特別，用自己的練子自己絞死的！只有鬼才知道他怎麼樣做得到呢！我並沒有親眼看見他自己絞死後的樣子。我是聽見驗屍的檢事說的。據他說，要用那樣受苦，那樣不方便的方法自殺，實在應該有

絕大的決心願意才行呢。就是他所說的那個不方便的……’

說到這裏，華檢事閉着眼，停了一停。隨即輕輕的對我說：

——‘這個自殺的念頭，的確是我輸入到麥古羅的腦筋去的呢……好朋友，你懂得了罷，一個簡單的老百姓居然……你懂得我的意思嗎……是的……’

六. 失敗的著作家

有一天晚上，我到一個酒館裏去。滿屋子都是一些尋快樂的半醉半醒的人，鬧得煙霧沉沉。我碰見一個青年，年紀很輕，但是滿臉露出被生活壓迫得不堪的樣子。他對我說：

‘就是電報生麻拉新誤了我的事。’

他一面說，一面低下他那戴着一頂破皺得不堪的便帽的頭，兩眼只望着桌子下面，用兩隻手抱着那

隻有病的腳，往上面抬了一抬，嘆了一口又長又嘎的氣：

‘是的，正是麻拉新誤了我的事。麻拉新身材很短小輕快，市上的姑娘們都叫他做小麻。他生得兩個臉墩子紅紅的和玫瑰色一樣，眼睛帶着褐色，眉毛濃黑，兩隻纖纖的女人手；市上的姑娘們都說他的手美得像雕刻一樣。小麻性質又很快活，無論誰都很親熱，所以他在我們那個小小市上——一個只有三千五百多人悠悠的從事平常職業的市上，倒很出風頭，誰都歡喜和他交往。在我正上二十歲的那一年，我的生活上的煩悶，幾乎達到極點，使我的精神頹壞得不成樣子，連訴都不敢向人訴了。市上人的平和的擾攘，使我極端感生焦燥，幾乎把我氣死了。我不懂得他們生活的意義在那裏，我越看他們的生活，我越增加我自己的惶惑。有一天，我被一種感情所衝動，我提起筆來，寫了一個短篇小說，題目叫做“人們怎樣生活。”我寫好了之後，把稿子送到一個雜誌社去。我抱着一種惴惴不安的心，等着這篇文章的揭曉，等了

八天不見動靜。再等下去，一個月，兩個月，還沒有消息。到後來，我只好斷了念頭，也不等他，也不想他了。我那時已經覺悟着：這些做文章的事不是我們可以幹的！

‘過了三個月之後，也許還更遲一點罷，我偶然碰見了上面說的小麻。他對我說：“我這裏替你收着一張明信片。”他一面說，一面取出這張信片來給我。信片上面說：

“你那短篇沒有多大精采，算不得一篇成功的創作。但是，我們覺得，好像你富於創作的才能似的。請你另送一篇別的東西給我們罷。”

‘我那時真歡喜極了。小麻很親熱的對我說明，這張明信片到他手裏已經三天了。他說：“我偶然在局裏看見這張信片，特特的把他取來放在身上，預備轉交給你，那知道我老是把他的忘記了，所以耽擱這幾天。這樣說，你在做小說嗎？你看見了託爾斯泰伯爵？”

‘我和小麻都笑起來了。我們隨即分手，各回家去。但是，當天晚上，我剛要走進我住的那座房子的

時候，教堂的副幹事，坐在他的窗子邊，向我叫喊：“呃！假充的著作家，我要把你……”他一面說着，一面舉起拳頭威嚇我。我當時正在歡喜得了不得的時候，對於副幹事的行動，並沒留一點神去想想。我平常就知道這人是有古怪脾氣的。他年輕的時候，想進歌劇場去唱戲，但是他和教區音樂隊長感情非常不好，所以不能夠在他生長的那個縣裏安身謀事。他那時爲着他有一點自由行動的傾向，受了不少的苦。他愛喝酒。喝醉了的時候，慣愛和人打賭，用他的額頭去碰核桃。他能夠用額頭碰碎一斤核桃，額頭上的皮膚並不破皮。他衣口袋裏常常放着一個小小洋鐵盒子，蓋子上鑽着許多窟窿，盒子裏面，夏天的時候，裝着青蝦蟆，冬天的時候，裝着老鼠。他若遇着了好機會，他慣把盒子裏的小動物，放在女人的頸項上去。他雖然這樣開惡劣的玩笑，大家却都原諒他，因爲他爲人很快活，並且知道魚的性質，知道得很清楚，令人驚嘆。他是一個著名的釣魚家。但是他自己並不吃魚：他害怕魚骨頭刺在喉嚨上會要他的命。他把所釣的

魚都送給朋友，所以朋友們也都歡喜他，對他有很大的同情。

‘總之，我那時得到這個信片，心裏十分滿足。在那時候，我還是一個謙遜的少年，雖然性質稍微有一點憂鬱，體格也不甚好。’

青年說到這裏，用他的嘴唇，把他那稀少而又無光澤的上鬚，扭了一扭，半閉着兩隻又黃又白的憂鬱眼睛，用一隻發顫的手，很留神似的，自己斟了一杯白乾酒。我當時看見他這個風采，我想着，在他二十歲的時候，他一定是一個瘦骨頭露在臉上的笨拙人，他這時的亂雜的灰色頭髮，在那時一定是褐色的。這時毫無神光的眼睛，在那時一定是藍色的。也許在那時他臉上還長着有許多雀斑。在目前，他那髮弛的兩頰上，布滿了許多小靜脈管構成的紅條子，他的鼻子中了酒毒，變成板栗色，露着悽慘的樣子，垂在上鬚上面。白乾酒這時也不足以使他提起精神了。他說話聲音很低，很費力，髣髴他是在半睡狀態中說話的樣子。他說：

‘我那時自己覺得非常幸福，我相信自己是一個重要的人物。我不是平庸的人：我有一些稀有的才能！我的精神好像一隻雲雀一樣，歡唱起來了。我決心刻苦努力去做文章。我整夜不睡覺的去做，好句子如像流水一樣，從我的綢筆頭流出來。啊！好不快活！我覺得市上的人已經開始用一種特別的注意，來看我了。好啊！好啊！那時我這樣想着。

‘小麻設法叫稅務監督官請我到他家裏吃飯。監督官有一個女兒，一個很漂亮的小姐。除我之外，還有許多別的少年同在那裏宴會。大家都注意周旋我。他們問我：“是的嗎？你寫小說？請喝盃茶罷，好不好？放不放糖？”——“喔！對不住啊！放一塊糖也行！”我這樣答應他們。我用小匙子把茶攪了一回，喝了一大口。——喔呀！怎麼樣了？這茶很髒，味道也是苦的。吃了下去，叫人作嘔。但是，因為要想表示我的穩重，我仍然繼續喝下去。忽然一下，他們大家哄堂大笑起來。小麻自己勉強止住笑，對我說：

“這是什麼道理呢？一個著作家，應該能夠分別

各種事情才行。你却奇怪，你連糖和鹽都分別不出來呢。這是什麼道理啊？”

‘那時我覺得狼狽萬分，我什麼興致和意氣都沒有了。我對他說：“這自然是你們開的一個玩笑……”

‘他們痛痛快快的哄笑了一場。隨後他們又請我念詩。因為我那時也在嘗試做詩。這是小麻知道的。他們對我說：“你要知道，凡是詩人，在他們去拜訪別人的時候，照例應該念他們自己的詩。所以你也應該念詩給我們聽。”

‘但是，市長的兒子——一個兩頰胖都都的少年，却反對他們。他說：“你們要知道，只有武官，才寫得出好詩呢。”

‘許多小姐們又起來抗議，想證明他的話的錯誤。我自己却慎重的不說多話，跑走了。

‘從這一天起，全市的人，都開始攆我，好像攆一隻無家狗一樣。在那天以後的第一個星期日，我碰見了教堂的副幹事。他正拿着釣竿走路，脚步踏得非常笨重，好像一匹大象走路一樣。他喊着：

“站住！蠢東西！你也做文章，你看我，我曾經準備了三年，想進歌劇場呢。從那一點說來，你配得上和我比較？你，你是一個什麼東西？一個蒼蠅！像你這樣的蒼蠅，只不過會把文學的鏡面弄髒罷了！小流氓！……”

‘他侮辱我真侮辱到極點了。我當時想着：我到底做了什麼壞事呢？’

‘過了幾時，我的伯母——我是一個孤兒，我寄住在我一個伯母家裏——對我說：“他們說，你在做文章，真的嗎？你應該不幹那個才好，因為現在是要替你討老婆的時候呢……”’

‘我努力對我伯母解釋，說明做文章並不是一件什麼可以受人指摘的事，並且一些伯爵親王也都在做文章，從一般說來，這倒是一個光明正大的職業。但是，她聽了我的解釋，哭起來了，她大聲喊着：“啊！天啦！渾小子！什麼惡魔吃了你的魂魄呢？”’

‘至於小麻，他一在街上碰見我，就大聲喊叫：“早啊！缺少四分之一的託爾斯泰伯爵！”’

‘小麻編了一個愚弄我的歌，市上的年輕人們，一看見我，就唱起來。這個歌是怎樣：

小鳥兒，唱得真可憐，
一對對，喉嚨溜溜轉，
雖然是，沒有人稱讚，
雖然是，沒有人丟錢……

‘我那時自己對自己說：“管他的！你看，一個蟲子已經跌在馬蹄底下了。”

‘他們嘲笑我，到了極端的程度，到後來，我簡直不敢往街上去了。嘲笑我頂利害的，要算是那副幹事。他的嘲笑，到了凶暴殘忍的程度，我那時還時時刻刻準備着被他毆打呢。他常常怒吼着：“我，準備了三年……你，你這小流氓……”

‘有一天晚上，我坐在河岸上，自己反省着：“有什麼原因呢？爲什麼？”

‘在那條河的下游，有一個清靜孤寂的地方，一個小山，由岸上突出在河中，山上長着榛樹林。我走到上面去坐着，兩眼望着河水，我覺得，這一河漆黑

的水，從市中經過之後流出來，直從我的靈魂當中通過，留下一些苦惱的渣滓在我靈魂裏頭。

‘我那時認識一個年輕女孩子。她是一個繡金線花的。我老老實實的去求她的愛情，我覺得我也實在能得她的歡心。但是連她也開始露出不高興的顏色了。她慎重的問我：

“真的嗎？你寫了一些關於我們，關於這個市的文章寄到報館去？”

“誰告訴你？”

‘過了一會，她做出一些嬌態，對我說：

“你寫的東西，都在小麻的手裏。他拿去到處念給人聽。大家都嘲笑你。大家準備着懲戒你，因為你去會了託爾斯泰伯爵。爲什麼他把文章交給小麻呢？”

‘我那時覺得我腳底下的大地都動搖起來了。在這個文章裏面，我毫不客氣的，寫了稅務監督官，副幹事，以及其他的人的事。自然，我從沒有把我不幸的文章給與小麻。這是他從郵政局把我的文章截留

下來了。我剛想到這裏的時候，我那小愛人又更給我一點苦吃。她說：

“我的朋友都嘲笑我，因為我和你一起散步。我不知道我應該怎麼樣辦呢。”

‘我心裏只是自己問自己：“呃！呃？”’

‘我跑到小麻家裏去，對他說：“請你退回我的文章！”’

‘他回答我：“已經被人絕拒不要了的文章，你拿回去幹什麼？”’

‘他始終不肯把文章退給我。這個人使我歡喜：我曾注意到，一些無用的物件會比有用的物件，還要多惹人愛些，同樣一個有害於你的人，有時也會使你歡喜。這裏還有一個例：世上沒有一個勞動的馬會比騎的馬的價值還貴的，但是人類的生活却只靠着勞動的馬，並不靠騎的馬。’

‘不久耶穌聖誕日到了。小麻請我去，把我裝扮起來，扮成一個魔鬼。他們要我穿一件皮外套，把皮毛反穿在外面，頭上戴上兩個牛角，臉上掛着一個面

具。大家跳舞起來，鬧着種種的玩意兒玩。我熱得發汗了，我覺得臉上生疼，忍受不住了，忽然有三個覆面的人跑到我的面前，大聲喊：“喔呀！魔鬼！打倒他！”

‘我拚命想逃走。不消說，他們追着我了。他們沒有重重的打我。但是我覺得臉上發燒——我哭起來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到第二天早晨，我走到鏡子旁邊，才看見我面孔紅得可笑，鼻子也腫了，眼睛也脹了，眼淚汪汪鬍鬚要流出來似的。我自己對我自己說：好了，你看，容貌也被他們毀了！他們在面具當中塗了一些什麼有腐蝕性的藥品，因為我發了汗，所以這些藥品就把皮膚拔起來了。我養了五個星期的傷，我只以為我的眼睛都要瞎了呢。但是，還算好，還沒有發生那樣不幸的事。’

‘到這時我才想到我不能夠再住在這個市上了。我一句話也不多說，就離開了那個市。從那時起，我就到處流浪，到現在已經十三年了。’

他打了一個呵欠，閉着眼睛，露出困倦極了的樣子。他那時的樣子，好像他的年紀已經在五十歲上下

了。

我問他：‘你現在怎麼樣生活呢？’

‘我現在當着跑馬廳的馬夫，我對於一個報館訪事，供給着許多關於馬的材料。’

他一面慢慢的笑着一種善意的笑，一面對我說：

‘馬這種東西真是一種高貴的動物啊！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比得上馬。你看！我這隻腿就是被一匹馬踢壞了的。’

他嘆了一口氣，斯斯文文的加上一句話，好像他在念詩似的：

‘我最愛的還是馬啊……’

七. 獸 醫

在我一生當中，我會見了許多崇拜人民的人們。其中特別留在我記憶上的，是獸醫白特倫科。

他長得又高大，又拱背。穿起一件又窄又長的麻布外衣，從肩上一直拖到腳跟上去，更顯得他身材特別高大。他那副剃光了的的面孔下面，裝飾着一部濃厚鬍子，一直拖到胸口上，非常好看。在極粗密的眼睫毛下面，有一雙明晃晃的眼睛，放着光輝，顯得他為

人有決心而肯認真。他那凸起來的額頭，起了許多深的褶皺。他的頭上長着一大叢亂雜雜的灰色頭髮，上面蓋着一頂帽子，帽緣已經向地面軟答答的吊着了。他這頂吊在給他頸窩邊的帽子，給了這老頭兒一種勇敢好戰的神氣。

我是一九〇三年在塞力子地方的駱麻士家裏，認識白特倫科的，白特倫科願意把他的“終生的著作”講給我聽。他沒有結婚，是一個獨身者，所以他只在一個趕馬車的猶太人家，賃了一間稀髒的木房子住着。在他這間悽慘的小房間窗子外面，屹然嚴重的，立着塞力子監獄的堅硬紅牆。

我和獸醫到他家裏去。他把兩隻長臂膊，猶如兩隻槳一樣，胡亂的動着，請我坐在桌子面前，一面用一種低而重的聲音，一個字一個字的吼着：

‘蘇拉！去買皮酒來。要買兩瓶。’

他把他的帽子扔在床上，在房間的房角子上，打開一個黃色的小抽屜，從裏面拿出一個布面的筆記簿，唔唔的哼了幾聲，才開始說：

‘看罷！我這著作的名稱叫做“關於階級不同的人所吃食物的消化作用問題的幾個考察。一個社會的並經濟的研究。”’

他時而說話，時而念書，一直逼我聽他講解他的著作，聽了一個鐘頭以上。他這部著作的基礎是放在人類排泄物的化學分析上面的。他的結論，是利用很長的數字表，確確實實的去主張，一個人在社會生活上的地位越高，他的消化力就越壞，同時他身體不能吸收，只好從腸子排泄出去的貴重物質的量，也就越大。在這個關係上，罪惡最大的，莫過於做官的和當法律著述家的。一個法律著述家的胃，只能消化他所吃食物的百分之五十。他把其餘的部分都白白的排泄了出去，對於他自己，一點益處也沒有，徒使國民經濟上受一種明白的損失。白特倫科髯鬚打了勝仗似的，狂叫着：

‘一種坐在家裏，老不出門的生活！膽汁腺都發生了病的作用，所以一切做官的都是膽汁質的人。’

他說到這裏，非常高興起來。他用他那隻大手

——手指頭的背面長着許多灰色汗毛的大手，把筆記簿拍了一拍，口裏喊着：

‘請看這個計算：每天四斤，每個月一百二十斤，每年一千四百四十斤。每一個做官的，每年要白白浪費約莫八百五六十斤呢。現在我假定平均他們每一個人一輩子吃三十年的飯，嚇！你想想！’

說到這裏，他把他說話聲音，低到極低的程度，很狂亂可怕的吼着：

‘特權階級！嚇！所以大家把他們叫做特權階級。他們白白無益的浪費了食物，嚇！每年浪費了幾萬萬斤！嚇！好無賴的東西！’

隨後，他用一種能辯駁的方法，證明了，只有鄉下人的胃，才能最理想的吸收食物的滋養分。在鄉下人腸子所排泄的東西裏面，差不多發現不出一點未被消化的東西。他說：

‘農人把一切都吸收了。完完全全的。吸收到了只剩得零度！’

他從椅子上站了起來，把兩隻手只是放在頭

上亂動，嘴裏和貓一樣狂叫着：

‘要看數目字！從表面上看來，好像鄉下人只是飯桶，那知道他倒有頂深的科學上的意義！數目字的證明是對於鄉下人有利的。數目字已經明白證明了！誰能反對數目字呢？真理是常常在數目字裏面的啊！數目字是一切精確的科學的基礎啊！

當他說到數目字的時候，他的鬍子，也好像打了勝仗似的翹起來了。他重新坐下去，在他鬍鬚上面，喝了一盃皮酒，扯起他的外衣的下面部份，擦了一下嘴，又繼續說下去，仍然用粗指頭拍了筆記簿一下：

‘從這些數目字裏面，可以想出一個方法，去急激的解決俄羅斯人民的合理的食糧問題。你懂得我的話嗎？嚇！嚇！我們或是減少農民的工作的百分之五十，或是供給食物去養活全世界，無論那一條路都是可以走得通的。只隨我們的選擇。因為農人排澀得很公正。他公公道道的把他所吃的東西消化了，嚇！農民才是一切社會分子的最初的物質啊，嚇！農民是神聖的。一切東西都是他的肉，都是他的血，

嚇！

他重新離開椅子跳了起來，用拳頭對着牆上捶了兩下。立刻在半開着的門邊，現出三個小人頭來，現出三個稀髯的臉來。當中有一個頭，用很尖銳的聲音，說着我聽不懂的猶太話，問了幾句話。獸醫不曉得從什麼地方取出一張皺成一團的鈔票，用四個指頭，指給小孩們看，並命令他們：

“四瓶。不要搖啊！”

一個絨毛頭髮的頑皮小孩，約莫有八歲光景，跑上前來，奪過了鈔票，一面向地下吐口水，一面用心把鈔票放在掌裏，想要把他弄平。

老頭兒叫了一聲：“吐！”但是小孩子們並未害怕他吐。

我問他：

“你讀過一篇關於理想和偶像的論文嗎？”

“我記不清楚了。沒讀過。是一篇馬克斯主義的論文嗎？”

他說到這裏，眼睛也睜大了，鼻子也紅了，眉毛

上面，也現出了幾條紅印子。

‘我不喜歡馬克斯。我討厭馬克斯主義家。他們是人民的仇敵！那是一個猶太人的學說。我是一個猶太人排斥主義者，嚇！猶太人都是寄生蟲，因為他們不像別的國民一樣肯做農業。耶穌教是猶太人定的一個詭謀。尼采說得有道理：基督就是毒藥啊！他使人衰弱。要知道，人類的祖國，就是土地。人類就是農人。什麼東西都從農人來。什麼東西都是由農人供給的，嚇！你看，這就是我的宗教！託爾斯泰着了迷呢。信仰是什麼？就是單簡，就是單簡和明瞭。你認識游佐夫嗎？你讀過賈白利慈嗎？那是一個公正的思想家。我認識他。在我年輕的時候。他是一個聰明人。他又仁愛，又博學，又有信仰。’

我問他：

‘你沒有設法去發表你的著作嗎？’

‘沒有呢。我太窮了。我曾經把我的著作送到雜誌社去。他們不肯採用他。這是可以理解的：他們都是智識分子啊！他們受了的，是寄生蟲的教育啊！一

句話，在他們理性的根柢上，有一種仇視農人的心啊！他們把農人只看成一個物理的力量。看成一個器具。這就是他們的全體。他們還夢想着，利用農人的力量去奪取權力呢，嚇！騙子！’

他說到這裏，用拳頭拍了桌子一下，拍得桌上玻璃杯子都相碰起來。

‘農人也知道他們的計謀了。所以農人也不跟着智識分子走了。農人有他自己應該走的路。有他自己的理性。一切不合農人理性的東西，對於農人，都是多餘的。農人已經知道這個道理了，嚇！’

小孩子跑回來了。大的拿着兩瓶，兩個小的各拿着一瓶。老頭兒一面笑着，一面輕輕的，帶着慈愛的口氣說：

‘小毛，我不是對你說過，叫你不要搖嗎？’

他用手摸撫了小孩子的褐色捲毛頭髮之後，他給了幾個小錢在小孩子的手裏。小孩子們一面叫着，一面跳着，跑出去了。獸醫帶着一種長長的笑容，望着他們出去，一面對我說：

‘我喜歡他們。他們消化得很好。猶太人的小孩子真是頂逗人愛的，嚇！’

‘但是，你不是猶太人排斥主義者嗎？’

他搖着頭輕輕的笑了笑：

‘在理論一個猶太人排斥主義者。自然，猶太人是一點價值也沒有的。他們過的生活，真正醜惡極了。但是，如果大家能夠把田土給他們……’

他說到這裏，把胸口靠着桌子，用一種懇求的神氣望着我，兩隻眼睛裏，放出一種希望的光輝，他問我：

‘給土地罷！對什麼人都給土地。把一切土地都分給人。不消給別的。只給土地就行了。有了土地，其他別的東西自然會增加起來的。人類生活原來是由農人開始的啊！只有農人才能夠把生活引到理想的目的上去，嚇！城市的建設是一個錯誤。歷史也是一個錯誤。應該把一切重新再開頭幹一次……’

他用一種突然的姿勢，握住酒瓶，斟了一杯冷淡多泡的皮酒，然後更安安靜靜的說：

‘那並不要緊。農人會把一切填補改正起來…
…’

隨後他又重新說食物的合理的吸收，對我講了一些馬肚子牛肚子如何聰明能夠消化東西的話，講得極長。他說到羊肚子，尤其歡喜得了不得。他用下面這種富於熱情的表示，終結他的說教：

‘精神的力量，是肚子和腸子的工作的結果啊！並無別的原因！只有這一個原因，嚇！’

當我離開他家的時候，他對我說，

‘應該好好的消化啊！一切都靠着這個消化，嚇！嚇！嚇！農人已經證明這個道理了，嚇！嚇！怎麼樣！’

八. 牧 者

衛勝奇村的牧者丁泰，博作夫，不是一個尋常的人。他帶有一點巫師和神祕的性質。他知道醫馬，有時並且還替人看病。他是一個“家事調停人。”照他自己常常笑着說的話，他又是一個“編筐子的教習。”他善於用麥稈編小小的篋子，紙煙盒子，箱子，筐子，等等東西，他編好了之後，還用顏色紙片或金箔，加以裝飾。

鄉下老實的百姓常常鄭重的這樣說他：

‘這是一個靈魂圓滿的人，這是我們的教師呢！’

年輕人害怕他，叫他做“丁叔”

從大體說來，全村的人，都很敬重博作夫，因為他又聰明，又正直，又過着有節制的生活，為人又很快活。在一切村人的集會裏面，他總是第一個人物，但是他總是最後的說話的，因為他要聽衆人吼來吼去都說完了之後，才開口。

當他還只是一個補助牧者的時候，他被公牛在腰上給了他一角，在年輕被徵去當兵的時候，又折斷了他幾根肋骨。因此，博作夫走路的時候，露出一種奇怪的樣子，常常一面走，一面努力把持他那巨大身體的重心。如果不知道的人看見他那樣子，也許會要說，他想向右邊睡下地去，把耳朵貼在地面上，去聽什麼祕密，但是地面拒絕了他，把他推開了，所以才露出那個樣子。

他已經有六十多歲了，但是身體還是肥壯，一個寬的胸口，一個銅色的面皮。他的牙齒又白又密，還

是完全的，頭髮褐半半灰，有幾束褐色頭髮間雜在灰色的頭髮當中。乍看起來，好像他的頭髮不是漸漸變灰白了，倒是漸漸變成褐色了似的。他的頭髮是非常緊密濃厚的，就在冬天極冷的時候，他也可以不戴帽子。他對小牧夫和獸類說話的時候，他的聲音是強大有力的。但是，對別的人說話的時候，他的聲音却是慢慢的，並且好像是故意放得極低，好使聽的人格外注意去聽似的。

但是，他的最大特色，還是這一層：他是一個哲學家。因為他時常跑到城裏去賣他編成的手工品，所以他看見了許多事情。他對於一切事情都肯用心去考慮。

從早到晚，他坐在一個小山上的地面上，或是躲在一棵孤單單的白樺樹的樹蔭下面，或是挨着大森林的邊上，用粗豪的聲音，叱咤着小牧夫們。他的多毛的手指却一刻不停的編着麥稈：在他身邊，放着一大捆麥稈。

‘爲什麼人類要分開各過各的生活呢？’他自己這

樣疑問着。過了一刻，他又自己回答：

‘因為教育的關係。自從人類發明了這些文章，這些書籍，這些法律，這些規則之後，他們就分開各幹各的生活去了。你看，不是嗎？你要命令我，但是我却不能理解你，因為我沒有受過教育，比方，如果照你們的說話，你是一個獸醫；我自己也懂得醫獸類的病，然而我和你却不能夠互相理解，因為教育把我和你隔着，阻止我們去相互理解。是的。’

我一面聽他說，一面看他那灰褐兩色的大鬍鬚。鬍鬚當中，盤踞着一個猴子鼻一樣的大鼻子，鼻子上面射出兩道青的眼光，髭髯帶着惡意的蝦蟆眼睛一樣。至於他的嘴，却誰也看不見。當博佐夫說話的時候，我們只能看出有什麼東西在他鬍鬚裏面動着，只看見一排白牙齒的冷光，在灰褐毛堆當中透出來。他繼續說：

‘你到了我面前，猶如一個只會講外國話，如像只會講德國話的人。警察局的巡查或別的官吏也是這種獸醫一樣。如果他罵我侮辱我，我倒也懂得他，但

是，一旦他開始做出博學的樣子，說起話來，我和他的中間就發生一條深溝了。我站在溝的這面，他站在那一面，我們相互都不能了解。再說，比方教堂的牧師：到底有什麼人懂得他在教堂裏喊些什麼呢？一個人在教堂裏，恰和在夢裏一樣。他覺得在那裏很舒服，但是，他要想懂得一點什麼東西，那却是不可能的。教員還不是一樣的！大家把小孩兒叫到一個地方集會起來，在好幾年之間，教他們一些煩惱。小孩子們如果能夠在長成人的時代，忘記了從前所受的教育，那是最幸福不過的事。要知道，如果不忘記教育，鄉下老百姓也就會不能互相理解呢。你該懂得了罷，最能夠使人類當中發生毛病的東西，就是教育呢。’

我聽了之後，曾經努力對他說明他的意見的錯誤，但是結局還是沒有成功，不能使他折服。他把他那雙狡猾的小眼睛，半開半閉，默默的聽我說話，同時露出極不高興的臉色，板起面孔，他的上鬚，都從他那部大鬚鬚當中暴了出來，捲成一團亂毛。他露出一種愚蠢的神氣，搖着那石頭槌子一樣的頭，用一種

憐憫的口調，對我說：

‘天啦！怎麼辦呢？我真不懂得！我不但不懂得你的思想，並且也不懂得你的話。我舉幾個例子給你看罷，呃？你說教人，我却聽成一個蜘蛛，並且立刻我就把你看成一個蜘蛛，正在我的旁邊結網，好像把我當成一個蒼蠅似的。你又說應該使一切的人都受教育。這不是發瘋嗎？怎樣能夠對於一切的人都給以教育呢？世上不會有這樣多的教育！猶如世上不會有許多食物，去給一切的人使他滿足一樣！只是空口說，要有教育，要有教育。你看這就是教育普及的下場呢！

自然我懂得這個牧者是在嘲笑我，但是我自己也很頑固，總想戰勝“丁叔”的頑固。不消說，這種辦法是可以叫他樂意的。所以他越發願意和我作和平的談話了。

但是，在某一次這樣的談話之後，我結局遠遠的離開了博作夫，好像一個球被一根棒子打了一棒打飛了去一樣。

一天晚上，太陽已經落地了，他坐在他家門口的

一張板櫂上面。在他面前，有一個池塘，滿盛着綠洗洗的帶着油的水。蝦蟆正在咕咕的叫着。蚊子在我們頭上嗡嗡的哼。博作夫在他的麥稈細子當中，檢出了幾根麥草，隨隨便便的對我開始了他的哲學講義：

‘好了，我們調和一致起來罷：現在應該需要許多好人呢。但是，什麼樣的人才是一個好人呢？我們這樣說罷，一個好人，就是一個不偷東西，肯施捨並且熱心去勞動的人——看罷，這就是頂好的人。他知道守法：莫取不屬於你的物品，要留心你自己的財產，不要把飯吃光了，應該留一點給狗吃，要穿得暖暖和和的，要相信上帝——你看這就是好人知道的事。這就是好人頂需要的教育。就是這種好人能夠使我們國民聯合起來，使我們的國民成爲世界各國民的主人。這個土地的保持人供給着世界的糧食，一切國民都向着他走：德國人，法國人，土耳其人，都到他那裏去。你知道的，他們這些國民有好幾次，都想征服我們。他們帶着他們頂好的軍隊，向着莫斯科進行。這個好人，只是很聰明的等着他們。等他們到了

的時候，等他們十一國以上的軍隊到了的時候，這好人忽然站了起來，發一聲喊！一切侵入軍都散成灰土了——什麼事也沒有了！連一點痕跡都沒有剩得。年代一天一天往前進行着，這些侵入的人們一天一天的減少，我們却一天一天的加多了。他們已經不知道怎麼對付我們了。你看！

如果照你說，一個好人，就只是一個很簡單的沒有什麼幸福的人，也可以說是一個說話帶着一半狡氣的人。你說的這種好人，他幹什麼？我們只看見他什麼也不做。這種人拿來有什麼用處呢？他無緣無故的吼着一些不應該說的事情，大家倒因為這個關係，把他放在牢獄裏去——你看，這就是你所說的好人的下場頭！

‘我也曾經認識過這樣的好人：我認識許多行商人呢。有好幾次，貴族依卜拉曾經親自對我說：“博作夫，你知道許多事情，你有一個聰明的頭腦呢。”自然，我很恭恭敬敬的對他行禮，但是，我自己却知道他是一個愚懦的人。從七年以前起，他的太太的腿就

風癱了，他對於他太太髡髻一條吃飽了的狗對於一個死屍一樣。他太太死的那一年，他也因為所謂悲哀過度的關係，跟着死了。世上的人，都傳說，連他這樣也是一個好人。但是，據我的意見，在這個人身上，只有一件好東西：他的馬。我曾經醫過這匹馬。這是一匹種馬，長得結實極了，好像他是銅打的一樣。

‘頂可笑的好人，是我們地主杜伯樂的兒子。杜伯樂是一個很壞的女人，她的丈夫拋棄了她，逃到外國去了。她是一個活潑的女人，一個尖鼻子女人。她戴着一副眼鏡，用黑線掛在耳朵上。她說她是一個女醫生。她替別人治病。有一次村裏發了火災的時候，她被別人弄拆斷了一條腿。從那時起，她的氣燄才平靜了。

‘她的兒子叫做彌嘉，是我的朋友。當我們年紀還小的時候，我和他始終玩在一起。隨從，他走到別處讀書去了，好幾年之間，沒有人看見他，突然有一天，他出來了——真好像他是從爛泥沼裏鑽出來的一樣——那時我經當了牧者。有一天，我正坐在大森

林的沿邊上削一個笛子，他忽然跑到我們面前來。他問我：“你認識我嗎？”他已經變成又高又瘦，頭髮已經禿了，也像他母親一樣，戴着一副眼鏡。他手裏拿着一根棍子並一頂有花條子的帽子。他肩上掛着一根皮帶子，上面繫着一個鉄盒子。他的腿是細而且長的——完全是一個演滑稽戲的人打扮！他在捉蝴蝶，採集金龜蟲和草葉，好像一個巫師一樣。他對我說話，仍然用舊時的口吻，用頑皮小孩子的口吻：“你記不記得？你記不記得？”我看出了，他已經被教育弄成一個愚人了。我當時有點害怕記起從前事情的心：因為在那時候，我已結了婚。我問他：“你在幹什麼，彌嘉？”——“我正在寫一本關於蟲子生活的書。”——“喔！那是一種愉快的職業，”

‘我觀察他之後，我知道他是一個好得像醉人一樣的好人，他什麼也不在意了。鄉下百姓們都去敲他的竹槓：這個要求一下，那個拉他一把。連我自己也加入裏面。我那時得着一頂麥編草帽。是一頂很好的草帽。我就是從他學得用麥草編打種種小物件。不消

說，因為友誼的關係，我也得了他的錢。我還得着一把頂漂亮的小刀子。

‘他的智識太多，多得簡直像老鼠一樣。他被教育得完全失了理性。他好幾次說過：“蚊子會散布熱病。你要留心蚊子才行。”自然，我是不笑的。我粧做相信他的樣子，並質問他：“爲什麼會散布熱病？”於是乎他開始向我說教，天啦！說了好幾千句話！但是這些話的意思並不見得會比一個雀兒的叫聲還大呢。有時候，他說到老百姓的事：老百姓的生活是艱難的。在那時候，你就可以把你所希望的事，向他要求：既然生活艱難，你幫助幫助我們罷。他也許會給你一百塊錢呢。他真仁慈，像女人一般的仁慈。我看着他，我心裏想着：你有兩重眼光，還是不行啊！你真白白的過着生活！你缺乏了什麼？你踏着好鞋子，穿着好衣服，吃着好東西，你把土地租給別人，你有的是錢。蠢東西！你還更要求些什麼？我這樣想着，我抱怨他。

‘他去捉小禽獸，他向到處跑。我却把他引到頂

壤的地方去，引到爛泥沼裏去。在那裏，當着土山和土山之間，有許多很深的泥井。應該特別留心他。如果小牧夫不留心，或是一條牛，一匹羊，跑到那裏去，那就完了。你可以替他戴孝了。『爲他們一定會被泥井吞了去的。不消說，彌嘉也陷進這地方了，他陷到爛泥裏去了，他只是發喊呼救。』

這時，牧者皺了一皺眉毛，用指頭理着鬍子，帶着一種明白的憂憤，更低聲的繼續他的說話：

『有一次，他被陷到頸項邊了。我們把他救了出來，他脫了他的衣服，掛在小叢林上去晒乾。我那時對小牧夫說：“小尼，去把少爺的褲子藏起來罷。”這種玩笑，自然是頑皮小孩子喜歡做的。他果然去把裏外兩條褲子都藏起來了。太陽已經要落地了，我叫小牧夫們趕着牛羊回家裏去，少爺沒有辦法，只得不穿褲子在那裏徘徊散步。這天是一個節氣日子，到處都有婦人姑娘們——他們笑得不得開交！但是，這件事的結果對我却不好。小尼說出來了。彌嘉知道是我叫小尼鬧的玩笑了。他聽見了我這種發明之後，立刻跑

到我家裏來，對我演說了無數的話。他說的時候，臉上漲得緋紅，差不多要哭出來了。他說：“我替你，這樣那樣，做了好些事，你，你却……”從這一天起，我和他的交情就破裂了。他不肯認識我了。並且，他不久就害一場大病，到了春天，他在城裏害肺病，病死了……

‘看罷！這又是一個你所說的好人，但是他到底有什麼好處呢？這樣人，應該把他放到什麼地方去？叫他幹什麼職業呢？在我看來，他不過是手指當中的一根小小木刺罷了。在教員當中，我也常常看見和他同樣的人。大家都說：一個教員，如果不是一個畜牲，就一定是一個蠢子。是一條牛。我們村裏曾經有一個教員，叫做亞歷山多維。這個東西，利用他教員的地位，去對小孩子們說，皇帝就是一切苦難的原因。也不知道皇帝對他做了什麼對不起他的事，他這樣恨皇帝，現今在邑裏當長老的沙文，那時主張要跑到城裏去告警察。大家湊了一塊價值七塊半錢的金錢，交給沙文上城裏去了。後來，有一天晚上，城裏巡警來村裏

把這教員帶走了。是的，有那樣一回事！

‘我再說一遍罷：受過教育的人們，都是有瘋癲性的人，腦筋昏亂的人。我對於他們，從來實在找不出一點好處，只發見許多壞處。這好像你一樣：你身體很強健，你對人很簡單，你懂得一點事。但是，雖然這樣，你身上還是有一點危險的東西，我還不能夠懂得你。你缺乏的是什麼呢？比方，拿我說，我很想得一個皮做的烟口袋。我知道，如果我向你要求，你會買一個給我。但是，這只是因為在你看來，銀子不大值錢的緣故。你們這些受過教育的人所以能夠有那樣的慈善心，都因為銀子對你們不大值錢的緣故，你們太容易弄銀子到手了。至於你所缺乏的，恐怕連你自己都不知道罷。在我家裏，一切却都是明白的，好像在蠟燭下面一樣明白。我走的路，是一條世上人所認直路，你却東轉西轉，愛向橫路轉灣。’

牧者說到這裏，閉起眼睛，仰起頭，把他的喉頭骨向前面突出去。一種奇怪的吼聲從他的鬍鬚裏面鑽了出來，這是他的一種特別笑法。他用手指頭擦

了一擦眼睛，又繼續說下去：

‘有一天，你曾經對我說了一句不對的話：地球是迴轉着的。在你對我說這話以前，我已經聽人說過。地球是迴轉着的，因為教育把你們一切受教育的人的頭腦都轉過了啊！腦筋轉了，所以你們都喊着：地球是迴轉着的！喔！他是迴轉着的！你說謊話。地球不敢迴轉呢。因為，如果他迴轉起來，人類就會受不住啊。’

博作夫的眼睛放出一種光輝，好像他打了勝仗似的。他抬頭望着天上月亮的紅色盤子，又低頭看看月亮映在池塘油晃晃的水裏面的反射。他說：

‘你不知道明天是一個什麼樣的天氣。我却知道：明天的天氣是不好的。誰告訴我這個？你一點都不懂得，我也不告訴你。’

他一面捲着一根紙烟，一面用自滿的態度，加上一句：

‘一個牧者總是常常感覺天氣的好壞的……’

這晚上，博作夫令我覺得討厭他了。我不想見他

的面了。其後有好幾個月，我和他都沒有碰過頭。

但是，有一天晴天，我知道——我忘記是誰告訴我的——這牧者有兩個無父無母的外甥，都在念書，並且還是牧者出的費用，一個在加山的獸醫學校，一個在烏拉第的中學校。

有一天，我在賣筐子的店裏，碰見博作夫，我埋怨他：

‘丁叔，你爲什麼對我說謊？你痛罵着教育，你却叫他們把教育給你兩個外甥？好教育啊！’

他皺了一皺他那蝦蟆眼睛，動了一動鬍子，回答我說：

‘誰能逼我對你說真話呢。並且，凡是說真話的，都要吃虧。’

他一面歪着身體求他的重心，一面笑了一種動物的笑，把眼睛眨了幾眨，很低聲的對我說：

‘我的外甥和我有血統關係。你只是一個外人，好像世人說的，一個過路的告化子。所以我照着一切精神健全的人的辦法，爲我自己的利益而行動。我願意

我的人受教育，却不願意別人去受……你懂得了罷？這就是……’

他把他一個沉重的爪子，擱在我的肩上，露出又嚴肅又寬大的樣子，加上幾句話：

‘大家都這樣說：不管你願意不願意，親屬總還是親屬。所以我爲自己的親屬，利用我自己去幫他們。你難道相信，我不想看見他們變成些有體面的先生嗎？好罷，吸紙烟罷！’

我和他吸起紙烟來。我用一種贊成的口調，對他說：

‘丁叔，你騙了我啊！你很會演唱滑稽戲’

這句話惹起他的不高興了。他噥噥唧唧的說：

“你看，又是一句使人不懂的話。嚇！你這人真古怪！難道你真正不能夠照普通一般人一樣，用俄國話，說我是一個真正的愛開玩笑的人嗎？你們這些受過教育的人的行動，完全像一個猴子一樣……’

九· 多 拉

有八個害肺癆症的人——都是感情頂易變動的人：只要他們的體溫長高了一度的十分之二三，他們就害怕得要命似的，變得又悲愁，又兇惡。

肺癆症的病菌，有一種特別俏皮的性質：他一面殺人，一面還要叫被殺的人發生求活的渴望，試看害肺病的人同時一定會害一種色情增進的病，就可以證明這句話的不錯。也因為這個關係，所以許多害肺

癆的人，在他將死的時候，還相信他們自己的病正向痊愈的方向走呢。我記得病理學大家徐吞伯曾把這種狀況，叫做“肺病患者的希望。”

我剛才說的八個害肺病的人，都是同住在克里米亞的一個養病公寓裏面，只有一個女僕叫做多拉的，服侍他們。多拉是一個民族不明的女孩子：她有時自稱為愛士多尼亞人，有時又自稱為加黎寧人。但是，她說話的口音，却很像一個託立嶺人，有時夾雜韃靼人的聲調，有時帶着阿爾米尼亞人的聲調。

她生得又粗又大，但是，走路的腳步倒也輕快，舉動也很靈巧。她天生的一個馬臉，她的紅嘴唇，因為常常帶着一種癡肥的微笑的緣故，好像特別伸長了。並且她這種微笑的油膩，還浸到她那兩隻帶着奇怪的淡紫色的大眼眼裏面去了。當牠想着什麼事情的時候，她這雙帶着蠢氣的眼睛，一點神光也沒有了，她的眼光就有點像鉛塊一樣。

她又無知識，又蠢又癡，特別是在她想用計策騙人的時候，蠢得出奇。幾個病人也是不大忠厚的，所

以不叫她做“多拉，”只叫她做“都拉”（“都拉”是蠢子的意思。）

但是，這種稱呼，並不足以叫這個粗女孩子生氣，她依然還是時時刻刻帶着她的微笑。

多拉對病人們，非常有耐性，她待他們，猶如一個母親待自己的小孩子一樣。如果害肺癆的病人們，要用他們被汗水浸濕了的灰白色的手，來搥她的裝滿了熱血的健康身體，她總是平平和和的用她的紅色的大手，推開這些要死的人的汗手，對他們說：

‘放下你的尊爪罷，這樣亂搥是和你的病有妨害的呢。’

有許多正經人都熱心追隨她，想得她的歡心：商人們，當經紀的人們，並且還有一個死了老婆的粗魯結實的漁夫。他們都愛她的粗放的美，愛她的豪氣，愛她那一心做工，毫不困倦的精神，愛她的坦白近人的性格。他們都想得着這個又洗靜又溫和的，穿着人皮的動物，好替他們做一輩子的工。但是多拉對待這些男人，把自己身分拿得很穩，猶如自己是一個自由的

有錢人，很知道他應該在什麼時候，應該怎麼樣用最
好的方法去使用他的資本一樣。她拿出她那對付病
人的變化無常的要求和推開無恥汗手的本事來，用
一種雖然曖昧，然而帶有安慰性的微笑，把這些求愛
的人都拒絕了。

她時常都是很熱的。那怕北風吹得呼呼的響，那
怕大霧用一種討厭的濕氣，包着了公寓——這公寓
是一個在山上的小房子——那怕病人們蜷縮在他們
的大衣當中。呢罵天氣，多拉也是一點不覺得冷的。
到晚上，等我們都睡了之後，她才在她的頭上蓋上一
條壞的黑領巾，一條在四角上印着紅玫瑰花的領巾，
往祭台上去。他到那裏之後，跪下地去，做長時間的
祈禱，兩眼望着天，在我的窗戶下面，嘆着氣說：

‘喔——！聖母啊！耶穌啊！我們的主啊……還有
你，聖尼古拉司啊……’

多拉對於抒情詩，對於其他的詩，都沒有特別的
嗜好。她不愛花，她覺得花草可以把房間弄髒。有一
天晚上。有一個害肺病病得要死的年輕女人，看見天

空的美麗和羣星的燦爛，非常讚美起來，多拉却用下面一句話，把這病女人的情熱完全消滅了：

‘天好像一塊炒熟的雞蛋餅一樣……’

後來，到了一個第九的病人。他費了許多的氣力，才氣喘吁吁的走上露台的樓梯，用手扶着欄干，對多拉說：

‘我好舒服啊！我面色很好不是？呢？’

他說這話的時候，帶着一種又像哀訴，又像快活的聲調。他笑咪咪的看着這個粗大女人，特別注意着她胸口上個包子一樣的奶子。

‘喔！你身體真強壯啊！你一定會治好我呢，是不是？’他這樣一面說，一面很快的喘着氣。

多拉捲着舌頭用阿爾米尼亞人常有的聲調，回答他：

‘那是自然的呀！’

這個新來的病人，面孔好像貓頭鷹一樣，一雙圓溜溜的貓兒眼，一個向下面灣的鈎鼻子，一部小小的黑鬍子，露出一種不懷好意，愛開玩笑的神氣。

從這一天起，多拉好像中了什麼魔法似的，陡然對我們別的病人變了態度，我們大家都因此受了大大的損失。她把我們叫她做的事情，動不動就忘記了去。收拾房間的時候，也變得毫不經心，只圖趕快完事的樣子了。我們如果對她抱怨，或責備她，她會用一種生氣的嗥聲對答我們。在她那雙馬眼睛裏面，現出一種喝醉了一樣的情熱。她好像變得又聾又瞎，始終帶着一個憂愁的面孔，低下頭，往露台上看。在露台上躺着那非利伯；這個小個子學生又喘氣又咳嗽，縮在一堆，真好像一個貓頭鳥一樣。只要多拉有一點兒閑工夫，她即刻就會跑到這學生旁邊去。太陽一落地的時候，她又跟着學生到他房間裏去，很不容易叫她出來。

這個學生，後來病死了。他雖然病得要死，然而態度却很新鮮：他始終笑着，開着玩笑，努力想用口笛吹出一個小調，雖然他的咳嗽不能使他接續吹下去。這人常常帶着一些做作和無恥，甚至於還有一點虛偽，不過照例他總是做出說笑的樣子。

他有一次眨着他那雙貓兒眼，問我：

‘朋友，你對於這些小小的不合理的事情，有什麼感想？你覺得這一切東西怎麼樣。白天，夜裏，誕生，愛情，智識，死，呃？有趣罷？不是嗎？這對於一個廿四歲的人，是特別有趣的。我說的是我呢……多拉！’

這時有杯盤的聲音響，也許是移動家具的聲音。果然多拉走來了，鼓着兩隻眼睛，一句話也不說，只是呆呆的等着非利伯的吩咐。他很快活的對她說：

‘我的很好的象娃娃，你替我拿點葡萄來罷。’

他吩咐完之後，又對我說：

‘這是一個頂無知識，頂遲鈍的東西呢。’

這個學生討壓同住的一切病人，常常用極辛辣的話，嘲笑他們，一個一個都嘲笑到了。

他自己當然也是被大家討厭的。他嗜好文學，所以他和我還算講得來。這種嗜好對於我和他的接近，大有關係。

他用他那根帶着灰色的舌頭，在嘴唇上舐了幾

抵，對我說：

‘文學是人類一切發明當中的頂好的東西。他越是離生活離得遠，他越好……’

據我想，好像他的死不單是由於肺癆，他靈魂上受的什麼打擊，恐怕還是主要的原因呢。

他死在公寓生活的第六十九天，死的時候，嘴裏說着讒語：

‘斐瑪！我一輩子……你一個人……我愛你……永遠的啊！我的小斐瑪……’

我那時坐在他的床上，挨着他的腳坐着。多拉帶着悲愁的樣子，站在他的枕頭邊。她一面嗚嗚咽咽的哭，一面用她一隻大手，撫摸着死人的乾枯頭髮。她一隻臂膊夾着一個小小包袱。她帶着不安的樣子，仰起頭來問我：

‘他說什麼？斐瑪這是誰呢？’

‘一定是一個女孩子，或是一個婦人，他曾經愛過的，他現今還愛着的。’

多拉似乎吃了一驚，又高聲問我：

‘愛她？愛這個斐瑪？不是的。他愛的就是我呢。從他到這裏的那一天起，他就愛上我了……’

但是她繼續聽菲利伯說了一陣謔語之後，她把她那帶着白色的眉毛，皺了一皺，一手提起圍腰，把臉上的汗擦了一擦，把手拐子上夾着的小包袱丟在我的膝頭邊，一面說：

‘這是替他預備的死後的穿着：一條褲，一件襯衣，一雙布靴。’

她和和氣氣的跑開了。

約莫過了二十幾分鐘之後，學生菲利伯才停止謔語。他用很正經的態度，望了一望白牆上面的黑的窗戶框子，嘆了一口氣，據我想來，好像是要說什麼話似的，但是，話還沒有說出，就斷了氣，他那小身體，瘦得只剩一把骨頭的小身體，慢慢的伸直了。

我跑去找多拉。她那時正站在露台上，向山下眺望，山底下天的顏色和海水的顏色，混成一片，都顯得非常陰沉。她回過頭來，把她那副大臉向着我。我看見她那不愉快的臉，不由得心裏吃了一驚。我對她

說：

‘他死了。多拉，去替他穿起衣服罷。’

‘我不願意。’

她一面說着，一面拖起脚在地下擦了一回，髒髒是在踏滅一口痰唾似的。她繼續說：

‘我不願意。像那樣一個東西，我連再看他一面也不願意呢。你看他還像一個人！他曾對我說，他愛我，但是到他……’

‘但是，他已經死了呢？你沒看見嗎？……’

‘死了又怎麼樣？自然我看見他死了。難道我瞎了眼不成？我還拿我自己的錢，替他預備了死衣呢。從他到這裏的那一天起，我就看見他要死了。我曾對我自己說：啊，他一步一步向着那路走呢。什麼人都有一死。爲什麼他對我說謊呢？他對我說，他從沒有愛過年輕的姑娘。我對他說：“你看，這裏一個年輕姑娘，等着你呢……只管死罷，但是，不要說謊……”’

她說這話時，聲音不大高，好像她心裏想着的，並不是她嘴裏說着的東西似的。她忽嗚嗚咽咽的露

出苦痛的神氣。哭起來了。照她苦痛的樣子看來，不知道的人，還以為她一口氣喝了一大杯熱東西，胃裏燙得發疼呢。

‘去罷！多拉啊！’

‘你去罷。你如果對他要好，你就自己去替他穿上衣服罷。我嗎？我是不願意的。他是我的什麼人呢？——一個消遣品嗎？’

‘我不懂得替死人穿衣啊……’

‘為什麼要我去穿呢？我對他只是一個路旁人啊！’

‘但是，他既已死了……’

‘死了，又怎麼樣？請你不要費心來說服我罷。我不願意看那樣的東西了。一個人總要不說謊……’

她始終拒絕替死人穿衣，只是在露台站着。

我正在替學生菲利伯穿死衣的時候，忽然聽見一種悲號的聲音，雖然很低，但是很刺人耳朵。我連忙跳到露台上。

在人類身上，藏有一種像泉一的般滔滔的眼淚。

多拉那時流的淚，就是這一種眼淚。她跪在地板上，用頭碰着欄干，綑綑的響。她一面痛哭，一面用一種傷心的聲音，號着一些不合理的古怪的話：

‘我的醜男子……我的孩子……我的永遠不能忘記的兒子……’

十. 獨處的時候的人們

今天，我看見一個女人，身材短小，穿着乳色的襪子，金色頭髮，面孔好像是一個還沒有成人的小女孩子似的，站在托洛伊茨基橋上，用她那戴着灰色手套的手，扶着欄干，好像正預備要跳下內華河裏去一樣，同時還把她那又尖又紅的小舌頭，向着月亮伸出去。天上的老而狡猾的母狐狸（月亮）正穿過一塊稀薄的灰色的雲，慢慢的滑走着；她這時顯得很大，她

的面孔紅得像喝醉了酒的人一樣。橋上的女人，用一種莊重的神氣——據我想來，不但莊重，恐怕還帶着報仇的神氣呢——用這麼一種神氣，嘲笑着天上的母狐狸。

這女人的行動，引起了我腦筋裏記着的幾件常常叫我忘不了的怪事。每當我觀察着，一個人在獨處的時候怎麼行動，我只有承認他是蠢子，找不出別的話去形容他。

我第一次得着這種觀察，還是我當小孩子的時候。有一個英國人，叫做蘭多爾，是在馬戲園唱丑腳的。他有一次穿過馬戲場的又寂寞又陰黑的廊下，從一面鏡子面前經過，他把戴着的黑緞子的高帽子，脫了下來，恭恭敬敬的向着他自己的像，行了一個禮。那時，除他之外，走廊下並沒有一個別的人。我那時坐在他頭上的水槽裏面，他是不能看見我的。就是我自己，本沒有聽着他走了來，只是我偶然從水桶裏伸出頭來的時候，才看見他對他自己行禮。他種那行動把我弄得呆了好一陣子，心裏一點也不明白，十分難過。

後來，我只好這樣解釋：一個唱丑腳的，並且還是一個英國人，當然應該有一種古怪的行動，才能維持他的職業，或造成他的藝術。

但是，我有一天，看見捷霍夫，坐在他的花園裏，用他的帽子，去捉太陽光線，屢次嘗試想把太陽光線，連同他的帽子，一齊戴上頭去，只是始終不能成功。我看見他屢次的失敗，使這個捉太陽光線的人生了氣：他的面孔越變越變得難看了。最後，他露出一種粗暴的姿勢，把他的帽子在膝頭上使勁打了一下，訂得扁平，然後才套上頭去，同時抬起腳把他的狗，開玩笑似的，踢了一腳，隨後眯着一隻眼睛，斜斜的望了天上一眼，才向他家裏走去。他看見我站在台階上，便露出一種奇怪的笑容，對我說：

‘天氣好啊。你應該在巴爾孟那本書裏面，念過“太陽的香氣像青草一樣”罷。這話真是瞎說。在俄國的加山，太陽的氣味，好像洋鹼一樣，在這地方，在克里米亞。太陽的氣味好像韃靼人的汗臭一樣……’

有一次我還看見，他費了許久的工夫，想了許多

的方法，想把一根粗大的紅鉛筆，塞進一個小藥瓶子口裏去。他的希望明明是想破壞物理學上的公例。他認真的抱着這個希望，用一種物理試驗人的頑強的熱心幹去。

大托爾斯泰曾經謙和的問着一個蜴蜥：

“你，你好罷？”

那個蜴蜥正在低爾伯大道邊的荆棘叢中一塊石頭上晒太陽。托爾斯泰站在他面前，用手摸了摸他自己的皮腰帶。後來，他向周圍看了一看，這個大偉人才對着蜴蜥說出真話：

‘我，我却不舒服呢。’

梯合文教授是一個化學家，有一次在飯廳裏面坐着，看見他自己的像反射在一塊銅皮子上，他對自己的像說：

‘呃？老朋友，你身體好罷？’

他的像不答應他。梯教授嘆了一口長氣，十分用

心的拿手掌擦滅了他的像，皺了一皺眉毛，同時把他那個像喇叭口子一樣的鼻子，動了幾動，好像他心裏很不快活似的。

有人告訴我，有一天，他看見立司可夫熱心的做下面的行動：坐在他桌子上，高高的舉起一塊棉花，丟到他面前的一個磁碗裏面去，隨即張着耳朵聽：棉花跌落在磁碗上是不是有響聲呢？

神父烏拉地有一次把自己的靴子放在面前，用一種嚴重的口吻，對他說：

‘去罷？開步走罷！’

隨後他又問一句：

‘你不能夠走嗎？’

他露出高傲的神氣，好像打了勝仗似的，做一個結論：

‘不是嗎？如果沒有我，你一步也走不了呢。’

‘老神父，你幹什麼，我一面走進房間，一面這樣

問他。

他留心望了我一眼隨即對我解釋：

‘沒有什麼。我說這隻靴子啊：他的後跟已經磨得沒有了，如今的世界，連靴子都做得壞透了。’

我常常看見，人類在獨處的時候，會自哭自笑起來。有一次，一個文學家，只喝了一點酒，醉是一點沒有醉，却是一面哭着，一面用嘴唇吹着巴巴利風琴的調子：

我孤單單一個人，走在路上……

他的口笛吹得極壞，因為他正在像一個婦人一樣嗚嗚咽咽的哭，他的嘴唇也打着顫。眼淚從他眼睛裏慢慢的流出來，浸入他上下鬍鬚的暗黑的毛叢裏。他這樣坐在一個旅館的房間裏痛哭，把背靠着窗子，兩隻胳膊向旁邊伸着，好像一個游水的人一樣，但是，決不是爲要做體操才伸出來，因為他的動作又遲緩，又無力，並且沒有含着律動。

總之，這些事情還不算得頂奇怪的事：哭和笑原

本是一種可以理解的精神狀況的表現，所以不會使我們狼狽的。有些人在黑夜裏，孤獨的跪在野外，或是樹林中，或是高原上，或是海邊，去行祈禱，也同樣不足使我們吃驚。只有那些實行手淫的人們，的確會給我們一種愚蠢的印象。雖然手淫也是一種自然的行動，但是看見他的時候，總會覺得叫人討厭，有時還覺得滑稽可鄙。甚至於可怕。

我知道一個學醫的女學生。她是一個叫人看了很不愉快的女人；又驕傲，又愛粧體面。她愛讀尼哲的書，差不多愛到愚蠢的程度。她常常旁若無人的誇她自己是無神論者。但是，有一次，我發見她一個人站在克蘭斯基所畫的“荒野裏的基督”那張名畫的照片面前，露出溫和而又憔悴的神氣，一面嘆氣，一面說：

‘啊！來罷！親愛的啊！來罷！我的可憐的！來罷！’

這女學生後來嫁了有錢的商人，替他生了兩個小孩子，到底最後還是棄了商人，跟着馬戲園的一個弄拳捧的跑了。

有一個時候，我隔壁房間裏面，住着一個華羅尼地方的地主。他有一次斷了一天的飲食，偶然走錯了路，衣服也只穿得一半，就跑到我的房間來了。那時我正睡在床上，洋燈已經滅了，不過月光從窗戶透進來，滿房却是明亮的。我從帳子裏面，眼睛看見我隣居那副帶着微笑的枯寂的臉，耳朵裏却聽見一個人自問自答的低聲說着下面的對話：

‘是誰？’

‘是我啊！’

‘這不是你的房間呢。’

‘錯了嗎？對不住啊！’

‘什麼話！不要緊的。’

說到這裏，他停了一停。他用眼把全房間審視一遍，用手整理一回鬚鬚，站在鏡子面前去望他自己的像，嘴裏輕輕的唱着：

‘我錯了啊！錯了！錯了！’

‘我怎麼這樣稿？稿？稿？’

他這樣唱了之後，髣髴應該走了。但是，在事實上，他却在桌上拿起一本書，把他立在桌子上，一面用眼望着街上，嘴裏用一種埋怨人的腔調，高聲的說：

‘現在亮得真像白天一樣，但是白天却又是陰陰沉沉的，天氣壞極了——啊！怎麼把這事弄得這樣不好呢！——’

他說這話之後，即刻用腳尖走着地板，向門邊退出去，兩隻手向左右伸着，一上一下的取着重心，出門之後，很留心的倒拉着門關上，一點聲響也沒有露出來。

如果一個小孩子想用他的手指把書上某張畫片撕下來，那倒一點也不希奇。但是，我們如若看見一個學者——一個教授，一心想撕下一張畫片，把眼睛只是往四圍瞭望，耳朵也張起來留神細聽，露出生怕有人到來的樣子，那就未免有點古怪了。在事實上，我却看見了這麼一個教授。

這教授髡髯是認爲，大家都可以從紙片上撕去印成的圖畫，把他藏在衣口袋裏似的。有一兩次，他的確做成了功：他從書上撕下一個什麼東西，把他當成一塊洋錢一樣，夾在兩個指頭中間，想塞進他的西裝背心的口袋裏去。但是，他看見了他的指頭的時候，他忽然皺起眉毛，把書上的那張畫拿到光線好的地方去審視，並重新用手去爬搔所印的圖畫。但是他並沒有成功，不會爬下來。隨後他丟下了書，忽忽忙忙的走了出去，用脚尖踏着地，露出滑稽的樣子。

我跑去找着他撕的那本書，用心把頁數翻了一翻。這是一本工學書，上面載有許多電氣發動機的照片。上面只有一個用漿糊粘着的圖不見了。至於其他印在書上的圖畫，仍然還存在書上，因為這些圖畫是不能用指頭爬下來，放進衣口袋裏去的。大概這教授也因為知道這個道理，才放手走了呢——雖然他只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並不是什麼工學家。

女人們在占牙牌數的時候，或是在化袋打扮的

時候，往往會自言自語的應酬自己。但是我曾在五分鐘當中看見一個怪事。我看見一個有知識的女人，一個人坐着吃朱古來做的糖條子，一面用一個鏟子夾着糖，一面對每一條糖說：

‘我啊，我要吃你呢！’

她說了之後，一口把他吃了。吃了之後，又問一句：

‘這不是，我把你吃了嗎？’

她隨後又拿一根糖，又說：

‘我啊，我要吃你呢！’

‘這不是，我把你吃了嗎？’

她坐在挨窗戶邊的一張椅子上，熱心吃朱古來糖。這是一個夏天的晚半天，約莫在五點鐘左右。從街上透進一種大都會生活的迷亂的喧聲到房間裏來。這女人當時的臉色是很嚴重的。她那雙灰藍色的眼光，全部都集中在她膝頭上擱着的盒子上面。

在一個戲園的游廊裏面，有一個長着褐色頭髮

的美貌女人，到得遲了，在一個鏡子面前整理頭髮，用一種極認真的神氣，高聲問着：

‘那末應該死嗎？’

那時，游廊裏面，沒有一個人，只有我，也是來遲了，剛到那裏，但是褐色頭髮的女人，的確沒有看見我。我想。如果她看見了我，恐怕不會向我提出這種有點不方便的問題呢。

這種“古怪”的事情，我看得不少。

※ ※ ※ ※

有一次，白洛克站在“一般文學”社的樓梯上，在一本書的緣邊上寫字。他忽然對着扶手欄干，側身讓開路，鬚髯是恭恭敬敬的讓什麼人過身似的。但是，我並沒有看見什麼人走過。我那時站在他上面的階段上，當白洛克的帶着微笑的眼光，隨着他所敬讓的那個人往上面看，碰着了我的眼睛——大概是一種吃驚的眼睛——的時候，他把他的鉛筆落下地去，隨即彎腰去拾起來，一面問我：

‘我來遲了罷？’

十一. 滑稽的事件

……在戰爭的時候，也常常發生有趣的事情。舉例說罷：有一天，我們一共五個人，走到森林當中去弄柴火，忽然一下，轟的一聲！一個德國兵放的開花砲彈打在我們頭上來了。我被砲彈的壓力衝到一個蓋着泥土和石塊的洞眼裏去了。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我才恢復了我的知覺。我仍睡着不動，心裏只是想：這一回糟了，西蒙啊，你死了呢！過了一陣，我精

神完全復原了。我擦了擦眼眼，向周圍望了一望。一個夥計都沒有了！樹木的枝葉，有的燒枯了，有的還剩得一點破碎的青綠色。有許多腸子掛在斷折的樹枝上！我笑起來了！人的腸子掛樹枝上，這的確是太滑稽了！但是，過一會兒之後，我又感覺得有點難過。我這些夥計，不也是人類嗎？完全和我是同一的人類呢。誰曉得，瀾的一聲，就沒有人了，就好像他們沒有在世上生存過一樣了！不過，在最初的時候，我的確笑了一場呢！

有一次，我們走到一個小小的村莊裏：共總只有三家人戶，要容我們一連的兵。在一家人的旁邊。坐着一個老女人，有一條母黃牛在她近旁吃着草，我們對老女人說：‘老太太，這畜牲是誰的呢？是你的嗎？’老女人聽見這話，立刻哭起來，嘴裏亂號，跪在地下，做出種種乞憐的樣子。她說：‘我有好幾個小孩子，躲在那邊地窖裏呢。如果拿了我的牛去，難道叫他們活活餓死嗎！’我們對她說：‘不要瞎哭瞎號了！不要緊

的，我們替你寫一張告示貼在你房子邊罷。’那時，我們那一連裏，有一個頂頑皮的人，叫做科士託：他是一個專愛拿走別人的東西的。他聽見大家這樣說，立刻寫了一張告示：‘這個老女人，已經活了九十歲了。她還打算再活九十歲。但是，恐怕她不會成功罷。’這個小狗東西並且還在告示末尾署了“我們的天主上帝”幾個字。我們把這告示給與老女人，我們仍然牽了她的母黃牛，我們起身離開這小村子了。那時大家哄然大笑，笑得幾乎不能走路。大家只得歇在路上，索性盡情的痛痛快快的大笑起來，大家的眼睛裏面，都笑得含着一包眼淚呢！

十二. 一個英雄

……下面一段文字，是我在一張一九一五年六月十四號的“新時代”報的破報紙上看見的：

‘我舉起戰壕測量鏡往前面望了一望，我看見麥田的麥子正搖着麥浪，當中還夾雜有許多野菊花的藍青點子。再遠一點，有一條大路，路旁栽有樹木。穿過那條路去，是一片荒田，上面滿列着黃泥堆成的矮洞子。那就是德國軍隊的戰壕。德國兵就在那裏埋

伏着。我們和德國兵不過隔着一百多步罷了。

我問：

“我們可以從這裏面看見那斜坡頂上的德國兵的帽子嗎？”

“是的。不過極少看見。在白天尤其少。在我們這方面，也是很留心不叫他們看見的。誰肯隨便開玩笑，徒徒讓敵人打死？敵人的隨便舉動，我們也隨時留心着的。我們有一些專門家去做這些事呢。”

軍官這樣說着，一面用手指着一個專門家給我看。這是一個矮小的兵，面孔很逗人喜歡，但是，神氣好像困倦已極，一點感覺都沒有了似的。他一絲不動的坐在戰壕的一個突出部後面，前面圍着一塊鋼板做的盾，敵人的鎗子是打不着他的。他坐在那裏，眼睜睜的從盾縫裏往前面張望。他成天在這樣的姿勢下面過日子。並沒有誰人指定他去幹這個任務，也沒有人強逼他去做。他只是簡單的甘心愛幹這件事罷了。這也有點原因，因為只有從這個突出部分，才恰恰可以看見一條敵人從那裏去汲水的小溝。敵人在

小溝裏，自然是灣着腰走的，但是，如果他們伸腰稍微伸早了一點，我們就可以看見他們。那時，自然爬的一聲，就要奉送他們一槍！槍是放在他身邊的。什麼都準備着好好的：瞄準和撥槍機，只消兩秒鐘工夫就夠了。他差不多是百發百中的。

軍官對我說：

“據擒來的俘虜所說的話，敵人方面，把那條汲水的小路叫做死的路呢。在過去幾個星期當中，在那裏被打死的人，差不多有四十個人了。如果我們想到，這都是這位先生一個人的功勞……”

這位先生雖然聽見我們的會話，却仍然是毫不關心的樣子，好像我們說的話是和池沒有關係似的。他的眼睛差不多像睡着了一樣，一點感覺的神氣也沒有露出來，只是死板板的望着鋼板的縫子。

這位先生一樣的人們，可以算得是機械的殺人專家了。我看見了這篇破殘文字，我又想起另外一位先生，和剛才這位先生的老實程度，不相上下。

有一次，我坐火車，車到渥爾合軍站時，軍箱裏面，已經有六個人了。忽然新來一位旅客，彎着腰進車箱來——他是一個矮胖的兵，肩膀寬大，背上揹着一個大包袱。他把包袱放在我旁邊坐的一個客人的膝頭上，自己騰出手來。把胸口前掛着的聖喬治的鐵十字，弄端正了，然後動着嘴唇，留心把我們看了一番。他說：

‘六個人了。這是照規矩的人數。但是，還是請你們擠一擠罷。’

我旁邊坐的是一個收稅的官吏，有點生氣了。他露出不平的樣子，嘴裏說：

‘爲什麼你想要我們在這裏擠一擠？’

‘大家可以爲一個英雄擠一擠，讓這位英雄也坐坐啊！因爲一個英雄是應該有坐位的。’

這位英雄先推開了那官吏的膝頭，隨即免強擠進我們坐的那條長凳上來，用他的大屁股，把我們分開。他說：

‘你看！還不是坐得下！’

他的粗糙面孔，雖然像是用刀刮過的，但是，已經露出嫩青的顏色，和他那坑坑坡坡的頭一樣了。他的眉毛是黑色的，然而很稀疏，好像是用過脫毛藥似的。眉毛下面，一雙小小的魚眼睛，圓溜溜的凸出來，凝結着。

火車搖擺得利害。我們幾個人和隣坐人隨便細聲說了幾句話之後，大家都沈默起來了。這個兵做出一種好像元帥似的神氣，點上一根紙煙抽着。我自己衝着磕睡。在迷迷忽忽當中，聽見他和坐在我對面的一個褐色頭髮的人談天。

那個有鬍子的人說：

‘這一次的大戰爭，對於一切的人，都是非常有趣的呢。’

兵士把鼻孔轟的響了一聲，向地下吐了一口大痰，答應他說：

‘這話是對的。’

‘戰爭的好處，就在他能夠提起人類生活的精神……’

‘先生這話是不錯的。’

‘自然，從表面上看來，戰爭是伴隨着許多死亡的……’

‘死亡嗎……這算什麼？人類死的機會多着呢……’

‘在這幾句序言說完了之後，就只聽見兵士的嘎了的聲音，在車輪的音響當中，大唱其獨腳戲了：

‘你看我，我原來也和一般人一樣，同你一樣，是一個平常的百姓。我在河裏撐木排，撐了五年，一點出息也沒有。但是，現在你看我，我聽說軍官團有很多的缺額，我正去趕那進軍官團的考試呢。我考及格了之後，就是一個下級軍官了。考試的科目，我是在受傷以後，睡在病床的時候學的。我在軍隊裏很出名呢。因為我一來性格嚴格公正，二來我有一個極正確的眼力。我的眼力真是天生成的，特別不同，原先我也不知道，後來知道了之後，連我自己都吃了一驚呢。你不懂得我的意思嗎？那些軍官們都是放槍放得頂好的人，他們都來稱讚我的槍放得非常準頭呢。’

在我第一次受傷之前，我曾經槍殺了二十九個德國兵。這個數目是一點也不錯的：並不是我自己去數被殺的人數。我知道，有許多人自己去數被殺的人數，動不動把一些放差了，沒有打準的槍，也算在殺敵的數目當中呢。我想，恐怕有許多打獵的人，在他一輩子當中放槍打死的兔子的數目，還沒有我一年當中放槍放死的敵人的數目那樣多罷。自然，一個人是比一個兔子，或是一個野鴨子，目標要大些，但是，你要知道，在實際上，真能夠描準人的身體，却是很少見的事啊！要放槍打人，頂要緊的，是描準他的頭，在他的頭冒出了戰壕，或是在戰壕裏轉灣的時候。你要知道，我自己是躲在一條小壕溝裏面，躲在一個突出部背後，去活動的。在我的小壕溝面前，有一個小小水沼子，不大寬，只有百來步寬。過了這水沼子之後，就是德國人所在的地方。真正說起來，那個地點對他們是很不方便的呢。有一次，我在那地方，一天之中，打死了他們八個人。

兵士說到這裏，忽然吃吃的笑起來，好像同時在

打飽格的子樣。隨後他又使勁的嘆了一口氣：

‘我真正連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怎麼會建這許多功勞呢！’

我這時特特看了他一眼。在秋天的晚半天的紅光當中，這位英雄的又圓又光的面孔，放着漆一樣的光輝，真像一塊肥都都的板油，一團驕傲的肉餅。他那雙魚眼睛，露着幸福的微笑。

後來，我把這段車上的故事，說給我一個相識的神父聽，他回答我：

‘爲什麼要爲他生氣呢？如果我們相信，我們所做的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就應該盡我們的力量，向好的方面做去。萬一我們的天主給我一個可怕的戰爭的懲罰，我們自然應該把這個恩惠，當做神的法律去接受呢。如果這果然是一個神的法律——那末——請你恕我罷！——上帝決不會比我們還殘忍的——所以我們就應該馴服安靜的去執行神的意思，所以我要重說一句，我們應該盡我們的力量……’

這神父是一個小而且瘦的人。他的眼光極明亮，

好像小孩子的眼睛一樣，但是，這時却帶着一種悲愁的神氣。他把眼睛低向地下去，更加上一句：

‘上帝決不會比我們還殘忍……’

十三. 戰爭和革命

一個在莫斯科街上趕馬車的馬車夫：面孔上的毛非常之多，多得差不多看不見他的眼睛在那裏。他那匹馬，馴良極了，好像是駱駝和綿羊生的雜種一樣。這馬車夫戴着一頂又皺又破的帽子，穿着一件土耳其式的藍色大衣，兩隻袖子已經破了。他穿的那雙長靴當中，有一隻已經穿了一個洞，洞口吊出一——也可以說是好像開口笑着——一塊稀髒的爛布。大家

相信，他穿着這樣不堪的破爛衣裝，是故意要顯得他是窮人，好像在告訴人：‘你看，我真窮極了啊！’

他常常斜斜的坐在馬屁股後面的座位上。每走到教堂面前，他必定要畫一個十字，表示敬虔的意思。他嘴裏常常隨便說着生活變貴了，但是他從不抱怨嘆息，他只是用一種稍微帶頓的聲音，隨便說着。

我問他對於這同的大戰爭，有什麼感想。他回答：

‘我們不必想到戰爭啊！我們皇帝要打仗，所以戰爭的事，是應該他去想的。’

‘你念報不念？’

‘我們這樣的人盡都認不得字啊！有好幾次，我在茶店裏面，聽見他們說：一時前進了，後來又後退了。報紙！這到底是一種什麼性質的東西？在我們村裏，如果發見一個小孩子，愛說謊話，我們就把他叫做報紙啦！’

他用他手裏拿着馬鞭的把子，在肘拐子上搔了一回癢，隨後問我：

‘德國人打敗了我們?’

‘是的。’

‘論起人數來，是那一邊多。是他們多，還是我們多呢?’

‘我們多。’

他用他的鞭子，在毛都皺了的馬屁股上面，晃了幾晃，用一種哲學家的冷靜態度，對我說：

‘知道，油決不會沈沒在水裏的。當然的啊……’

一個理髮匠，一面替一位穿着綠衣服的稅務官刮臉，一面用極有把握的態度，主張着：

‘德國人從前常常打敗了我們，所以很明顯的他們這一次也會擊破我們的軍隊。’

稅務官駁他：

‘你這話錯了。我們也曾經打敗過他們？譬如，在愛里查白女帝的時候，我們還佔領了柏林呢。’

‘我沒有聽見人說過這件事。僥倖我自己也是一個當過兵的人，我却沒有聽人說過這件事呢。’

理髮匠這樣答着。隨後他又加上一個推測：

‘也許是他們故意造出這個故事，來安撫我們的，好叫我們從新振起勇氣，是的嗎？’

但是，在一年以前，在剛剛對德宣戰以後，這個同一的理髮匠，曾對我說過，他曾經跪在冬宮面前，流着眼淚，唱“皇帝萬歲”呢！他說：

‘在這個歡喜的時候，靈魂都歡唱起來……’

有一次，在“人民院”面前公園裏面，有一堆各種不同的人，圍着一個小小的兵士，聽他說他冒險的歷史。他頭上還纏着綳帶，一雙明亮的眼睛，放着光輝，露出十分感動的樣子。他以為別人都熱心聽着他，所以越發說得起勁，他攔住了在旁邊聽他演說的一個人的手，提高聲音，說出下面幾句話來：

‘在實際上，我們的確比德國人力量強些。不過在別的方面，我們都不能夠和他們對抗。德國人會計算戰爭，會節省兵士。在我們這方面，啊！那有什麼說的！一次就把鍋裏的好麥粉都……’

有一個又大又結實的鄉下人穿着破爛的布衣服，用低而重的聲音，接着他的話說：

‘在我們這裏謝謝上帝，我們還不知道應該把人安放到什麼地方去呢。在我們這裏，是另外一種計算：怎樣多打死幾個人，好騰出生活資料來養活別的人。’

他一面說，一面打了一個安逸的呵欠。大家覺得他這話裏一定含有說反話的意義，但是，他的面孔却和石頭一樣，眼睛也是和和平平的，帶着瞌睡的神氣。有一個小身材的人，穿着破綻的灰色衣服，附和他的這種說法：

‘你這話是不錯的。戰爭就是為這樣的事發生的：或是為奪取別人的土地，或是為要減少一點人口。’

但是，演說的兵士仍然接着說：

‘後來，我們做錯了一件事：我們把波蘭退還給波蘭人，這些波蘭人却逃走了，一些逃到德國人那方面去，一些逃到我們這方面來。這樣一來，他們簡直

不知道他們到底是屬於那一方面呢：但凡一個人，都不愛拿自己的手打自己的胸口的……’

這時，那個身材高大的百姓，又用一種平穩的得勝的口調，接着說：

‘如果我們強制他們去打仗，他們一定去打的。只消有一個什麼人去執行強制：說要去打仗，他們就去打仗了。人民原本是愛衝突的……’

從大體上看來，一般“居民”都把這種可鄙可恥的殺戮，絕對當作外國人的事情一樣說着開心。他們說起戰爭的時候，往往是一種旁觀者的態度，甚至於有時還帶着不好的欣喜。但是我却不懂得這種不好的欣喜到底有什麼意思，到底是對於誰人而發的欣喜。一般人並沒有對於“權力”多加批評，但是對於他的態度，却一天一天變得不好了。一種小資產階級的，可怕的無政府主義，漸漸發展起來了。

拿一般居民和工人們的意見比較起來，我們可以明白的看出，工人們較為懂得時局的悲哀和嚴重，

並且國家感情——換句更適切的話來說，就是人道的感情——在他們當中，也比一般居民較為發達些。這句話可以適用於工黨的工人，是不消說的了，就是在那些所謂“非組織”工人當中，也是可以適用的。舉實例說，譬如斯嘉樂這個工人在幾天以前，他就曾經對我說過：

‘從階級的觀點看來，遇着政府軍事失敗的時候，我們會佔便宜，這是不消說的，並且也是必要的。但是，道理雖是這樣，我們的精神上却仍然感受苦痛。他們那樣打仗，我真覺得可恥。我對於一般人民的同情，直達到一個說都說不出來的程度！你只想想，一切頂強壯的人都在戰場擗砲彈槍子死了，但是明天却等着他們，靠他們去工作呢！要知道，革命是需要頂強壯的……難道我們的頂強壯的人多得很嗎？’

他很懂得文化的價值。他說：

‘有人說文化是有產階級的東西，對於工人階級是一種危險——這簡直是胡說八道！文化這個東西，

是我們人類大家的所有物，是我們人類大家的工作品，是我們人類大家的合法的遺產。我們可以自己去看文化當中的無益的和有害的東西，挑選出來，把這一部分丟了去不要就行了。我們不要信口亂說，我們應該先看一看每個東西所具有的價值。除了我們自己之外，沒有人有權利能夠命令我們呢。前不幾時，在工場裏，有一個老好人極力誹謗文化，差不多說了半點多鐘。那時我想着：這位先生想對我證明，一雙木鞋比一雙皮鞋還好呢。你看，這就是所謂指導的先生們啊！應該叫工人們不聽這些先生們的話才行……

Z教授——一個研究細菌學的學者——曾對我說了下面這段逸事：

‘有一天，我在B將軍的面前，說我很願得着一些猴子，來供我實驗之用。那位將軍作古正經的問我：

“不能將就拿‘猶班’對付使用嗎？我這裏現在有許多“猶班”，你不懂得嗎？“猶班”就是敵人放來的好

細啊。我捉着有許多種類的好細。回頭我叫人把他們吊起來，請你隨便使用罷。……”

‘他不等我回答，就命令一個副官去調查應該上絞首台的好細的人數。我連忙對他說明，人類對於我的實驗，是不合用的。但是，他仍然不理解我的話，睜着一雙怪眼睛，對我說：

“但是，無論如何，人類總比猴子聰明點罷。你如果注射什麼毒藥到人的身體裏面去，他一定會把所感覺的，告訴給你。如果用猴子，就沒有這種便利了。”

‘副官回來報告，在犯了當好細的嫌疑的俘虜當中，一個猶太人也沒有，他們盡都是齊幹人或羅馬尼亞人。B將軍對我說：

“齊幹人不濟你的事嗎？可惜！……”’

大家一想到猶太人，就會覺得不名譽。

自然，從我個人說來，我一生涯當中，對於這個非常有抵抗性的種族的個人，從沒有加過什麼禍害。

但是，我每每遇見一個猶太人，我即刻會想到我那些非常痛恨，發了狂似的痛恨猶太人的親屬，同時我也感覺到對於我同種人的愚頑的責任。

我曾經認真留心的讀了許多主張反猶太人主義的書籍。這些書籍都是故意寫出來糟蹋並毀壞一個民族——一個整個的民族——的名譽的，所以讀起來的時候，是叫人很痛苦的，有時甚至於打惡心。讀這樣的書，真是一個出人意外的工作。在這些書裏面，除了道德的無知，發狂一樣的亂叫，獸類一般的狂吼，表示嫉妬的切齒聲，等等之外，我一點什麼別的道理，也找不出來。如果照那樣的方法，去著書，大家也可以同樣著幾本書出來，證明斯拉夫或其他別的無論什麼民族，都是和猶太民族一樣，是一種腐敗到不可救藥的程度的民族。

你們厭惡猶太人，不是因為在許多混血民族當中，猶太民族比較其他別的民族，多有一點肉體和精神上的純潔嗎？猶太人難道和其他別的非猶太人，不同是一“人”嗎？

那些編造並述說反猶太人故事的人們，對於那件可恥的工作——把反猶太人主義宣傳到民衆當中去的工作，的確有了不少的貢獻。

最妙的，在這些編造家和宣傳家當中，常常會碰見猶太人。或者這是因為這些猶太人想藉此表示猶太民族的滑稽悲哀之美……想藉此喚起猶太民族的仇敵的同情心罷？也許是別的宣傳家，想用這樣的方法，叫一個猶太人在這種滑稽的狀態下而出醜，藉此去使一般愚人相信，猶太人並不是可怕的民族罷？總之，在這些宣傳家中，有許多墮落分子和流氓，却是一件事實。

我覺得，這種反猶太人故事的宣傳家，在一八八〇年左右，人數特別多些。在這些人當中，宛伯普希金是頂著名的。當時的人又叫他做宛伯弟弟，或“塘波的海涅”，因為他翻譯了德國詩人海涅的詩，翻譯得很好。這位宛伯普希金，曾經叫人印行了一兩本反猶太人故事集，又叫做“猶太人生活的舞台”，這是一些

又無條理，又無文才的書。那時我極愛聽宛伯普希金說故事，因為他說却說得極好。我走到加山的巴納葉公園裏去，宛伯普希金就在那公園的舞台上大出風頭。在那個時代，我的職業是做麵包的。

有一天晚上，我陪伴着一個叫做格萊曼的學生，一同到公園去；這學生對人很好，後來不久自殺了。宛伯普希金的笑話真說得好，我那時正好笑得了不得，忽然聽見我旁邊發出一種怪聲，好像一個人被人勒着喉嚨的時候發出的又喘又噁的聲音。我回過頭去，只看見格萊曼的面孔，被月亮和舞台上的紅燈籠的光線照着，露出一種異常的神氣：帶着灰綠色，顯得非常之長，面孔全部都發着顫。他牙齒也好像在打戰。嘴是開着的。兩隻眼睛溼溼的，好像注射進去了一些血似的。格萊曼用帶噁的聲音喊着：

‘小——流——氓！小——流——氓！’

他一面說，一面伸出一隻胳膊，慢慢舉起一個小拳頭，髣髴這拳頭有好幾十斤重的樣子。

我這時也不笑了。格萊曼扭轉了半邊身子，低着

頭，好像在用角觸倒聽演說的羣衆一樣，走出去了。我即刻也不聽了。我雖然走出去，却沒有跟他走。我反故意的避開他。我在街上散步了許久的時間，看見他的面孔，好像一個被拷問的面孔，露出難過極了的樣子，那時我良心上感覺得：這個拷問的刑罰，我也不知不覺的參加了呢。

固然，我也知道，人類和人類之間，是有許多種類的相互虐待的，但是，我決不因此就不把反猶太人主義看成最可恥的事。

地方審判廳的房屋，燒起來了。房頂已經倒了下來，火燄在牆那面轟轟的叫着，他那紅黃色的棉襖，從窗戶洞裏跑了出來，把案卷紙灰的碎黑片子，向着天上射出去。大家站着看火燒房子。並不想一點方法去救滅。

約莫有三十多個人站在那裏，稱讚火的威怒。他們好像戲火的烏鴉一樣，有的站在兵工廠博物館的舊砲旁邊，有的坐在舊砲的長管上面。這些砲管露出

一點蠢笨古怪的神氣：他們都是砲口向着國會擺列着，在國會那裏，正是人聲沸騰，他們正把剛捕獲着的將軍和總長，用摩托車，或是步行，帶到一起，此外還有一羣一羣的黑成一片的人，慌慌張張的跑來跑去呢。

這時，有一個年輕的帶鼻音的口音喊着：

‘同志們！誰把這塊麵包丟在地下了？’

在大砲的旁邊，有一個人，好像步哨一樣，翻來覆去的走着。這人身材極高。有點駝背，戴着一頂羊皮的厚帽子。他穿着的皮外套的衣領很高，差不多把他的臉都蓋完了。他停住了腳，用一種沈重的口調，問一個旁邊人：

‘那末，大家已經決定廢止裁判了嗎？以後沒有刑罰了嗎？’

誰也不答他的話。那晚上的天氣是寒冷的。那些居民的皺了的臉的半邊影子，動也不動，呆呆的好像失了魂一樣，只管望着牆和石頭中間的大火爐。這火把一些灰色的面孔都照明亮了，並且還又射到他們

死板板的眼睛裏去。在舊大砲旁邊的這些人，好像在今天這個重要的夜裏。都變腐朽了，一點也不中用了似的，因為今天晚上俄羅斯正走上一條更困難更英雄的道路呢。

‘我問你，那末，犯罪的人怎麼辦呢？以後永遠不會有什麼審判廳了嗎？’

有一個人，用很低的聲音，帶着反話的口調，答應他：

‘別操心！他們不會忘記你的！他們一定會處治你的！’

這些黑暗裏的不中用的人們所談的奇怪的會話，仍然無精打采的繼續下去：

‘將來還是有審判官。’

‘這火是誰放的？’

‘一定是有罪的人們罷。是盜賊。’

‘他們想趁此……’

‘像那樣的人們，配……’

帶皮帽子人，用嚴正的態度和高朗的聲音說：

‘我也不是罪人，也不是盜賊，我是這審判廳的一個看守。沒有一個人在廳裏！我自己却也在這裏！’

他說着，吐了一口痰在他腳邊，隨後用他那沈重的膠皮套鞋，留心去踏地上的痰，踏了許久，才繼續的說：

‘如果大家真決定要饒恕一切的人，那實在未免過早，時譏還沒有到呢。第一，先要把一切犯罪都廢了去才行。放火去燒案卷，燒房子，豈不是蠢事！應該先把犯罪的人都弄斷了根。不然的時候，大家一定還要從新造案卷，修審判廳和監獄呢。我告訴你們：應該把一切罪惡，從根本上剷了去，一切過去，都……’

他把頭擺了幾擺，加上一句：

‘我要去對他們說他們應該做的……’

他說到這裏，忽然扭轉半邊身子，向着國會，從徐叭賴街走了去。其餘的人們，用一種曖昧的，帶着嘲笑的喧嚷，跟着他去。其中也有什麼人笑着，且並笑聲中間，還夾帶着用沙喉嚨咳嗽的聲音。

這個人是第一個肯斷然決然的——雖然只是本

能的，並不是出於推理的——說出這個標語的人：

‘應該把一切禍根剷絕。’

現在，已經是夏天了，關於這個題目的議論，越發有勢力，越發頻繁起來了。昨天，在人民院的開會的時候，有一個蓄着鬍子的兵，用一種激昂的態度，在約莫五十多個人的面前，結結巴巴，半吞半吐的，說出下面的理論：

‘他們說的什麼話？都是一些廢話，都是和從前叫我們受罪的東西一樣的話。朋友啊！那不行呢。我們把什麼都給他們罷。用罷，喝罷，吃罷，討論罷，這些都可以的，但是一層，你們總不要妨害我們呢，不要妨害我們人民啊！老實說，我們已經決定拔去一切壞草了。我們願意從根本上斷絕一切根子，一切芽子。這就是我的意見……對不對呢？’

有十來個聲音贊成他：

‘這是不錯的。’

‘好罷。應該乾脆的對他們說：先生們，請走開罷，不要搗亂我們的事，不要妨害我們；你們只管去

吃去喝，却是別動彈我們呢。他們現在說：從新開步走啊！從新打仗！好朋友們，你們聽這是什麼話啊！這是不對的。我們從前不已經大家開步走到各人的肚皮上去了嗎？還沒有走夠嗎？好朋友們，我這話對不對？

在場的人，差不多一致贊成的說：

‘對的，對的。’

完全的社會革命的必要！這種呼聲一天一天的得着勢力了。並且這些呼聲，都是從羣衆裏面發出來的。在羣衆裏面，發生着一種自己來幹，自己來過積極生活的共通意思了。這個共通意思，自然會把羣衆組織起來，給他們一個聰明的策略。

大家都不相信既成的首領們了。有一天，在近代馬戲場附近，有一個年輕人，大概是一個駕摩托車的車夫，用巧妙的話，嘲笑“領導”這兩個字——那時差不多有兩百多人，都熱心聽着他，並且用他們的笑聲，表示了贊成他的意思。

一天一天的，生活越帶着更嚴重更慘刻的性質了。無論在什麼地方，大家都覺得武力將要……

十四. 園 丁

1917年二月。

一些摩托車，呼呼的叫着，在街上亂跑毫不顧忌的對於牆壁和行人，濺着泥醬。車上爬滿了鬧喧喧的陸軍和水兵，車的上部露着步槍的刺刀和刺蝟的毛一樣：不知道的人，還以為這是一些被激動了的刺蝟在那裏橫行呢。有時聽見槍尖相碰的尖聲。這就是

革命。俄國人民動搖起來了，他們圍着自由，團團的轉着，好像他們認為可以在他們自己本身之外去追求並尋找自由那個東西似的。在亞歷山大公園當中，有一個孤獨的園丁做着工作。這是一個五十多的人，生得又矮小，又遲鈍；他靜靜的掃着公園路上並廣場上的落葉，紙屑，溶化了的殘雪，種種東西。周圍的騷鬧，好像一點也惹不起他的興味似的。如果只從他的外觀看來，也許世人會說，他聽不着那些報警的號聲，喧叫聲，歌聲，槍聲，他看不見各處的紅旗呢。我觀察着他，我總想等到他抬頭看那些在他面前跑着的羣衆和武裝的車輛。但是，他却只是彎着腰做工，好像一條蚯蚓一樣，好像眼睛也和蚯蚓一樣瞎。

三月

在街上，在公園內的路上，走着成百成千的灰色軍服的兵士，他們慢慢的“向人民的大屋”走着，當中也有用一根繩子，拖着機關槍，好像拖着一條鐵豬一樣，拖着走的。這是從渥拉年保姆回來的無數的機關

槍聯隊。因為他們不知道怎樣行動才好，所以他們從清早起，就往城裏跑，想找房屋住。市民很害怕他們——兵士們又疲倦，又肚餓，又凶橫。

有一些兵士，跑到公園的圓形草坪上，放下機關槍，脫下背囊，丟下步槍，胡亂的坐下或睡下。園丁不慌不忙的手裏拿着掃把走近兵士們旁邊去，噥噥唧唧的吼着對兵士們說：

‘你們在這裏瞎幹些什麼？這是公園內的籃形花壇啊！我們不久就要在這草地上種花的啊。難道你們看不明白嗎？起來！走出去！’

那些惱怒了的武裝的人們柔順的離開了圓形草坪。

七月六日。

戴着鐵盔的兵士，從前線裏召回來，把皮葉和保羅砲台包圍起來了；他們拖着機關槍，懶懶散散的提着步槍，慢慢的在街上，公園的路上，隨便走着。有時

可以聽見幾個兵士用一種純朴的聲音，向市民叫着：

‘走開啊！要開火了呢！’

市民們很希望看他們打一回仗；他們也不做聲，只是像一群狐狸一樣，跟着兵士們的後面，藏在樹子背後，伸着頭，向他們的前方窺探。

在亞歷山大公園裏，各種花兒正在花壇上開得旺盛，園丁在公園路上跑着。他穿着一條乾淨的圍腰，手裏拿着一把鋤頭；他跑來叱喚兵士和觀戰的市民，好像他正在叱喚一群羊子似的：

‘喂！跑那裏去？在草上跑些什麼？這樣寬的路，你們難道還不夠用嗎？’

一個滿臉鬍鬚的農夫，頭上戴着鐵盔，身上穿着軍服，腋下夾着一枝槍，對園丁說：

‘留心啊！提防炮台上面放槍打你呢……’

‘那末，你趕快走開罷。放槍的……’

‘我們在打仗呢，我的老人家……’

‘好罷，你打你的仗罷；我呢，我有我的工作啊。’

‘你說得不錯。你有煙沒有？’

園丁一面從他衣口袋裏拿出煙包，一面大聲吼着：

‘你們在不應該走路的地方走路，真……’

‘這是打仗呢！’

‘打仗又怎麼樣？打仗自然不算是壞事，你們打仗，我呢，我要一個人留在這裏！你應該好擦你的槍，他已經到處生鏽了，這枝槍……’

叫子聲音響起來了，那個兵也沒有抽煙的時間，連忙跑到樹木中間去，但是，園丁却吐了一口痰，嘴裏叫着：

‘你這東西，往那裏跑啊？難道沒有路給你走嗎？’

秋天

園丁在公園的路上走着，肩上揹着一個梯子，手裏拿着剪刀；他去修剪樹枝。他又瘦，又縐，他的衣服吊在他的身上，好像一付風帆在無風的時候，吊在長

梳子上一樣。剪刀剪着無葉的枝子，嘎嘎的響，響得噪耳可惡。

我一面看他，一面想着：恐怕無論什麼地震，無論什麼大洪水，也不能阻止這個人做他的工作罷。如果，在最後的審判的那一天，那位宣告世界末日到了的天使長所用的喇叭，不甚十分擦得光亮，這個人，一定會正正經經的詰問天使長：

‘你應該好好擦光你那些喇叭啊……’

十五．立法者

在1917年三月的一個陰濕的早晨，有一個身材矮小的人來訪我；這人年紀約莫有四十多歲，穿着一件陳舊而乾淨的上衣，扣子扣得很整齊。他坐在一張椅子上，用小手巾擦臉，一面喘氣，一面露出一種責備的神氣對我說話：

‘你住在這樣高的地方；一個自由的人民，要爬上第五層樓，未免太苦一點了！’

他那雙暗黑色的手，黑得像鳥類的爪子一樣；在他的玻璃似的嚴酷的眼睛當中。露着一種頑固的，不易信用人的光輝；一個鼻子，黃得和白嘴鶻的鼻子一樣，突出在他那個又瘦削又淡黃的面孔上。他很謹慎的用鼻子聞着周圍的氣味，看了我一會，又去觀察我的書架，問我：

‘真的嗎？你就是拍悉霍諾夫先生嗎？’（拍悉霍諾夫是社會人民黨的黨員，在臨時政府下面，當過了糧食部大臣。）

‘不……我是拍悉可夫。’

‘這不是一樣的嗎？’

‘完全不一樣。’

他嘆了一口氣，隨後又觀察了我一會，才承認：

‘不錯的：你們不大相像；另外那一個人長着鬍子呢。這樣說，我不幸誤會了。’

他悲慘慘的搖着頭：

‘真是一個複雜極了的時代！’

我告訴他，或者他可以在“精華電影院”找着拍

悉霍諾夫；許多人正在那裏組織着彼得堡區的委員會。

‘你有什麼事情找他呢？你可以告訴我嗎？’

那人悻悻的揩了一陣鼻涕，露出毫不關心的樣子，隨後，在桌上拿起一本書看了一眼書的背脊，才答復我：

‘因為要想盡我這個自由市民應盡的義務；我想向他建議，請他在牆上貼一張小小的法律。……’

我預料着一定有什麼稀奇的事情，所以特特追問他，到底他想幹什麼事。

‘你看罷！’他把一隻手放在他的胸口上，從胸前抽出一張疊成四折的紙。打開給我看；在那張紙上，用粗的，活字版形的字體，寫着下面的字：

義 務 條 款

本條款的目的，在對於一般的反叛，嚴格的保護自由。所以應該

即 刻 的

第一條：將一切批評着事變和自由的人們，一切用斯可卜得式的態度，繼續行着舊來的資產階級的生活樣式的人們，加以逮捕。

第二條：內開：一個在新村開妓樓的人的妻，雅可夫的妻，安娜，巴戈莎娃，渾名叫做華納悉加。

第三條：——備考一——這個華納悉加對於拍悉霍科夫市民大人，曾經加過惡罵，說他不該不帶徽章，不該只穿普通的衣服，說他在向別人借用空的酒桶的時候，被別人合法的拒絕了。

第四條：——備考二——她同樣毀謗着他的鬚鬚並他的一切外觀。她並且說過，自由那東西，好像一個天真爛漫的少女一樣，有很貴的價值：世人一切都不應該去誘惑她。

第五條：所以，應該不管她說什麼遁辭，立刻把她逮捕起來。

正確的。立法人：

雅可夫。

我讀了這個法律之後，我向立法人要求請他准我抄寫一分。

他眨了眨眼睛，問我：

‘抄來幹什麼？’

‘當做一個紀念。’

他仔細的疊着那張紙，一面答應我：

‘等到這法律被公布的時候，你在街上的牆上扯下一張，行了。’

但是，那時我繼續向他請求，他想了一想，重新把那張紙遞給我。

當我抄寫的時候，他縮着鼻涕，注意看我書桌上的書籍的標題；他歎了一口氣，搖著頭，嚶嚶唧唧的說：

從此以後，許多書籍都應該被禁止呢。關於這件事，也應該立一個法律。必須的。

我抄完之後，問他：

‘那末，照你的意思，是應該逮捕那一切……’

‘必須那樣做。那一切照着斯可卜得式的方法 (Scoptiquement)……’

‘你的意思是說“懷疑的” (Sceptquement)？’

他嚴重的答復我：

‘我說的是斯可卜得宗派 (Skoptsis) 啊！’

說的是那些信奉斯卜得宗（這是俄國的一種實行着去勢法的宗派）的教義的人們啊！言語可以任人改變，真理却不是可以永遠被蒙蔽的啊。斯可卜得宗派，就是那些不承認我的生殖器的宗派。

我看見那種情形，知道很難和他談別的話，所以我只問他，從前幹了什麼事。

‘就是這件事！’他用一種誇張的神氣，把他的法律案舉在空中。

‘但是，在立這個法律以前，幹了什麼呢？’

他從椅子上站起身來，整了一整上衣，對我說：

‘我沈思默想。’

他站着，用一種不相信人的調子，對我說：

‘那末，拍悉霍諾夫先生和文學家高爾基先生並不是一個人了？’

‘不是。’

‘這真令人難解了。’他眨着眼睛，做出沈思的樣子。‘你說他們只有兩個人，他們却有三個名字。但是，你如果把他們算成三個人，却又只有兩個人。政府不應該立一個法律禁止人違犯算術的理法嗎？’

‘到現今為止，還沒有什麼政府權力做那……’

‘有的呢……真有的！從領護照的規則看來，無論什麼人，都不得領兩個護照。這不是法律嗎？（在俄國，無論什麼人都得向政府領取一個護照——譯者）’

他搖着頭，表示一種不贊成的意思，向門口走去。但是，走在半途，他忽然和什麼東西相碰了一下，他扭轉頭對我說：

‘對不住，我碰着一個誤會了。我現在被我的思想把腦筋弄昏了，雖然，大家知道在平時我的頭腦是很明晰的。但是，在這樣一個時代，你知道……’

他在門背後穿他的膠皮套鞋的時候，還輕輕的說着：

‘這裏；就是俾士馬克自己也……誰知道他們是兩個人或是三個人。……’

十六． 一個帝政黨員

約莫在1880年代的時候，有一個小孩子，兩眼炯炯放光，胸前掛着一個行商賣物的盒子，在尼悉尼街上跑着叫賣東西；他的聲音又高又帶着質問的調子，特別令人討厭：

‘小小的十字架，頭髮別針，別針？’

我因為常常碰見這小孩子的緣故，看出了他的特別的性質，他愛開不好的玩笑：他往往選定一個

過路的人，退到他背後，跟着他走，寸步不離的跟着，嘴裏始終唱着一種討人厭的調子：

‘隨身攜帶的小十字架，聖像？’

過路人有時用一種滑稽的態度驅逐他，有時還痛罵他，但是，這個小商人却會很敏捷的超出過路人的前面，回身迎着他們，用洗着臉的態度，眼睜睜的望着生氣的過路人，從新把小十字架拿出來請他購買。我當時想着，這個小孩正尋鬧呢，他希望別人踢他，打他呢；同時，我自己想像着：做生意決不是這小孩子應該做的事，他一定能夠找着別的更有趣，更帶有危險性的職業呢。

後來，我發見他不做行商，倒把他賣物盒安放在那條頂鬧熱的洛悉笛大街的教堂牆壁的回處；賣起歷本和福音書來了。我覺得我從前對他的觀察有點錯誤了。後來不久，他的地攤子漸漸擴大起來，竟變成一間叫做“布列武書店”的舖子了。

後來，在尼悉尼市上，發現了一種玫瑰色的不良的書籍，書名叫做“瀨自迷老人的生活”。這本書的書

皮上，印着一個禿頭大鬍子老人的像，在書皮下面，印着“布列武書店出版”幾個字。

我知道，這本書是在下述的狀態下面產生出來的：在“白嘴鴉”酒店裏面，有一個巡禮的老人，替大家說西伯利亞的隱士的神祕故事。布列武立刻用幾塊錢雇了一個叫做鐵林伋的窮光蛋，一個曾經充當過小學教員的人，替他寫那個老人的生活。鐵林伋本來稍稍認識顧自迷老人，居然編成一部很有趣的自傳小說。布列武在泥爾及渥卡河一帶地方，把這部書賣了好幾萬部，賺了不少的錢。

當我發表我的第一的短篇小說集的時候，布列武跑來看我：他穿得還樸素，但同時又顯得很舒服；身上穿一件起毛的布的藍上衣，在背心的口袋上掛着一個大銀錶，胸前橫着一根沈重的鍍金錶練子，腳上穿着新靴子，走路時發出嘎嘎的響聲。他身上發出一種由很強的紙煙和香鹵混合而成的氣味。他露着笑容，用一種故意要使人注意的低音，對我說：

‘請你讓我把我心裏想着的夢境，解釋給你聽

罷！爲要使我們這老都市增光，爲要盡我的全力去在國家的歷史上做一點貢獻，我正在計畫，想刊行一種關於我們的有名的同鄉人的書籍，如像關於米甯，尼洪，阿華坎，庫里賓，巴拉奇，博波利金，多布羅，拍捷斯基，以及尼悉尼市的其他有名的人們的書籍。你願意對於我這個事業，盡一點文學上的協力嗎……？

他用低音，用一種使人相信的調子，用一種流暢整齊的話，說着；他的全身都動搖着：他搖着腿，弄着一條舊手巾，用手拍我的膝頭，到後，突然的把兩隻手放在他的衣口袋裏，在裏面弄着什麼好像馬具上的銅什件一樣的東西響着；其後，他又用他的兩個手掌，好像回教人祈禱一樣，擦着他的臉面。看見他那樣子，使人疑心他有一種皮膚病，以爲，他全身正在發癢。

在他的身上，我總覺得有一種什麼驚慌的，滑稽的，但同時又是很愉快的東西——一種對於無論什麼事都肯去做的，俄國式的勇氣。

他那個顴骨突出着的臉面，在下巴上，裝飾着一

叢含糊的，沒有顏色的毛，這叢毛無氣無力的吊在頸上，好像要把那叢毛的尖子種在喉頭骨上似的。他的上鬚也和下鬚一樣，直直的立在那裏，好像立着一些麥穗上的麥針一樣；他的眉毛却不是那樣粗糙繁密的。我望着布列武，我想着：

‘這就是那種被他們叫做“刺蝟頭”的人們。’

他的眼睛是很奇怪的：又圓，又突出，帶着綠色，含着一種感激的光輝，放射着閃閃的小光線，用更正確的話說，也可以說是，放射着一團很細的火花。好像他的眼睛正在燃燒着，將來只會剩着兩個黑窟窿似的。

當我對他拒絕了我的“文章上的協力”的時候，他重重揩了一把鼻涕，歎了一口氣，仍然繼續的說，一點也不減少他的高興的態度：

‘那末，讓我向你做一個別的提議罷，這個新提議一定是比較容易接受的。’

他站了起來，立刻說：

‘你的生活的特別情形，就是需要現款。如果你

肯接受五十塊錢，把你的自傳寫出來，那末，你看：我就是你的書的出版人。

我同樣拒絕了他這個新提議；但是，我的拒絕却不能夠阻止布列武去印行一本蠢笨的小書，那書不知道是誰寫的，在大體上有點類似我的自傳。我跑去嚇他，對他說，如果他不把這書燬板，就要訴諸法律的手段。

‘請你相信，在那書裏面有一種愛鄉心呢。’布列武一面很滑稽的跳躍着，一面替他自己辯護。‘我並不是想藉此賺錢——錢算得什麼呢？——實在，只有我的愛鄉的感情的發露，使我決了心，要打破你的謙遜。’

我在1905年，知道布列武被選為“俄國人民聯合會”的尼悉尼支部的會長。這個會的目的，在極力和叛亂對抗，極力替專制政治鞏固勞力。

後來，我記得，在1910年，我在加卜里接着他一封信；布列武在這封信裏面，極力稱讚俄皇尼哥拉司的仁慈寬大，要求我向俄皇悔過，請求俄皇准我歸俄

國。那信寫得太滑稽，所以我看見之後，也並不生氣。我並且寫信答復布列武，告訴他，我並沒有把我自己看成一個被政府驅逐出國的人，只要我願意，我隨時都可以回到俄國，用不着請求什麼當局者的許可；我還加上一段關於專制政治的說明。我的答復，在我未同意以前，用一個“一封給一個帝政黨員的信”的題目，被人發表在“滿捷斯特日報”上。

在1914年，我回到俄國，知道佈列武已經離開了尼悉尼；在1917年，在五月中氣候變動得很厲害的一天，被人叫去聽電話；在電話口上，我聽見一種很可以令人感動的聲音：

‘我是佈列武。尼悉尼的布列武和你打電話，你還記得嗎？尼悉尼市的那個夢想家？’

過了一點鐘之後，他局屈在我面前的一張椅子上面，從種種方面，吐出許多話——許多和二十五年以前同樣快速，同樣齊整，同樣有趣的話。不過，他那些刺蝟式的毛却變得較柔軟了，失去那種剛性了；他剃掉了他那無力的下鬚和令人吃驚的上鬚。只是，他

的眉毛，還使我記起那條小魚的鱗子。他的眼睛，也還和從前一樣，閃着一種活潑年輕的光輝，放射出一團尖細的火花。他穿着一身油煙色的厚布衣服，一個鑽石在他的領結上燦然放光，在他的左手的一個指頭上戴着一個金戒指，戒指上面嵌着一個盧璧寶石；但是，從全體看來，這還是那個好像被皮膚病所苦的矮小的人。

他動着兩隻臂膊，把兩隻手，忙忙的插進他的褲子的口袋裏面去，插進上衣口袋裏去，更插到背心的口袋裏去，從各個口袋裏，掏出許多小小的鑛物塊子出來。他一面把這些鑛物塊子扔在桌上動轉着，一面說：

‘含金的鑛石！Wolfram！性質最好的石版用石屑！無名的金屬，誰也不能正確的知道他是什麼鑛石！這都屬我所有！權利已經取得了。我今天是把你看一個同鄉人，特來找你，請你幫我實現這個計畫，因為你和新上任的農礦部總長是很好的朋友。

我拒絕了他關於這種計畫的請求，但是，我的拒

絕，一點也沒有使他灰心。他只是稍激吃了一點驚，立刻就跑：

‘這是你第四次拒絕我呢……’

‘但是，我一點也不懂得這樣的事！’

他聳了一下肩膀：

‘關於金子的事，有什麼懂得不懂得？很簡單的，只消把金子挖出礦來就行了。如果要使我們的生活都變成金色……’

他半閉着眼睛，搖着頭，露出抒情的神氣，繼續的說：

‘如果你知道西伯利亞的超天然的富源！那並不是一片土地，倒只是一羣可以擠牛乳的牛，這話我可以對天賭咒的。請你來擠取牛乳罷！在那裏，沒有一個人去擠取呢。我們俄國人不知道擠取。唯一知道擠取的，就是列娜河畔的英國人……’

我問他，是不是已經在西伯利亞住得很久。

‘三年了！三年！自從這次的不合理的戰爭開始之後，我就到了那裏。我誠心誠意的想把我的特殊的

經歷，告訴你聽；我相信，像你這樣的一個尼悉尼市的人，一定愛聽你的一個同鄉人的成功談。除了你之外，還有誰配得上說認識一個俄國人的可驚異的生涯呢？因為，除了你是一個地方的名人之外，你還是一個關於俄國的優秀人民的合法的記錄人；你從你的運命上說，就帶着一種特別的使命，去替我們建築一些言語上的紀念碑，替我們這些居住在尼悉尼老都市的人們建築，因為，在三百年以前俄國全體都靠着這個都市，免掉了一個時機不成熟的損失……’

在他臨走的時候，他問我：

‘我聽說，他們也曾經請你去當一個總長，真的嗎？不真？可惜了！我們，尼悉尼的同鄉們，都很希望親眼看我們的許多總長當中的一個呢。’

他用一種懷疑的眼光，望着我，加了一句：

‘不是教育總長嗎？如果你肯去幹的時候。’

第二天的晚上，布武列坐在我家裏，露出很受感動的神氣，流着汗水，整着他的淺褐色的毛，把兩隻手好像搓麵粉一樣，繼續的動着，對我說：

‘我的生活上的危機，是從日俄戰爭那幾個可恥的年間開始的。在這個時期以前，我簡單的靠着我對於我們那個美麗的城市之熱愛而過生活，我從沒有想到政治；我那時有許多別的夢想，我甚至於在清醒的時候也看見我的夢。我夢想着：我要擴張我的事業，我要發財致富，我要在尼悉尼市建築一個頂美麗的大房子，好叫別人驚嘆，不單是叫我們的同鄉人同國人驚嘆，並且還要叫外國人驚異。好叫世界上的人，從倫敦和巴黎，都來看布列武的房子！好叫他們在報紙上寫着：在俄國，恰恰在一個省內的城市裏面，建築了一些大房屋，這是別國所無的事！’

這時，我們聽見從樓下發了一陣喧嘩，摩托車吹着號筒，滿臉鬍鬚的兵士們，集成一種灰色的羣集，向前走着，他們那種沈重的脚步，把大地都弄得震動了；喊聲起來了——俄羅斯國動搖起來了，倒下地了。

他繼續的說：

‘我不是一個蠢子，我知道怎樣去利用我的力量

的方法。但是，如果我布列武，這個生長在俄羅斯土地上的油蟲，也還能夠對於這個大恥大辱——一個無名的小國民加在我們這個祖國上，加在這個產生了許多天才的母國上的恥辱——拖着大大的決死的氣憤——如果這個恥辱對於我這個最下等的心，尚且苦得不可忍受，那末，他對於那些比我更偉大，比我更聰明的別的俄國人，又當怎樣呢？因為這個關係，所以我對於智識分子，對於受過教育的人們所抱的憤怒和反感，才開始發生了；因為，我在他們裏面，只能夠發見他們的心情和精神，對於俄羅斯帝國的運命的一種不可解的冷淡。是但，你知道，憤怒原是政治的源泉；至少，我對於政治，是這樣解釋的：政治是用憤怒做成的。

‘我反省：怎麼會那樣呢？我們的國民，我們的軍隊被別人打敗了，你們對於這些事，却一點也不焦心，這是我不能理解的；沒有一個人對於人民表同情；人民自己也不知道可憐他們自己，這是我知道很清楚的。請恕我無禮，但是，在實際上，我却以為：從

一般說來，並沒有人民，並沒有人民的存在，只要看，他們並不把人們集在一起，他們並不向人們宣傳，他們並不設法使人們害怕，他們並不命令人們，只要看這些事實，就可以知道，實在並沒有人民的存在。並沒有一個靠着一種共通的利益，結合起來的人民！人民是什麼？只不過是一些沙子，一些粘土罷了。如果要使他真正能夠適於國家的建設，就應該把他們提成一團，在長久的時間中，放在火上烤熟，才行。

‘這樣說來，你們對於人民沒有什麼同情不是？好的，就姑且這樣認定罷。但是，對於夢想呢？難道你們對於夢想也沒有同情嗎？人類只有靠着夢想，才能生活；人類除此之外，並無別的生活方法。無論我們當中的那一個，都很固執的盼望着更大的美；就是靠這件事把人類推着前進呢。人們夢想着一個偉大的國家，一個最好的，從沒有在世界上存在過的國家。一切的人都有一個關於國家的夢想，不消說，要除開猶太人不計，因為猶太人自失掉了他們的祖國之後，只能夠有一個關於貧慾的夢想了。關於共同生活的美

化的夢想，也是猶太人所不能夠有的；這猶如齊幹人和其他游牧的民族不能夠有這種夢想一樣。我知道，你們的意見一定不是這樣；你們對於猶太人，有一種誰也不能夠懂得的忠誠，但是，請恕我，我想，在這裏，一定藏着一種靈魂上的不具，一種疾病。不過，關於這個問題，我且不多說罷。

‘我們回到1905年去罷。從全世界上傳來了一個大大的動亂：一切的人都要行革命，那怕是一些不知道自己把鈕扣縫在他自己的褲子上的人們。也要革命。大家都露着一種過年過節的樣子，在街上跑着，但是，也有一些人，並且是多數人抱着一種喪禮時候的心情。夢想燃燒起來了：在三百年以前，尼悉尼的城市，曾經救了俄羅斯的滅亡，難道這還不是應該使大家知道這個功績的絕好時機嗎？什麼是革命？我店裏那時用着一個夥計，名字叫做雷尼加，他是一個很伶俐的小夥子；他也跑去參加革命，變成一個革命黨，每天在街上亂跑。我問他：“好的，你可以去做革命，雷尼加，但是，革命之後，你要幹什麼事呢？”——’

嗎？”他說。“一旦革命完成，一切都上了新的軌道，我打算種香菌去；我要着手種植香菌，並製造醃香菌；我知道一種方法，可以得着百分之四十的收成，”——“蠢才！”我對他說。“難道應該為種香菌的緣故，去推翻一個國家嗎？”到處都發見同樣的事實：大家都向大家詢問革命的目的，但是，歸根結柢，大家都只能找出一些頂淺薄的東西，如像種香菌之類。好的！請恕我直說罷，我們那時有好幾百個赤心的人，對於你們那種蠢笨的行爲，曾經做了一個反抗運動。我們並且毆打了幾個人，我老實說罷，有一些人是冤枉的，如像你的朋友，韓策藥劑師，就是一個例子。怎麼辦呢？在一個拚命的鬥爭裏面，誰還願得到頭髮呢？公道越少，魔鬼就越歡喜。

‘我們照這樣的方法，去對付亂黨，得到了勝利之後，不消說，我們歡喜極了，我們從新開始一種鞏固生活的計畫。頂重要的日期也漸漸接近了：1812和1613，兩個大紀念祭——一個百年祭，一個三百年祭——快到了。（1812年俄國打敗了拿破崙，1613年羅

瑪諾夫皇家建設了俄羅斯帝國——譯者。)我開始準備……

‘我對你老實說罷——因為只有因着那件事的關係，我們才能夠從新聚在一起，把一切事情弄個周到——我對你老實說罷，你給我的那封回信的內容的大胆，真正使我狂喜！你們看，尼悉尼市的人的文章寫得真好！不過，我那時却不能承認你那種思想方法，就是在今天，我也還是不能贊同，那怕俄帝國的那些明白可視的法度已經倒地，那怕皇帝已經被他的臣下提了去。我們想到俄國和法國結了可歡的同盟，那件事，對於俄國人思想上的影響之大，真正令人氣破肚子——你看，我們也學着法國，把帝座推翻了！

‘是的，我和我的意見是不能夠一致的。我認識人民。坐在皇位上的人是誰，這件事對於他們，是毫不相平的；那怕是一個韃靼人也好，是一個紀季司人也好，只要有一個人坐在那裏，只要夢想有所寄託，就行了人民全靠着夢想過活，應該給他們一個巨大的

想像力，好使他們忍耐的屈從着他們的生活，因為他們的生活，從許多許多的世紀以來，就是同樣的生活……？

我聽到這裏，打斷了布列武的談話，因為我對他指明，我們今天又從新過着革命的日子了；他站起來，滿臉堆着激昂的表情。他用一個不流暢痛快的聲音，說：

‘革命？自由？好罷，幹去罷！從明天起，會有人站起來，喊起來：“一切都好！……我要教你們學學生活方法！……”他們會往前進行，他會領導他們，但是，他們結局會走到他們的出發點。老鄉親，你相信我的話罷：對於人民，只有想像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從他們說來，現在的生活並不是一個幸福，將來也決不會變成一個幸福；常常的，無論是今天也好，明天也好，生活只是一種幸福的等待。人民需要一個英雄，一個聖人——如像斯科伯列夫，庫自米其，可怕的伊望，等人，不論是那一個都行！英雄越離得遠，越渺茫，越不能接近，想像就越自由，生活也就越容易。應

該有一個什麼英雄存在着，生活着！應該有一個故事。所需要的，不是在天上的上帝，倒是棲息在我們這個地球上的，一個具有絕大的聰明和巨大的力量的英雄。這英雄應該能做一切。他肯做一切——這樣一來，一切的人就會變成幸福了：你看，這就是我們應該想像的人！

‘所以，照這樣看來，對人民指出羅瑪諾夫一族是由外國來的，如像說是由德國民族來的，這件事，是完全無益的。縱然羅瑪諾夫一族是莫爾端民族，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告訴你，真的，我認識人民。他們並不需要民治政治，不需要英國式的國會；他們不愛機關，機器，他們只愛神祕。他們需要一個大的東西的權力，那怕這個大東西是一大大的零點，也是行的；如果這是一個零點，他們就會他們自己的想像的力量，填滿這個零的空洞；是的，是的！

‘等我把你封回信的話，說完罷：我叫人把那封信抄了五六份，我把他分送給我們的同鄉要人，至於那封原信，我却送他到賀福斯託夫總督那裏去，對他

說：請看，這就是高爾基寫的信。爲什麼我要這樣做呢？因爲應該使你的意思被多數的尼悉尼人知道，——雖然你那些意見都是帶有破壞性的。我是一個愛做好事的同鄉人；你雖然離了我們的群，你到底還是我們的樹林當中的一個果實。至於說到總督，那只不過因爲我想免得別人向他控告我傳布了那封信的緣故，才把原信呈給他看，罷了。

‘我那時很想你回到祖國來，和我一同去慶祝我們的可驚異的大帝國的兩個大紀念：1912年和1913年。’

布列武用手掌蒙着他的耳朵；他搖頭，眨着尖銳的眼睛，輕輕的說：

‘這種顛倒的數法，先數13，再數12，再數14，這種數法，使我的意思紛亂了，這些數目字的順序是不規則的！如果羅瑪諾夫家的被選爲俄國皇帝，那件事是在11年，十二國聯軍的敗退是在12年，照原來的數字一樣，那末，也許1914年會不能存在呢……’

他放下手，嘆了一口氣，然後才忙忙的說：

‘我們一些相專制政治的法律的人們，建議要慶祝我們在歐洲大陸上的紛擾的終結和勝利，要使全世界聽見我們，看見我們，要舉行一種最富於印象的盛大儀式，好藉此下一個暗示：你看，對於全歐洲的國民戰爭，巴黎入城，這一切的事，到底怎麼來的？只因為在三百年以前，和羅瑪諾夫家的幸福的手攜了手。你懂得罷？這個小小的計畫，發生於我腦筋裏，我並且覺得我當時好像一個懷孕的女人一樣，被許多反省所累。應該組織這件事，好使歡喜的火花在人民的記憶當中，在對日戰爭的痛苦的失敗當中，在那種被僧正甲爾其加開始做了的不名譽的蠢事當中，總而言之，在過去的種種不幸的事件當中，迸發出來；應該把我們那種歷史上的光榮日子從新放起大大的光明。’

他突然從他的座位上跳了起來，好像有什麼東西刺了他一下一樣；他把兩隻手擱在椅子的靠背上，向前灣着腰；一種綠色的潤濕現在他的眼睛裏，他那張又紅又汗的面孔，變成了土色，並且擴大了，他的

額骨上的筋也脹起來，他的鼻孔也張開了。他動着他的喉頭骨，好像他吞什麼東西吞不下去似的。約莫在一分鐘之間，他不能夠制止他的感情；後來，他用一種迴轉的姿勢，擦去他兩頰上流着的眼淚；他曖昧的歎了一口氣，繼續說，仍然是很熱心的，用着低音，好像在對人說悄悄話：

‘忽然一下，有人對我說：“布列武，我們和法國結着的友誼的同盟，是不准我們說到1813年的國民戰爭的啊！如若不然，我們的同盟關係就會變冷淡呢。”是的，他們這樣談過。我駁他們：“請恕我！如果我的面孔不惹我的同伴的歡喜，那末，我就應該戴上一個傻子的面具嗎？真的，我們戴這種傻子的面具，已經戴了許久；他們那些說笑話的人們，不是毫無道理的：他們笑着說，如果一個專制國和一個共和國在一起跳舞，就可以斷定，這個專制國的頭腦有點異常。我們的頭腦早已異常了：你看，在我們國裏也發生了國會，並且米留科夫先生還極力運動着，想當國會議長呢。

‘你一定知道，這個俄法同盟是被俄國人民聯合會看成一個不幸的錯誤，被看成一種鷹和熊的交情的：一個在天上過生活，一個在森林裏過生活，兩個當中的無論那一個，對於另一個，都是不中用的。真的，我們所想的倒反有道理：和德國人聯盟，反於我們俄國有益；我們可以和德國人結成一種石頭的，鐵的交誼，一個盛大的，不能夠毀壞的交誼！’

‘一句話說完，那個富有教訓意義的，對於國民戰爭的紀念祭的計畫，結局沒有成功；在1912年，只有一些人在公共地方，一處一處的，玩了一回柴可夫斯基的音樂，就喝醉一睡完事。

‘我只專心努力準備着羅瑪諾夫家充當俄皇的三百年紀念大祭。我把美術學校的學生們叫來，對他們說：“孩子們，你們替我畫一些關於1613年的尼悉尼市的生活畫片罷，趕快的替我裝飾米甯的墓罷！”他們很勤快，在事實上，他們繪了許多優美的畫，後來，我把些畫印成畫信片，賣了好幾萬張。我租了一隻小船，在船上組織了一個繪畫展覽會，叫人把這隻

船溯着涅爾加河，撐到各處去巡遊。你看，你們人民，到底能夠幹什麼事呢？人民們成羣的跑來看展覽會，看熱鬧……呢！人民！人民，這就是一種鉛條！……’

他把臂膊向後方彎着，把指頭交叉在頸骨窩裏，把面孔對着天花板，閉着眼睛，許久許久不說話。

‘這是我的生涯當中的最高興的日子，我真高興極了。在涅爾加河流邊的各城市，都有了祭日，祭禮，音樂，連鐘；也可以說，突然一下，我們的貧苦的生活，忽然變形成爲帝室的歌舞劇了。真是一些最好的日子！’

他從桌上取了一個茶匙，仔細的審察了一會，慢慢的露出一種夢想家的神氣，把茶匙放在手指當中，用力弄彎曲起來，才把他放在桌上；他歎了一口氣，用舌頭舐了一下嘴唇：

‘那時我正陶醉在我的感情當中，不料忽然受了一個大大的打擊。他們把我引去見皇帝尼哥拉司二世。他很仁慈，給了我這個嵌着盧璧寶石的戒指。但是，尼其丁，那個有名馬戲場的主人却當着我面前，誇

耀着，說他自己也從皇帝得了一個戒指……

‘說到皇帝的事，你看，這就是我當時的感想：你相信着一個不能令你接近的人，你以為這個人一定是把種種可能的性質把俄羅斯的一切力量，智慧，健康，都聚在他的一身，以為他是精神的中軸——可以穿透一切的中軸，以為他是人民生活的車軸。但是，突然一下，依着那種不負責任的運命的意思，你和這個人面和面對着，你用一種痛苦，一種驚詫，明白了，在事實上不是那樣！這不是那個可以使你生活着的東西，這不符你的夢想。在他的周圍，雖然金碧輝煌的發着光彩，雖然有外界的美麗，但是，可惜都是一些鍍金的紙裝的東西！像這樣，我在我的面前，並沒有看見我想像中的皇帝，並沒有看見我的夢想的主人，甚至於並沒有看見一個偉大人物，倒只看見一個兩腿生得尋常的小紳士。他不見得比我聰明，比我這個從小時起就做着自己的領導人的佈列武聰明。他是一個尋常的人格者。不消說，他是很親和的，很仁慈的，但是，這就是他的全體。’

布列武站起來，直直的站着，用手做了一種姿勢，用一種又溫和又可怕的憤怒，繼續說：

‘俄國皇帝應該是可怕的，殘忍的！不但在他的性質上應該是可怕的，並且在他的外貌上也應該是可怕的。不管他是一個小說式的美男子，或是一個小說式的惡魔，總而言之，俄國皇帝應該是可怕的和殘忍的……’

他擦着喉管，走到窗戶旁邊去，重重的哼了一聲，向着喧嚷的街上吐了一口痰；隨後，用沈重的聲音問我：

‘你看過華斯諾佐夫所繪的“可怕的伊皇”的肖像嗎？你看！這就是俄國人民所需要的皇帝。你應記得，他的一個眼睛，有一點眇？那，那就是皇帝的眼睛。一個可以望見一切的眼睛。像那樣的皇帝，就可以看見一切，可以不相信一個人。他！在他的每根指頭裏面，也有一個他！你到了他的面前，自然會整齊你的姿勢，你自然會向你身邊到處揣度：扣子是不是都扣得好好的？那才是皇中之皇，帝中之帝……’

布列武又坐下去，把手拐子靠在桌上，比較更加沈靜的，繼續說：

‘把這些事說得太長的時候，未免有點令人生厭。我那時覺得我狼狽起來了。我本來和一般人同樣生活着，和一般人同樣戴着一頂帽子。但是，這一天，我開了眼：我缺乏的，還是腦筋！

‘這時，1914年忽然到來了，那個可咀咒的戰爭爆發了。我對我自己說；“走罷！俄羅斯的末日到了，應該躲在什麼頂深的窟窿裏去，躲到最後的時候為止。我決心跑到西伯利亞去，我沾着顛白迷老頭兒的光，從前曾經從那裏得着我的一切繁勞。我們當中的許多人，在那時都想着，德國人一定會把我們擡到烏拉爾山後去。我認識人民：他們只有受苦的能力，並無抵抗的能力。在西伯利亞還有別的東西吸引了我：我看上了一個少女，一個西伯利亞人；她在加山讀書，我在加山，曾經有我的房屋，我的書舖，我的家族。他們說，愛情是不計年齡的。我們相愛起來，雖然我那時有五十歲，她却只有二十歲。所以我就對我的

老婆和小孩子們說：“我替你們勞動了一生，現在算是夠了！我要爲我自己過生活了。我只拿五萬塊錢走。其餘剩在此地和尼悉尼的財產，都歸作你們所有罷！好好生活啊！再見！”我走了。

‘我在西伯利亞，偶然碰見了一個知道地內的財富的人，我占有了許多鑛山。應該建築一點東西，我不慣用空閒的脚踏着大地。我的夢想，我已經失掉了。俄羅斯呢，我看見他正在發酵，正在精神錯亂，請恕我直說！我的人民呢，現在我不認識他們了。很顯然的，我不相信他們能夠在很長的期間去繼續做發狂似的事情，去貪吃葵瓜子……他們將來一定會把人民按倒在地面上的。’

布列武此時說話說得毫無精神，他顯然想着別的事情了。他的小小的綠眼睛眨着，放着光，我從新又在他的暗黑的瞳人當中看見很細的火花了。他像一條魚一樣，大開着口，很敏捷的，用舌頭舐着他那個又黑又燥的嘴唇。突然一下，好像他吞吃了一句整句話似的，動着一隻手，停止了說話；他站了起來，靠到

椅子的靠背上面去。明明的有一個思想突然發生出來，激動了他。他眨着眼睛，他眉毛上的尖毛動搖起來。他乾咳了一聲，從新輕輕的說着：

‘我對你說過，人類是靠着夢想過活的。要想使他把生活當成一個好東西，要想使他無怨恨，無抵抗，簡單的把生活當作一種應該由理性去加工的材料，欣然接受，那就得給他許多的想像。因為這個緣故，所以……’

他開始咳嗽起來，他撫着胸口；他的眼睛越發放光了：

‘應該知道利用人類靈魂上的這種傾向。你如果知道在人們的面前，放出一種可以被他們懂得的美麗，他們就會跟你到處跑，就是下海，他們也可以跟去！他們會寬恕一切，會忘記一切罪惡和過失。因此，所以……’

他把我的手握在他的兩隻手裏面，重重的握着：

‘你也是，你也是一個有夢想的人！而現在，真好一個高貴的工作被人貢獻給你啊！靠着你的才能，一

定可以在一點鐘之內，恢復……’

他好像在說謊語，好像全身都發着抖，好像帶着狂人的氣味。但是，到他縮回了手，輕輕的在我耳朵邊說下面的話的時候，我却並不大吃驚了：

你要問我爲什麼嗎？很簡單的。目前在人民當中行着一種流言：那個突如其來的願自迷老人，就是亞歷山大白尼；拉思普琴就是俄國皇帝和一個簡單的鄉下女人的兒子；皇太子阿力克西斯就是拉思普琴的兒子，亞歷山大白尼的孫子，皇太子是人民的血脈！你懂得了：贖罪！過去一切的罪過，一切的過錯，都被真正的俄國的血，真正的人民的血洗着。皇帝的血是由一個鄉下人來的，啊？

‘如果這些話不真，那更壞了！這不是真的，但是，請你相信我！並不必需要真實！應該有夢想；誰也不能夠把一個國家建築在赤裸裸的真實上面；那樣的國家是不存在的！你看，如果靠着你的才能，你願意做一個“夢想的復活”的大事業，把那些真正是俄羅斯的，真正是人民的夢想……’

他舉起臂膊，好像他要到天上去似的，用一種發狂的哄笑——也可以說是幼稚的哄笑——用嘎了的聲音，一面吞着字眼，一面叫：

‘這樣，你想想看！我布列武到底要變成怎麼樣的……呢？’

‘我是靠着顧自迷老人的神祕的力量，開始了我的生活的；但是，顧自迷就是白尼，就是密加爾的父親！所以我一定會把我的名聲越抬越高的，抬上去以終結了我的生涯的，啊！是一個故事，啊？’

在樓下的街上，俄國人民正在一個可怕的喧嚷當中激動着，正在打碎，打破他的鐵籠子，那個叫做國家的，存在了千年以上的鐵籠子……’

十七. 彼得堡式

在那個春天，自從溶雪天氣開始的第一天起，就有一些非常古怪的人們，出現在彼得堡的街上。到那時為止，他們在什麼地方過活，並且靠什麼過活呢？有人以為，在某一個低窪的地方，有一個又大又破的房子，專門收容這些受了生活的壓迫和虐待的人們。我們看見他們，就會發生一種令人痛心的觀念：好像這些人們忘記了什麼東西，正想慢慢的在都市上走

着，以便把所忘的東西記憶起來似的。

他們餓極了，穿着一身的襤褸，在外觀上現出飢餓極了的樣子，但是，他們的神氣却並不像叫化子，在實際上他們也並未向人乞憐。他們默默的，露出很謹慎的樣子，在街上走着，用一種帶着輕視心的好奇心，注視着普通的市民。他們停在店舖的玻璃窗外，觀察物品，從他們那時的眼光看來，好像正在猜想或正在回憶這些東西的用處似的。摩托車使他們發生恐怖，恰恰好像在二十幾年以前摩托車使鄉下人發生了恐怖時的情形一樣。

一個長身的老頭子，滿臉暗黑，眼睛已經坑了，斜着一個鼻子，蓬着滿嘴的帶綠色的鬍子，很恭敬的脫着他那纏得不堪的，帽頂已經穿了洞眼的帽子，伸出長長的臂膊向着摩托車，問一個過路的人：

‘是用電氣嗎？是的嗎？……謝謝你。’

他向前進行，挺着胸口，很驕傲的抬着頭，好像無論對於什麼人都不肯退讓一步似的；他那雙微微

含着縐紋的眼睛，對於過路的人們，放出一種看不起他們的眼光。他是赤着脚的，當他走到街旁的步道的時候，他把他的手指屈起來，好像他要試試石頭的硬度似的。

一個快活伶俐的年輕人問他：

‘你是誰？’

‘恐怕是一個人罷。’

‘是一個俄國人？’

‘從幾天以前起，才是俄國人！’

‘是一個軍人？’

‘也許是的。’

他把年輕人觀察了一會，也回問年輕人：

‘你們革過命嗎？’

‘我們已經革過命了。’

‘那末……’

老頭子回轉身去，把他的鬍子拿在他的左手裏，開始去觀察一間舊書舖的玻璃窗。那年輕人跟着也轉到他的面前去，更問他幾句話，但是，老頭子看也

不看他一眼，只是很沈靜的，輕輕的說：

‘請走開罷？’

在色米諾街上，有一個年紀約莫四十多歲的女人，緊緊的凭在教堂的圍牆上；她臉色又黃又腫，眼睛差不多完全不看見東西了，嘴巴也半開着，好像一個閉氣死了的人的嘴似的。她的腳沈在一雙巨大的靴子裏面，靴子上面沾滿了厚層的乾泥。她穿着一件男子用的室內便服，她的兩隻臂膊交叉在胸前，她頭上戴着一頂草帽，帽上還有一些壓扁的櫻葉和櫻桃的裝飾；在從前似乎還是一貫櫻桃，現在却只剩得一個櫻桃——一個帶着光幹子，露着一條光亮的裂痕的櫻桃了。她把她的厚眉毛縐成一條優美的曲線，注意看着那些互相推擠，爭着上電車，從車台上跳上跳下向各方面飛跑的人們。她的嘴唇動着，好像是在數那些人的人數似的。但是，也許她正在等一個什麼人，正在溫習幾句應該在會見那人時說出的話呢。在她那腫了的眼睛的又窄又紅的裂縫當中，閃着一種

帶惡意的，乾燥的，銳利的光輝。他露着討厭他們的樣子，把那些賣紙煙的小孩子或小女子避開；有三兩次，她還用屁股或肘子推走他們。

有人用低聲問她：

‘你大概是需要人幫助罷？’

她用生氣的眼光把問話的人，看了一眼，也用低聲答復：

‘你怎麼知道的？’

‘恕我冒昧！’

在她的旁邊：有一個穿得很潔淨的老女人，頭戴一頂花邊的帽子，正在賣麵包——一種好像粘土一樣的麵包。老女人問她：

‘你是貴族嗎？’

‘不是，是商人。’

‘啊！……在這個城內，有多少住戶呢？’

‘我不知道。想來是很多的。’

‘多得厲害呀！’

‘你不是此地人？’

‘我嗎？是的，我是本地人。’

她向着老女人，點了一個滑稽的頭，從馬戲院那邊，把她那雙又髒又赤的腳；連同洗重的靴子，拖在地面上，走開了。

……她坐在馬戲院後面的公園的橛子上；在她旁邊有一個笨重的老女人靠着一根棍子上喘氣；這個老女人的臉色冷淡得和石頭一樣，戴着一副圓形玻璃的黑眼鏡，穿着一件破壞了的皮大衣，鑲着一些綢緞的破片和灰色的毛皮。

在走過她們面前的時候，我聽見一種嘎了的聲音，說出幾句堅決的話：

‘這城市的最乾淨的人，已經在十九年前死了……’

老女人像聾子一樣叫着：

‘我剛才去看過，審判廳也被燒掉了，只剩得一些牆壁。審判廳燒掉了。上帝處罰了……’

穿大靴的女人，向她的耳邊說：

‘我們一家人都在牢獄裏。一切都在那裏。’

我相信，我聽見她們發笑。

一個多毛的矮小的人，露着一個猴子面孔，低鼻子，用小小的快步，在街上走着，簡直可以說是跑着。他那暗藍色的眼睛，被不安的念頭脹大了，正被一種好像用蛋白石做成的東西，圍繞着。他穿着一件麻布的外套，外套下面緣邊並不整齊，只一塊一塊的吊着，好像有什麼人把他的外套撕成那樣似的。他穿的是——雙毡鞋，後跟已經踏平了。他沒戴帽子，一束一束的灰色頭髮，散在頭上，他的鬍子很厚，帶着灰白色，無條理的蜷在他的眼睛下面和額骨下面，並且還從耳朵背後鑽出來。他露出憂慮的樣子，動着臂膊，常常使勁交叉着指頭，向前跑走。

在鄰近“人民的大屋”的大街上，他對兵士們說：
‘你們要好好的懂得，你們應該特別的好好懂得：一個人只有在他記得他不是一個能夠長久生存的人，只有在他能夠聽天安命的時候，他才是幸福的……’

他用一種尖銳的聲音，溫溫和和的說着，但是，如果從他的外部判斷起來，也許可以說他正在怒吼着呢。他站在他兩隻腿上，一隻手靠着心臟，一隻手合着說話的拍子，——他的手也長着許多毛，在指頭上也生着一小團一小團的毛。在他的面前，有三個兵士坐在一條板凳上，吃着葵瓜子，只把葵瓜子壳向這個矮小人的肚皮上和腳上吐出去。第四個兵，臉上有一個紅色的窟窿，正在抽煙；他努力想把他自己嘴裏吐出的煙，吹到這個矮子演說家的鼻子並嘴裏去。

‘我主張，我們人類懷抱一種過更好的生活的希望，那件事，是無益的；不但無益，並且還是非人道的；有罪的；因為，那件事徒徒叫人憂慮……’

抽煙的兵，已經把他的煙抽到盡頭了。他吐了一把口水，用指頭把煙頭彈到空中把腳伸了一下，問演說人：

‘你替誰幹事？’

‘怎樣？你說我嗎？’

‘我問你，你替誰幹事？’

‘幹事？那是什麼意思？’

‘這就是說，你是不是替資產家演說？’

那個演說家狼狽起來了，他只默默的笑着。另外三個兵士不經意似的和那個質問的兵士商量：

‘對他肚子上賞他一個飛腳罷。’

‘他連肚子都沒有呢……’ 質問的兵答復着。

矮小的人退了一步，把手插進去袋裏去，隨即從衣袋裏拿出手來。緊緊捏成拳頭：

‘我只是說我思想着的意思。我並不替人說話，不替無論什麼樣的人。我自己，我從前也知道默想，知道念書，我有過我的信念。但是，到現今，我知道這個道理了：人類不會長久存在的，一切東西都會毀滅，人類也……，’

那個臉上有窟窿的兵，忽然凶暴的叫起來：

‘閉嘴！’

矮小的人逃走了，他的毡靴挑起了許多灰塵；那個兵却對他的戰友說：

‘那傢伙，想叫我們發生恐怖呢。他以為我們

點也不懂，其實我們懂得一切呢……’

‘在同一天的傍晚，這個矮小人坐在托洛茨基橋邊的一張板櫂上高談闊論。

‘你們要把這個道理懂清楚啊：歸根結柢，大多數的人，簡單的人，那些被我們看成蠢子的人，才正是生活的真正的領導者呢。大多數的人都是蠢的……’

他的聽衆是這樣的人：一個滿臉麻子，兩腿彎曲的大漢子水兵，一個國民兵，一個穿藍衣的肥女人，三個穿灰色衣的人，顯然是三個工人，一個全身穿着黑皮衣服的猶太青年。這個青年興奮起來了，他露着陰險的樣子，發問：

‘大概無產階級也是一些蠢才罷？呢？’

‘我說的，只是那些不大需要物品的人們，就是說，只是那些不願意別人妨害他們照自己所知道的生活方法去生活的人們……’

‘這就是資產階級呢，不是嗎？’

‘等一等，同志！’水兵用重重的口氣說。‘讓他

說下去罷。’

演說人向水兵方面擺了一下頭：

‘我謝謝你。’

‘那有什麼謝的！’

人類這東西，只有從我們這種書本上的觀點看來，才是蠢子；如果從人類看來，他對於他所有的那些由先天得來的理性，却是很滿意的，並且，他也很會利用那些理性……？’

‘對啊！說下去罷！’水兵狂叫着。

‘充當着人類，這件事，並不是可以長久繼續的。人類知道這個道理，所以他決不因為他終有一天要進墳墓去的緣故，就自己煩惱起來。……’

‘我們大家都要死的，這是不錯的。’水兵向矮小的演說家眨了一眨眼睛，接着說；他大笑起來，看那樣子，好像他堅確的相信他的個體的不死性似的。

但是，那位多毛的演說家却仍然用低低的聲音和一種很奇怪的調子，說話；他似乎正在要求並哀懇別人相信他：

‘人類不希求一個充滿了希望的，不安心的生活；一個平和的生活——像在晚上的星光下面慢慢走着的平和的生活，就可以使他滿意了。我敢這樣斷言：對於普通大抵都不能長久存在的人類，喚起種種不能實現的希望，這件事，只不過徒人騷惑亂罷了。共產主義能夠給人們以什麼東西呢？’

‘啊！啊！’水兵叫起來了，他把兩手放在膝頭上，把身子向前灣了一下，隨即站起來。

‘我們去罷！跟我來罷！’

‘到那裏去？’矮小的多毛的人一面問，一面往後退縮。

‘我知道往什麼地方去啊！同志們，我請你們也跟我來，你們大家…’

‘啊！算了罷，饒了他罷！’年輕的猶太人露出一種不愉快的神氣，接着說。

‘我請你們跟我來。’水兵說着，聲音雖變小了，但是他那麻臉却帶着令人生畏的色氣，他的眼睛眨得很嚴重。

‘我並不害怕。’多毛的人把肩膀聳了一聳。

那女人向空中畫了一個十字，跑開了；國民兵也用手指按着他的步槍的槍機，離開去了；三人像工人樣的人也跟着站了起來；他們三個人的行動，非常一致，好像他們三人在事實上只有一個意志似的。

水兵和年輕人引着他們的俘虜向皮葉和保羅炮台去，但是，有兩個過路人，却追上他們，希望勸他們釋放這個哲學家。

‘不行！’水兵說。‘這匹毛狗，應該對他證明，人類的生命是不能長久存在的……’

‘我並不害怕。’多毛的人眼睛望着脚下，溫和的說着。但是，我真沒有料到，你們懂得這樣少的……’

他突然的轉了半邊身子，向空坪上跑去。

‘你看，他逃走呢！’水兵吃着驚，用低聲說，‘他逃走呢！呢！你往那裏跑？’

‘算了罷，讓他去罷，同志！你們看得很清楚，他神經有點不健全呢……’

水兵向多毛的矮人方面，氣了一下叫子，縐着眉頭，說：

‘這鬼東西逃得真無聲無響！狗東西，倒也勇敢，他完全是狂人……’

在“人民的大屋”的附近，有一個老頭兒，兩眼炯炯放光，戴着一頂圓頂的褐色帽子，穿着一件呢做的長上衣，結着軟領，在人叢中跑來去跑。他差不多走到無論那一羣人的旁邊，都要停住腳，側着頭，用他那根鑲着骨球的手杖撥着地皮，用心聽人們說話。他那張小臉又紅又圓；好像一朵玫瑰花一樣。他的眼睛是圓的，時時刻刻像夜裏的烏一樣，不斷的眨着。他的上鬚已經變成灰色，突出在一個鷹鉤鼻子下面；在他的下巴上，長着一團淺黑色的毛，他常常用他左手的三個指頭。做出一種很快的運動，去扭下鬚，把他放嘴進裏，咬了一會，又把他吐出來，做出一種好像“卜飛”二個字的聲音。

他用肩膀努力擠進人叢當中去，好像要躲進裏

裏面去似的。他擠進去了之後，大家可以聽見他用激昂的聲調，說出很快乾淨的話：

‘我知道那幾種階級是頂有害的階級，應該把那幾種階級完全消滅了去，使他們的骨頭都變成了灰燼……’

兵士們，工人們，用人們，快活的小女孩子們，都熱心的聽他演說，眼睜睜的望着他的嘴巴，好像他們正在他嘴上吸取激烈的話似的。他一面說，一面拿着他的手杖，從他身體上橫掃過去，即刻又把手杖轉到他的指頭下面去：他好像正在玩一枝笛子一樣。

‘第一，就是一切的大小官吏：你們自己知道，官吏們對於我們是怎樣大的一個災害罷；還有什麼東西比官吏還壞呢。審判廳，監獄，事務所，一切東西，都在他們的手裏。你們對他們有什麼意見？他們恰好像一些變戲法的人一樣，他們手裏拿着各種的秘密寶箱呢。第一，就應該把他們鎮壓下去……，

一個年輕的玫瑰色的少女，想來是一個當女僕的，做出滑稽的樣子，問他：

‘你自己呢？你是誰啊？也許你也是一個官吏罷？’

他連忙用一種忿怒的聲音，向她抗議：

‘我從沒有被人雇用，去反對過窮人啊！我自己也從沒有做過反對窮人們的事。我是信神的，我是傳教的，我知道未來的生活……’

有人趁這時候請他預言將來。

‘這是一件祕密的事，不能夠當着大眾說啊！’

又有人問：‘我們將來會變成怎麼樣？’

他低下眼睛答復：

‘那一定變得不好，如果我們在開始了一件事情之後，不一鼓作氣的把他弄完成起來，那就一定變得不好呢！應該斬草除根哪！官吏那種東西，應該從根子上鏟除了去。這好像博學的人們所說一樣：“別想弄瞎我們的理智啊！不要把一個銅板當成一塊銀光使用哪！是的！我們都是博學的，應該聽信我們，我們要去替你們判定法律！”那時，他們會把這個法律寫下來，到處貼着：不要喝沒有開過的水！恩？基，基，

基……’

當他用那張圓嘴，說着“基，基，基……”的時候，大家也不知道他是在嘻笑，是在歎息。

他把他的小面孔收縮起來，用一種得勝的態度，問着：

‘現在看看我們自己，我們到底做着什麼事？我們喝着不開的水沒有呢？’

聽演說的人的許多張嘴，都笑着答應：

‘喝的’

‘我們喝了之後，還活着沒有呢？’

‘恐怕是活着的。’

‘對啦！你看，這些法律。看清楚了嗎？所以應該斬草除根！……’

這人似乎相信他自己已經完成了他的工作，所以他走出人叢，提着手杖，離開了那一羣人，另去激動別一羣人。

‘兩個階級，有兩個特別階級，對於我們特別是種瘟疫，一個病苦，一個災害……’

‘不消說，這個老頭子本已一定是一個在社會的暗黑的角上，過了一生，在長期間受慣了孤獨，困苦，恐怖，怨恨，等等的感情，剛剛跑到光明路上來的人。

鼓動羣衆去反對智識分子，那種事，是很多的。好像行着這種鼓動的人們，大抵都是看門的，僕人，廚子——大半都是在家裏服務的人。

有一次在“現代馬戲院”開會完了之後，一個紅臉的肥女人，對兵士們談“主人們如何生活”的問題。她談得非常虛縵，差不多十個字當中有七個字都是別人不知道寫的。兵士們一面聽一面狂笑起來，特別是聽到醫生如何治婦人病，猶太人的牙醫生如何行動，當戲子的如何教育他的學生，一類的事的時候，他們直喜笑得口沫直流。

‘應該把這些廢物全然鏟除了去！’一個穿着黑衣服，腮上纏着綑傷帶的兵，嚴重的宣言着。‘應該把他們鏟除到最後一個爲止。’

在另一群人當中，一個四十多歲的跛子，臉上和

宦官一樣，光得連一根毛也沒有，大聲叫着：

‘我啊，我在馬房裏面過了一輩子，睡在餵馬的草料上面。他們怎麼樣呢？他們倒和小狗子在軟和的沙發椅子上面玩耍！不行的。他們夠了！現在應該輪到我來玩小狗子了。你們嗎？你們滾到馬房裏去罷！是的，爲什麼不那樣辦呢？爲什麼？’

一個瞟眼的年輕女人，面孔被硫酸燒壞了的女人，用一種可怕的，不可緩和的態度，說着：

‘你們看看聖經罷，視面寫着有主人們沒有呢？在聖經裏面，並沒有什麼叫做主人的人：在那裏，只有國王，裁判官，預言家，但是並沒有什麼主人！上帝自己曾經下命令，要滅盡這種人，連他們的女人們，小孩們，都不准存在，並且連奴僕也不准他們當呢。爲什麼？因爲，自從有了主人們之後，被雇的人也變壞了，已經變得不是人了！不是人啊！’

‘伯母，給他一個終結罷！’在人叢中有人這樣叫着。

但是，她把高高的手叉在腰上，用一種又粗又響

的聲音，叫着：

‘我當了十一年的女僕，我看見了……’

她看見了許多的事情——許多當彌爾波寫他的“*Journal d'une Femme de chambre*”（一個女僕的日記）的時候，還不知道的事情。她把她看見的事情說完了之後，一般聽衆並不發笑，只是沈寂憂鬱的聽着。

一直到她說得滿臉通紅，汗水直流，離開了那地方的時候，才有一個矮小的兵士，用眼睛跟着她望去，這樣說：

‘她吃了許多虧，怪不得她的嘴變得那樣墮落。

被侮辱了的人類，一旦感覺到他的復仇的權利，並且在事實上也能夠自由去實行復仇的時候，是最可怕的東西。

一切社會改良家和一切政治領袖們，第一應該想到的，就是這種被侮辱了的人們。

十八．一個夢

“歌爾可夫同志，我想對你說一個關於我自己的很滑稽可笑的故事。我那時最希望享有的事，就是找一個無論什麼樣的伯爵夫人，和她睡覺。我找她找了許久，我甚至於在夢裏看見她：一個身材高大而強壯的女人，皮膚雪白，眼睛含着嬌態。

在我們的紮營地附近，地主婆也有，貴族也有，不但有，並且多得很，任你要多少，就找得出多少，唯

獨沒有伯爵夫人。不消說，我的同僚常常嘲笑我這種希望，但是我自己想：“我着了迷嗎？我一定要找出一個來。”最後，我到底找得一個伯爵夫人了。有人把她送到我們營裏來；他們自然是用反革命的名義逮捕她。一個愛說滑稽話的同僚跑來找我，嘴裏叫着：

‘愛皮伐涅夫，快來啊！你看，他們替你找着一位伯爵夫人了！’

我跑了去：她，那個賣淫的女子，總有五十來歲了，生着一個大鼻子，一張麻面皮。我生起氣來：

‘爲什麼你長成這個樣子呢？……爲什麼這樣，……爲什麼那樣……’。

他答復我：

‘蠢東西，快滾開罷！你不知道，我是被上帝這樣造成的嗎？’

我在她身上輕輕打了一下，對她說：

‘好罷，是上帝這樣造成你……，我，我却不要你！’

我終竟不敢和她親近。關於她的可笑的地方，不消說，我盡量哄笑過了，但是，說到我從來那個希望，

我的確沒有挨過她。從那時起，我生了這樣一個念頭：現在我可以和無論什麼女人睡覺了，我不再等什麼伯爵夫人了；不應該再需要她了。但是，後來我常常對我自己說：

這一切東西，我們的一切的感動，到底會把我們引到什麼地方去呢？因為，從實際上說，無論你怎麼生活，無論你怎樣行動，你結局是要死去的，是不是？’

十九. 空虛的蒸氣

……窗上玻璃變成青藍色了，和我談話的那個人的多骨的面孔，也越變越暗了，有一些特別深厚的陰影，伸在他眼睛下面的深沈的縐紋裏面。我覺得，他那種討人厭的責難，越帶着沈重的調子，他的被激動了的嘎聲音，越緩和起來，他那分散不定的眼光，就越發集中起來，越發顯得深沈。他一面殘酷的用手指撚着他那幾根稀稀的無色的鬚鬚——想來一定撚：

得發痛罷——一面說：

‘人民慶祝自由，這件事，在十幾年以前，我就在夢裏看見過呢！我那時坐在渥洛夫的監獄裏面，1905年的印象還是很新鮮的。你知道他們用什麼樣的殘虐在渥洛夫監獄裏隨便殺人罷。是的。我的夢是從一個夢魘開始的：有一小羣人——當中也有我那充當印刷匠的學生博里索夫——手裏都拿着大棒子，打進一個穿着襁褓的身體裏面去。我問博里索夫：

‘你們爲什麼虐打這個人呢？’

‘這是一個敵人！’

‘但是，敵人還不是一個人嗎？’

‘什麼？’博里索夫叫起來；他舉起手裏的棍子，向我打來。棍子打下來了！但是，那棍子忽然從他手裏落下地了。他伸着手，歡歡喜喜的一面跳舞，一面細聲說：

‘你看！那不是他們？他們來了。完了！他們來了！’

‘一大群不知多少人數的憤激的群衆，向前進行

着，我看見成千成萬的眼睛，好像星子一樣，放射着超自然的光輝。我恰恰在這些眼睛裏面感着了要緊的東西——人民蘇生起來了！你懂得罷？蘇生，這就是說，用一種精神的力量，變形復活起來。我一看見他們，我也立刻消滅到他們當中去了，好像我自己燃燒着自己，突然把全身都燒完了似的。’

我的客拿他的鉛筆在桌子邊上敲了一下，側耳聽那枯燥的聲音，從新又敲了一下：

‘現在我看見人民在實際上占着勝利了，但是，我在他們當中，總覺得自己有點和他們生疏。他們勝利了，但是，我在他們身上找不出我在夢裏看見的那種新奇——那種包含着許多意義的新奇：我找不出一點變形。他們勝利了，我爲着準備這個勝利，也用盡了我的最善的力量，但是，我現在却覺得和他們生分起來。這是很奇怪的……’

他從窗戶看了一看外面，側耳聽着：有人很謹慎的搖着開始晚課的鈴；在皮葉和保羅炮台方面，有機關槍開槍的發音：兵士們和工人們正在學習防禦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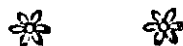
由的方法。

‘也許是因爲我也和許多別的人一樣，不知道享受勝利的緣故罷。精神已經消耗在鬥爭當中了，欲望和享受所有權的才能，已經被殺死了。簡單說，或者精力完全消耗罄盡了。但是，在事實上，我只見看了許多惡事，怨恨，至於歡喜，那種可以使人變形的歡喜，我却一點也沒有看見……就是在那種最後勝利的信念當中，我也還是看不見什麼歡喜。’

他站起來，把他的周圍看了一看，好像瞎子一樣把眼睛眨了幾眨，伸出手來，握着我的手，說：

‘我覺得有點不好過。這恰恰好像哥倫布最後達到了美洲的海岸，而美洲却十分令他生厭一樣。’

他走開了。



在今日，有許多人都和那個人有同一的感覺。他好像一隻守夜狗到了他的生活的最後的日期一樣：他從少年時起，就正直忠實的叫着吠着，用一種不可

拔的信念，相信他的使命是神聖的，同時所接受的恩賞，却只限於主人的腳踢。到現在，突然一下，他看見他沒有什麼可守了，看見沒有什麼人拿飯給他吃了。爲什麼他在那個“義務”的陰暗的窠裏過了一生呢？爲什麼在“責任”的鏈子上過了一輩子呢？所以，那些忠實的老狗就會煩惱起來，惱得快要發狂……

有一個同一種類的人，曾經對我談過革命：

‘我們正用一種浪漫式的情愛，崇拜着革命，但是，一個粗暴的不相識的人，突然跑了出來，用蠻力把我們（我們和革命）間的愛情破壞了。’



隔壁的車震動着，他車軸很單調的軋着：

‘Riga-igo-igo, -riga-igo-igo, ……’

同時，列車的輪子却只管像喚“Com-pa-gnon, com-pa-gnon ……”一樣叫着。

Compagnon（夥伴）是一個毫不着顏色的人，那

怕在大太陽下面去看他，恐怕也看他不出。或許有人說，他是用霧氣和影子做成的；他的面孔是一個又飢餓又無特色的面孔，兩隻眼睛用沉重的眼皮蓋着，兩頰好像一團破布一樣，他的鬚鬚，好像匆匆忙忙的混合了許多爛布片進去似的。他那頂灰色的，縐了的硬帽，更加重了這種布片似的色調。他有一種臭水的氣味。他灣着腿，坐在室內角上的一張板櫈上，用一根洋火擦指甲；他用一種枯嘎的聲音，輕輕的說：

‘真理，這就是被信仰的感情浸透了的判斷。’

‘只是判斷？’

‘當然的，只是判斷……’

“Igo-igo-riga”

在玻璃窗外面，樹木已經在秋天的清早的曙光裏面，搖着他的黑枝子，樹葉和火星子，一點一點的向地下落着。

‘預言家哲黎米曾說過：“如果父親吃了不熟的青果子，兒子一定會生着不好的牙齒”。我們的孩子們的真理，就是這個牙齒變壞。我們靠着分析化學

上的葡萄酸，養活我們自己，而他們却把不信神和否認，兩件事，看作真理。

他把他的瘦膝頭，包在他的布圍腰的褶子當中去，他一面熱心的用火柴挑指甲縫，一面繼續說：

‘我的兒子在他到紅軍去當兵以前，曾對我說：“你是一個正直的人，所以，你應該睜開眼睛看一看：在理論上，生活的一切基礎，都被你們那個時代的很長的，很完全的批評毀壞無餘了。那末，你到底想擁護些什麼呢？”我的兒子不是聰明的人，他依照書本子，很拙劣的造成他自己的理想，但是，他的確是一個正直的小孩子。自從列甯的文章發表了之後，他就變成了波爾雪維克。我的兒子是不錯的，因為他對於否認的力量和破壞的力量，抱着一種信仰。我也是一樣，我在道理上，對於波爾雪維克，也很滿意，不過，在感情上，我却不能夠接受他。這是我被他們當作反革命捉去的時候，對政治警察局的審判官，當面說過的話。那審判官是一個很漂亮的年輕人，顯然是一個法律家，他很熟練巧妙的審問我。他知道我的兒子在前線

和悠得尼其打仗被打死了的時候，他露出很親切的樣子。但是，我那時却感覺着，我甯願請他把我槍決了去，當我說着我的理性和感情之間的衝突的時候，那個空想家，他忽然用手拍着他的文件，對我說：“你那種思想，我們已經從你給你兒子的那封信上知道了。但是，那決不能減輕你的罪狀啊！”——“你要槍斃我？”我問他。他答：“也許會那樣，如果你不願意幫助我們，在這種麻煩的事情當中，找出一個頭緒。”他答復我的時候，一點也不着惱，倒反帶着微笑，似乎請我恕他。我相信，我那時也笑了。他那種懂得盡他的職務的行動，使我發生了好感。到他更進一步，簡單的說着極尋常的事情的時候，他更使我歡喜他了；他說：“也許從你的境遇說來，你寧願死了去，是不是？因為，像你在過去過着的那種生活，那種不調和的生活，實在是一種苦痛，是不是呢？”隨後，他替我道歉：“請恕我，這個問題和我們的案情並無關係。”

“Igo-igo-riga, igo-igo...”車軸還是叫着。

那人打了一個呵欠，伸了一個懶腰，從窗戶上向

外邊望了一望，雨線沿着玻璃，直向下流。

我問他：‘他居然把你釋放了嗎？’

‘自然的啊！你看，我還活在這裏。你應該看見…’

他把那張布片一樣的面皮，轉向着我，用一種說反語時的輕蔑的口調，說：

‘我帮他處理了一些關於審判的事情……’

“Com-pa-gnon, Com-pa-gnon……”列車的輪子還是一面在軌道上轉，一面繼續的唱着。雨越下越大了。車軸的擠軋的聲音，越發躁耳：

“I-gon, i-gos'i-gon-ri-ga……”

二十. 風習

在一個玻璃似的天色當中，七月天的正午的太陽光，殘刻的照着。城市被灼熱閉了氣，變成了啞子，寂寂的靜默着；只是偶然聽得見一些混雜的聲響和無聯絡的談話。

有一個尖銳的，帶着鼻音的，淒涼的聲音，唱着小調：

“我隨着銀色的小溪，

望着黃金色的沙粒，
尋找那少女的腳跡……”

一個粗糙難聽的聲音問着：

‘今天天亮的時候，他們帶你到那裏去？’

‘帶去槍決人。’

‘被槍決的人很多嗎？’

‘有三個人。’

‘他們都喊叫了嗎？’

‘爲什麼喊叫？’

‘那末，一點都沒喊叫？’

‘他們是不做那種怪樣子的。他們飽受了他們自己的訓練呢。誰打壞了玻璃杯，誰去賠償。’

‘是一些先生們？’

‘他們說不是的。他們畫過十字呢。’

‘那末，一定是人民了。’

過了約莫一分鐘之後，那個尖銳的聲音又唱起來：

“明月啊！指示我←回……”

‘你開了槍？’

‘當然的。……’

‘她到底走向了那裏？……’

那個粗的聲音又帶着譏諷的調子說：

‘你唱着小孩子的歌，可惜你褲子爛了，還得自己去補……’

‘等着罷，總會找着一個小姑娘。一個頂好的……’

‘柔軟的風，請告訴我！

她剛才想着些什麼？’



大廳的柱子是用紅布和白樺樹的青柔帶葉枝子裝飾着的。在枝葉中間，閃出一些金字，構成幾個字：

“無產……萬歲……”

春天的新鮮的氣息，從大開着的窗戶鑽了進來。人們可以看見窗外的黑樹，樹子的上面，還有星光。

在大廳的一個角上，有一個穿黑衣的人，彎着疲

削的頸項，用他的兩隻長手，敲着鋼琴的鍵。在地板上，挨挨擠擠的走着許多水兵和工人，手裏抱着各色各種的年輕女子，鬧喧喧的踏着跳舞的脚步。一個地獄式的喧囂，一個狂了的快樂。

‘大輪舞哪！’一個身材高大頭髮漆黑的年輕人，穿着白靴子，藍布上衣，額上和頰上現着癢痕，張開口大聲叫着。‘停住罷！這不是大輪舞哪。你們怎麼了？你們先攜着手，擺成一個大圈子，往前走！’

一個喧嚷的大輪舞形成着了。一陣五花八門的旋風，急急的旋轉着，地板在脚跟底下，發着悲歎的聲音，那個巨大的電燈也發出了不安的色彩。

在柱子的後面，有一對男女坐在大紅色的旗子的綉褶底下，這一對人剛剛跳舞完了，特特躲在那裏休息：這是一個水兵，一個身材很長，肩膀很寬，面孔焦黑，光着胸口的水兵，和一個穿藍衣的，蜷頭髮的姑娘。男子的灰色眼睛發着驚異的光輝。這個蠢東西一定今天是第一次在她面前屈服，用圓圓的美良的眼睛，望着她的磁器一樣的小臉呢。她拿一條小手

巾，當作扇子煽着，時時眨着眼睛；我們顯然可以看見她同時又感着恐怖，又感着快樂。

‘斯特帕諾，讓我再孝敬你一回宗教的感情罷！’

‘喔！等一等罷！熱得很呢……’

‘真的熱得很！我倒不怕熱！好罷，我們可以承認這個：上帝。但是，上帝這東西，只是一件想像上的事情，至於我，我却是一個實在的事實；雖然這樣，他們恐怕要說，我並不是爲你而存在的呢。’

‘但是，你一點也不是爲我而存在的！’

‘請恕我的冒昧！那也並不足以使我焦心。不是嗎？一個想像上的物件，會把你引到未知的空虛裏面去，引到混亂裏面去，而一方面却有一個人站在你面前，準備替你的溫和的心情，做一切的……’

‘大家都到自己倍跳女人旁邊去！’一個大漢子用一種可怕的聲音，向頭上舉着手，這樣命令。八個人圍着柱子跳舞！’

‘來罷！斯特帕諾。’

他用力摑住他的陪跳的女人，用力過猛，幾乎使

她那隻小脚脫離了地板，飛到空中；他和她飛跑到跳舞的漩渦當中去。

過了一會，她坐在窗戶的旁邊喘氣，他站在她的面前，用一種游說的態度，細細的說話：

‘一定的，我們都是有新道德的，正直的人們，不過，無論怎樣說，我們總不是禽獸，也不是魔鬼。’

‘難道我就沒有同樣的話可以拿出來說嗎？不，不，沒有什麼同樣的話……’

‘請你恕我！如果你一定要在教會裏面結婚，那也不算什麼一回事，真的；不過，同志們却要拿那件事來嘲笑我呢……？’

‘無論對什麼人，你也不要告訴他這件事啊！……’

‘祕密的？爲着你溫和的心情的緣故，就是這種違反無神主義的行爲，我也是可以同意的，不過還有一層，斯特伯諾，我們真正值得使我們和無神主義相近呢！應該過着無神主義的正當的生活啊！斯特伯諾，別害怕；從一般說，我們從前的生活，太過於害怕了。現在不應該害怕無論什麼樣的人，除了自己之外。同

志，你有什麼？你真正要的是什麼？恐怕是這個罷？’

一個大拳頭慢慢的舉在空中，論那拳頭的重量，恐怕有好幾斤呢。

在大廳的當中，那個大漢子，指揮着舞跳，像一個着了魔的人一樣，大聲喊着：

‘放開小姐們，向後退兩步！敬禮！一。二！小姐們各各選擇她們歡迎的男子，不要害羞……’

二十一. 密卡·帕扶羅夫

我的同鄉密卡·帕扶羅夫是梭莫夫市的一個工人，死在愛爾慈的附近什麼地方。

在1905年，當莫斯科革命的時候，他從彼得堡帶了一大箱水銀炸彈的銅管來，並且還有約莫十四五公尺的畢克福得的引線，纏在他的胸口上。不知道是因為汗水浸脹了引線嗎，或是引線太把腰幹纏緊了的緣故？總之，在密卡剛剛走進我房間的時候，他就

袋在地下；他的面孔變成藍色，他的眼睛從他的腦倒突出來，好像閉氣閉死了的人的眼睛一樣。

‘密卡，你真變傻了嗎？你也許會暈倒在路上呢。如果倒在路上，你想想，結果多麼重大？’

他一面喘息，露出一種有罪的人的面孔，答我：

‘如果那樣，引線就會失掉，銅管也同時……’

鐵希文斯基替他揉着胸口，也責備着密卡；密卡眨了一眨眼睛，問着：

‘那可以做多少個炸彈呢？我們會被他們打敗嗎？拉卜列斯那炮台還守着嗎？’

隨後，他躺在一個長椅子上，指着眼睛給鐵希文斯基看，用低聲問他：

‘是他在這裏做炸彈嗎？是一個大學教授？一個老工人？真的嗎？’

突然一下，他用不放心的態度，問着：

‘他不會使你失掉位置嗎？’

但是，關於他自己，關於他剛才靠着奇蹟逃脫了的危險——他却一句話也不提到。

二十二．亞歷山大·布羅克

… …有時我覺得，俄國的思想害着一種對着自己害怕的毛病；他勉強努力想逃到理性去，實則他並不愛理性，他倒懷疑理性。

最狡猾的惡魔，羅乍諾夫 (V. Rozanov) 在他的“孤立”裏面，曾經帶着憂愁，這樣嘆過：

‘喔！我的悲慘的經驗啊！爲什麼我從前希望知道一切呢？現現在，我雖然希望安安靜靜的死去，我

也不能夠了。’

託爾斯泰在他的“少年時的日誌”裏面，在1851年五月四號，嚴格的宣言着：

‘智識就是人類可以達到的最大的惡道德。’

杜斯託葉夫斯基也說着同樣的話：

‘……知道太多了，這件事，是一個疾病，一個真正的，完全的疾病……許多的智識，甚至於一切的智識，都是一個疾病……’

寫實主義者皮涅斯基，在他致墨爾尼可夫的一封信裏面，曾發出這樣的叫聲：

‘是什麼魔鬼把這個思想的習慣搬來的呢？這個靈魂的癱瘓？’

安得列夫曾說過：

‘理性這東西，帶着有偵探的性質，帶着有檢察官的性質。’

他曾經推測過：

‘恐怕理性就一定是這個戴着假面的老巫婆，良心。’

在俄國的文學家的作品當中，我們可以找出好幾十個像上面所說的格言——一種用很簡單的方法證明他們不相信理性的威力的格言。這件事，對於這個地方的人們，是有極大的意義的，因為這地方的人們的生活太不建築在合理的基礎上面了。

最奇怪的，是“積極的進步”那本書的著者尼科率葉夫；這人似乎是不應該和上述的那種風氣相接近的，但是，在事實上，他在 1906年，也寫了一封信給我：

‘智識可以增加需要，需要又可以引起不滿意，不滿意的人是不幸福的人，因此，所以他會在社會關係上是可以敬重的人，而在個人關係上却是一個可以令人對他表同情的人。’

這完全是一種絕對不能使人理解的，佛教的思想。

並且，孟塔濶也曾經歎息過空漠的智識的無益，他說，無智和不好奇的心，兩種東西，對於良好的頭腦，是一種柔軟的枕頭。

他把野蠻人的長壽的原因，認為在他們對於科學和宗教的無知，認為他們只知道那些存在原始狀態下面的一切事情。快樂派的孟塔涅原本生活在宗教戰爭的時代。他宣傳了一種笑的教訓，他把那時的宗教裁判所的刑罰，看成比野蠻人的食人的習慣，還更可怕。

過了三百年之後，託爾斯泰却說他：‘孟塔涅只是一個世俗的人。’

託爾斯泰的思想，無論在形式上或是在根本上，都是帶有宗教的性質的。我不相信，他會認“定理主義”(Dogmatisme)為一種愉快的東西；我又很懷疑，思想的進步未必能夠給他一種快樂——那種被許多哲學家如像叔本浩在稱讚他們的思想的展開時所承認的快樂。依我的意見，思想這個東西，從託爾斯泰看來，實只不過一種可加詛咒的義務；我覺得，託爾斯泰好像常常都記着特梯連的幾句話——幾句表示着一個具有狂熱的信仰的人被疑念打動了的時候的絕望的話：“思想是不好的東西。”

從抱着“定理主義”的人們看來，他們對於思想的恐怖的原因，以及對於思想的厭惡的原因，不是都可以在聖經當中找出來嗎：

“果然，亞雜則爾教人們做劍和刀，他教他們做種種的技術……對他們解釋星子和月亮的進程。因此，在地上就有一個大不敬神的人和放逸，人類的道路也就造歪了……”

以上的感想，都是在我那一天偶然和亞歷山大·布羅克談話之後，發生出來的東西。那時我和他一同從文科大學出來，他問我，我對於他的“人道主義的遺產”有什麼感想。

在幾天以前，他曾經做了一個關於這個問題的報告，我對於他那個報告，不甚清楚，但是，總覺得似乎含着許多悲劇的預想。布羅克在做報告的時候，使我想起了仙女故事上的一個小孩子，在林中迷了路，覺得那些藏在樹林裏的妖怪快要出來了的時候，特特結結巴巴的念着呪語，希望藉此嚇走妖怪，他翻着

他的論文的頁數的時候，手指直是打顫。我那時不能懂得，到底人道主義的頹廢，這件事，曾使他悲愁過嗎，還是使他快活過。他的散文，好像比不上他的韻文，似乎含着較少的柔美和才華，不過我覺得仍是一種很深刻的文章。總而言之。這是一個頹廢期的人 (L'homme de la decadence)。布羅克的信念，據我看來，似乎是很混雜的；他的話不能鑽進他的思想——那種把他自己連同一切被他叫做“人道主義”的東西，都打破了去的思想——的深奧地方去。

我對於這篇論文當中的幾個思想，覺得有反省的價值。如像：

‘使群眾文明化，這件事，是不可能的，並且是無益的。’

‘發見對於發明，退讓一步了。’

如果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非常富於發明，那正因為在這個時期的科學上的發見變成更豐富更偉大的東西的緣故呢。至於說到使俄國人民化爲文明的人，那件事的不可能和無益，那更是一種明白的“西

特人主義”(Scythism)，我在那裏看見了他對於俄國民衆的有機的反國家主義的讓步。但是，布羅克對於“西特人主義”有什麼需要呢？

我盡量的謹慎着和他說話。和他談話，是一件困難的事；我覺得，他好像輕視着一切不懂他的理想世界的人們；但是，他那世界，對於我自己，却是一種無從理解的東西。在那時候，我伴着他出席於文科大學的出版委員會，每星期兩次，我們常常從俄國話的精神的觀點上，討論着各種翻譯的不完全。那種議論，並不能使我們作進一步的接近。他也和那委員會的其他各委員一樣，對於工作是冷淡極了的。

他說，他看見我解脫了那種爲許多智識分子所常有的習慣——那種想要解決社會生活問題的習慣——他很歡喜。他說：

‘我覺得‘那種事情並不是常常從你的心底上發出來的，在“渥庫洛夫的小城市”裏面，大家已經可以看出，那些幼稚的問題——最深與最可怕的問題——使你着惱。’

他這話自然是錯的，但是，我當時却並沒有和他辯駁。如果那件事，或是合他的意，或是對他是必要的，他自然就會那樣的。

‘爲什麼你寫關於這問題的文章呢？’他固執的問我。

我答應他，一切關於生活，死，愛情，等等東西的意義的問題，都是極嚴格的個人的問題，是心底上的問題，是我不能不管的問題。我說，我並不想把這些問題搬到大街上去，如果有時不由得我不搬到街上去，那時我當當總是做得非常拙劣蠢笨。

‘一個人自己述說自己，這是一個很巧妙的技術，我還沒有這種技術呢。’

我們走進了夏季公園，我們坐到一條板橙上去。布羅克的眼睛差不多露着發狂的神氣。在他的眼光裏面，在他的又冷酷又痛苦的面孔的顫動裏面，我都看見他有一種想說話，想質問的熱望。他用腳踏着地面上的太陽的陰影，向我責備：

‘你藏着你自己呢，你把你關於靈魂，關於真理

的思想，都掩藏着呢。爲什麼？’

我還沒有向他答復，他就用一種很令人討厭的，非難別人的話，罵着俄國的智識分子。這些話，在革命後，我覺得，比從前還要格外不妥。

我對他說，依我的意思看，這種對於智識分子的怨恨，正是一個純粹的智識分子的態度。這種怨恨，決不會跑到農人們的靈魂裏去，因爲農人們只有在地地方公共協會的克己的醫生，或神聖的教員身上，看見智識分子；同時，這種怨恨，也決不會跑到工人們的腦筋裏去，因爲工人們的政治教育是靠智識分子給他們的。這種態度足以毀壞智識階級對於他們自己的自尊心，足以毀壞他們的歷史的並文化的工作，所以是很錯誤的，很有害的態度，無論在什麼時代，在今天也好，在從前也好，俄國的智識分子，都曾當過，現正當着，將來也一定會當着一個負擔着歷史使命的牛馬。靠着他們的不斷的努力，他們把無產階級養成一個革命的分子了；如果我們想到革命所希望即刻解決的種種問題的範圍之寬和程度之深，我

們一定就可以知道，他們所造成的革命是一個空前的革命。

他好像並沒有聽着我的話，他似乎只用一種憂愁的態度，望着地面，但是，當我說完的時候，他又從新對我訴說俄國智識分子對於波爾雪維克主義的態度的不定；他在種種說話之中，特別重重的說這幾句話：

‘既然從黑暗當中，喚出了破壞的魔鬼，還說什麼“這事不是我們幹的，倒是魔鬼們幹的”？那種說法是無恥的說法啊！波爾雪維克主義，就是智識分子在教育機關上，在報紙上，在祕密運動上，所做的種種工作的不可避免的結果啊！……’

一個生得很足令人感覺愈快的女人，恭恭敬敬的向他行了一個禮，但是，她看見他的態度過於冷淡差不多帶有厭惡的神氣，她冷笑了一下，跑開去了。布羅克一面用眼睛隨着她的小腳的移步，看去，一面問我：

‘關於不死的問題，關於不死的可能性，你有什

麼意見？’

他很固執的詰問我關於這個問題的意見，他的眼睛動也不動一動的望着我。我對他說，或者拉捫漚的話是對的。如果假定，在宇宙裏面，物質的性質是有限的，那末，我們就應該承認，物質的每種結合，在無限的時間當中，會反復無數的次數，從這個觀點看來，也許在幾百萬年之間，當着一個春天的灰白色的晚上，布羅克和高爾基兩人，從新在彼得堡，坐在夏季公園的一條板橙上，討論關於不死的問題。

他問我：

‘你在說正經話嗎？’

他那種執拗的態度，嚇了我一跳，使我稍稍感覺不快，並且，我感着，他並不是單為好奇心的緣故而問我，是為着想把某種不安的痛苦的思想，推開了去的緣故。

‘關於這個問題，我當然沒有一絲一毫的理由特別去尊重一切別的人的意見，而獨獨看輕拉捫漚的意見。’

‘但是，從你個人的見解說，你怎麼想呢？’

到那時爲止，他對我還存着點客氣，不多說話，現在他却不再客氣了，他居然要打我的腳了。

‘我自己嗎，從我個人說，我甯願把我們人類看做一個機器——一種可以把所謂“死的物質”變形爲精神的活力的機器——我甯願想像着，總有一天，在一個很遠很遠的將來，這個機器會把全宇宙變形成爲純粹的精神。’

‘我不懂你的話。那末，你說的是萬有精神論嗎？’

‘不是的。因爲，除了思想之外，恐怕將來會什麼也不存在呢；一切消滅了，一切變形爲純粹思想；只有思想存留到最後，把一切的人類智識，從人類的最初的閃光起，到思想的最後的爆發止的期間內的一切人類智識，都變形成爲思想。’

‘我不懂得你的說話。’布羅克搖着頭說。

我對他說明，世界這東西，實在不過是物質的分解的不斷的進程。物質在離解的時候，常常的產生各

種各樣的形式物力(énergies),如像火,電磁氣,電波,等等東西……,不消說,無線電的活動,也是靠着物質的分解的。思想就是腦髓的原子的分解的結果,腦髓是用的物質,無機物質,造成的:在人類的腦裏,這種物質時常不斷的變形成為精神的物力。我以為可以這樣想:將來一定有一天,一切被人類吸收了去的物質,都靠着他的腦髓,變形成為一個單一的活力,一個單一的精神的活力。那時,那個活力會在他的本身上找着調和,會停滯在他自己的沉思上面,會停滯在那種關於他身上的無限的創造的可能性的沉思上面。

‘可悲的妄想!’布羅克一面說,一面帶着一種含有相反的意思的微笑。‘應該愉快的想到,物質不滅的法則,是和你所說的理論相反的呢。’

‘但是從我看來,又應該同時愉快的想到,那些在實驗室裏面造出來的法則,並不是常常和宇宙上那些還未被我們知知的法則相符合的。我相信,如果我們能夠時時把我們這顆行星秤一秤,我們一定可

承認，他的重量是遞減下去的。’

‘你那種話，都是無聊的話。’布羅克搖着頭說。‘事情比你所說的簡單得多。實際的情形是這樣：我們太變聰明了，聰明到不能夠相信上帝的程度，真時魄力又太薄弱了，薄弱得沒有充分的力量去單獨的相信我們自己。關於生活和信仰的根據，除了上帝和我們自己，還有什麼呢？人道？但是，也許人們會在這次的大戰之後，在另外一些不可避免的，更加殘忍的戰爭的前夜，相信人道的理性罷？不，不是的。你的空想太令人可怕了！不過，我想，你未必說着正經話罷。’

他歎了一口氣。

‘如果我們能夠完全停止思想，那怕是只停十年間……。消滅這種驅人的鬼火——這種常常引我們越發跑到世界的黑夜去的鬼火——用我們自己的心，去聽全宇宙的諧和。腦髓，腦髓……這是一個不大確實的機關，一個非常粗大，非常發達的機關！眼得好像一個喉上的腫瘍……’

他停住了話；他咬了一會牙齒，才繼續用低聲說：

‘我希望，人們能夠停止運動，廢棄時間……’

‘如果人們能夠對於一切運動的形式，給與一個單一的同一的速度，運動就會停止的。’

布羅克斜着眼睛繃起眉毛望着我；他用一種罵詈的話，很快的，很混亂的說起來；我也停止那理解他的話的努力了。他給我一種古怪的印象：不知道的人們也許要說，他正想脫却那襤褸衣服的係緊呢。

他突然的站起來，向我伸了一下手，立刻向電車旁邊走去。他的脚步，乍看起來，似乎是很穩定的，但是，如果細心的看一看，一定可以看見他在不穩定的腿上打轉。他雖然穿得很整齊，人們總覺得想看他穿一種另外和別人不同的衣服。像顧美列夫那種人，縱然穿上拉朋或愛斯基摩人的毛衣，也還顯得他和別人穿得相同；但是，布羅克却穿得一種特別不同的衣服。

當我正在筆記着我和布羅克的談話的時候，有一個波羅的海艦隊的水兵跑來找“有趣的書籍”。他很愛科學，希望從科學上尋出“一切的生活上的複雜”的解決，他說着科學的時候，總是籠着一種熱情和信念。今天，他對我報告了一個驚人的新聞。

‘你知道嗎？他們說，一個美國的學者新近發明了一個頂簡單的小小機器：一個管子，一個輪子，一個把手。如果人們轉動那個把手，人們就可以看見一切：分析，三角，批評，以及一般的關於生活的一切歷史的意義。這個小機器會把一切東西指示給你看，他會開始發出尖銳的叫聲。’

‘在這個小機器裏面，最足以使我歡喜的，就是他能夠發出尖銳的聲音，那件事。’



在“布朗歇”飯店裏面，一個涅夫斯基大街上的不正經女人對我說了下面的故事：

‘你拿着的這本小書，是那個有名的布羅克著的

嗎？我，我也認識他，至少認識了他一次。那是一個秋天的晚上，很晚了，你知道，一個有了泥土和霧氣的晚上；照國會的大鐘看來，已經約莫是晚間十二點鐘，我很疲倦，正預備要回家去；忽然，在意大利街的角上，我被一個穿得很好，樣子很高傲的人叫住了；我還以為他是一個外國人呢。我們步行到離這裏不遠的一個地方去，到加拉窪街的第十號，在那裏可以找得着密會的房子。我一面走一面說話，他却一句話也不說。那是很不愉快的事；那不合一般的習慣；我不喜歡不懂禮儀的人們。我們到了目的地，我要求喝茶；他按了鈴，但是，茶房却不進來。他那時只得親自走到走廊裏面去；你知道，我那時覺得很冷，所以我不覺得在長椅子上睡着了。後來，突然的，我被驚醒了：我看見他坐在我的面前，兩隻手抱着頭，肘拐子放在桌上，他用一種可怕的眼光，露出嚴肅的樣子，死死的釘着我！但是，我，我自己却並不害怕，我只覺有點害臊。我一個人想着：“啊！上帝，那應該是一個音樂家呢！”他長着一頭的蜷毛。我對他說：“對不住！”

我立刻就脫衣服。”他露着一種恭敬的微笑，答應我：“不必脫衣服了，不要費事。”他坐在長椅子上，把我抱到他的膝上去，摸着我的頭髮，對我說：“好罷，我們就這樣的再睡一會兒罷。”你想，我還能夠再睡得着嗎？好不令人難過；自然，我知道這種辦法是不好的，但是，在那時，我能夠有什麼別的辦法呢？他抱着我，輕輕的搖着，我覺得很舒服……我睜開了眼睛，我對他笑，他也對我笑。我相信，我的確睡着了一會，但是，他不久就輕轉的推我醒來，對我說：“再見罷！我應該回去的時候到了。”他取出二十塊的鈔票，擱在桌上。我對他說：“你聽我說！爲什麼要這樣多錢？”自然，我覺得我很爲難，我請他恕我。那一切的經過，都是很滑稽，很特別的。他溫溫和和的笑着，和我握了手，和我接過吻。他走了，在我離開那裏的時候，茶房對我說：“你知道你和誰睡了覺嗎？這是布羅克，一個詩人。你看。”他把一個雜誌當中的像片，指給我看：真的，就是他。“上帝！這真蠢啊！”我自己對我自己說。

在實際上，我看見她的扁平的無恥的臉上，在她那個好像無家的小狗的眼睛一樣的，帶着惡意的眼光裏面，的確帶着一種誠實的悲哀和憂鬱的反映。

我把我當時帶着的所有的錢，都給了這個女子，從那時起，我覺得布羅克是一個可以被理解的人，是一個可以和我接近的人了。

我喜歡他那嚴肅的面孔並他那個文藝復興時的佛羅倫人式的頭。

二十三. 布格羅夫

譯者注：這篇東西是原書的第三節，我因為他太長，且並帶有地方色彩，所以把他移到最末尾。

在1909年，當我出獄的時候，當局爲要預防並鎮壓犯罪，曾對我使用一種滑稽的手段：家裏拘禁。他們在我家裏，安置了兩個巡警，一個安在廚房裏，一個安在客廳裏；非和兩個巡警當中的一個一起，我就不能出門。

廚房裏的監視人，幫着女廚子搬柴火，擇菜，洗杯碟；客廳裏的監視人，替我開門招呼來客，接掛來客的大衣，並且，當他看見我的來客走了的時候，還把他的古板的面孔，靠在大門的小窗口邊，用一種像女人一樣的口調，對我說：‘高爾克先生，對不住，讓我……’。他向我問許多頂奇怪頂不合理的質問。

這個警兵的面孔上，有許多小麻子，一個好像一團海綿一樣的鼻子，鼻子下面長着一小叢漆黑的毛；他的左耳朵，已經裂成兩塊，他的左眼睛，向左耳朵方面斜視着。

‘我歡喜讀那些殉教的聖徒的傳記；我們在那樣書裏面，可以找得着許多非常特別的語句。’他張着一種細長的聲音，用憂鬱的調子（誰也不知道他為什麼會憂鬱），對我說。

他露着很小胆的樣子，問我：

‘啊？請你告訴我：“純潔”這兩個字是不是有“沒被人征服過”的意思？舉例說，如像說“純潔的處女”，那是什麼意思呢？’

我簡單的對他說明了“褻瀆”(即不純潔)和“鞭撻”兩種東西的區別之後，我求他：

‘我請你不要妨害我的工作罷。’

他做出很寬大的樣子，回答我：

‘好的。你可以做你的文章……’

但是，剛剛過了五六分鐘，又有一種令人不快的小聲音，從新進我的耳朵：

‘對不住，讓我問你……’

一天早晨，約莫在七點鐘的時候，他的聲音把我驚醒了：

‘他還睡着覺。他到天要亮的時候才上床睡了的呢。’

‘你在夜裏也監視着他嗎?’另外一個聲音問着。

‘自然哪!因為種種怪事都常常在夜裏……’

‘去叫醒他罷!對他說，查魯賓來了!’

過了約莫一刻鐘之後，查魯賓老頭兒，一面咳嗽，一面喘着氣，坐在我的面前。他直是搖着他那沈重的腦袋，他用一塊方格子花紋的小手巾揩鬍子，他

用他那褪了顏色的眼睛，注視着我，用一種嘎了的聲音和我說話：

‘我特特來和你做朋友的。我原先就很願意到獄裏去看你，不過那時典獄官却不准我這樣一個和你不相識的人進獄裏去。’

‘你爲什麼想看我呢？’

他帶着狡詐的神氣，把眼睛眨了一眨：

‘應該使這些太守們，使我們的主人們發生不安啊！他們顯得好像誰也不敢反抗他們的兇暴似的。所以，我呢，我要向他們表示：他們所想的想錯了，人們是敢於抵抗的。’

他那兩隻半開半閉的眼睛，紅得像兔子眼睛一樣，只是在房內東張西望：

‘你的生活很不富裕，你過着窘迫的生活啊。但是，許多人却說着，外國人因爲你寫了那本“歌爾笛夫”，把我們國內商人的醜態暴露了的緣故，給了你不少的錢呢。不過，論那本書，的確可以算得是一本值得注意的書；那真創造得好，裏面含着許多真理。

他們讀那本書的時候，他們都贊成你的主張呢。他說：“寫得好，我們的實際情形真是那樣。”巴哈其羅夫還以為，那本書裏面的馬雅金就是他：“馬雅金的描寫是拿我做模型的，你看我這話對不對？”布格羅夫也念了那本書，他說：“實在，這本書太挖苦我們了”。我今天到這裏來，也可以說是代表他來看你的：這自然是你的光榮啊！他想和你當面談談。你穿起衣服，我們一同到他家喝茶去罷！”

我那時拒絕他的要求，不肯到布格羅夫家裏去。老頭兒因此很生氣；他無精打彩的從椅子上站了起來，搖着頭，濺着口沫：

‘真是愚笨的驕傲！布格羅夫並不是一個比你這樣的人還壞的人。你現在不是被法律限制着，不和巡警一起，就不能夠出門一步嗎？要知道，他，布格羅夫却能夠從法律上左右這些限制呢。’

老頭兒也不和我說一聲“再見”，駭氣沖沖的拖着沈重的脚，跑走了。巡警碰見他的時候，問他：

‘你的交涉辦妥了嗎？’

查魯賓大聲叱答：

‘你，你閉着尊嘴罷！’



布格羅夫富有百萬家資，又是麥子發行商人，又是蒸氣製粉工場的主人，又是十多隻輪船的主人，又是二大隊帆船的主人；他在尼悉尼市和尼悉尼省，却占着一個和封建諸侯相等的地位。

他是所謂“無牧師派”的“老信徒”他叫人在離尼悉尼市約莫六里的地方的野外，建設一個墓地，四圍用限高的燒磚牆圍着。在這個墓地上，有一個教堂和一間秘密修道院，雖然在那時的刑律第103條上面規定着；如果農人們在他們家院裏設立了秘密說教的處所，就應被處一年間的監禁之刑。布格羅夫又叫人在破破夫加村裏建築了一座大的房屋，以便裏面收容“老信徒”。一般人都知道，布格羅夫那時正在這個養育院裏面，叫人教育着一些博學的信徒。布格羅夫並且還公然的在克新森林當中和依爾幾斯湖邊，保

護着一些祕密的修道院。他不單是積極的擁護各種宗派，並且他還是一根堅固的支柱，所有渥爾加河，烏拉爾，西伯利亞的一部分，等等地方的舊信仰，都靠這根支柱維持着。

公認教堂管理局局長破壁葉，那個卑劣的虛無主義者，曾經——據我想是在1901年——對皇帝上了一份報告書，報告布格羅夫的反宗教的行動。但是那種報告並不足以阻止這個富豪去繼續他的事業。他對於那個古怪的省長巴拉諾夫說話的時候也還是用平輩的稱呼。我在1906年的全俄展覽會上，看見他用很友愛的態度，在財政大臣魏特的肚子上拍了一掌，並且還頓着脚叱罵那時的宮內大臣渥龍佐夫。

他是一個寬大的慈善家；他叫人在尼悉尼建築了一個很好的無費住宿所，一間可以容納三百個寡婦孤兒的大房子。他在那裏組織了一個學校，他寄贈了一筆大款替尼悉尼市建設自來水管，他替同市的人們開了一個市政公所。他贈送地方團體許多木材，叫他們去建築學校。總而言之，他對於公益事件是一

點也不吝惜金錢的。

我的祖父曾對我說過：“布格羅夫的父親是靠私鑄貨幣發財致富的。但是不消說，那時城內一切大商人都是貨幣私鑄人，都是竊賊和暗殺犯。他們這種屬性，並不足以妨礙一般人對他們表一示尊敬和讚美。”從他這種故事的敘述，可以抽出一個結論：如果犯罪沒有好好的做完全周到，這犯罪就會變成一個應該懲罰的過惡；反過來說，如果犯罪做得很巧妙，沒被人發現出來，這個犯罪就變成一個值得賞讚的成功。他們說，到了布格羅夫手裏，在1880年薩馬拉發生饑饉的時候，他又把他父親的幾百萬塊錢，加了一個倍。

布格羅夫常常是由他自己一個人親自去指揮他的廣大的事業，支票和文據，常常都帶在他外套的口袋裏面。有人勸他設一個辦事處雇一個管賬的人。他答應了：他租了一所房子，鋪設了許多美麗結實的家具，由莫斯科雇入了一個管賬員，但是，他也不把事務移到事務室去辦，也不把文件送到事務室去。事務

員對他提議，願意替他裝一分財產目錄，他用手爪抓着下腮，想了一想，才對事務員說：

‘這是一件麻煩的事呢。我有那樣多財產，一一去計算，未免太費工夫了。

事務員在空洞洞的事務室裏面，過了三個月的閑日子之後，對布格羅夫宣言，他不能夠不做一點事而白納薪俸，所以他願意到別處去。

‘對不住啊！老朋友！’布格羅夫回答着。‘我沒有時候去管理事務室，那種事對我是無益的。我的事務室都在這裏’他說着，用手拍了一拍額頭和衣口袋。

我常常在城內的商人街上碰見這個人。他生得又高又大，穿着一件很長的通常禮服，兩隻皮靴用靴油擦得很光，戴着一頂呢便帽；他走路的時候，把兩隻手插在衣口袋裏，冷淡的向人叢中走去，好像他並沒有看見那地方有人一樣；大家都對他讓路，不單是用一種敬禮，並且還帶着恐怖。在他的帶着紅色的下腮上，生着一撮薄薄的灰色的莫端式下鬚，那下鬚的毛又直又稀，也遮不住枯瘦的小耳朵根子，也掩不

住兩頰和頸上的縐紋，只把他的下巴饒得越發長瘦可笑。他臉上的輪廓不大分明，也不完整，我們不能夠在那裏找出一種可以使我們記在腦筋裏的特色。這種無眼睛的，不可捉摸的，扁平得好像圖畫一樣的面孔，我們本是可以在上渥爾加並中渥爾加地方的人們當中常常看見的。這些人們，靠着這種令人不能正確認識的面具，很巧妙的把他們的狡猾的精神，他們的見識，他們那種古怪的不可思議的殘忍，等等東西，都藏蓋起來。

我每碰見布格羅夫一次，我就感覺一種二重性的怪感情；一種強烈的好奇心和一種本能的敵對心即刻結合起來。雖然差不多我常常都勉強叫我自己想起這個人所做的“公益事業”；然而同時也常常發生這麼一種感想：真也奇怪，在同一城內，在這樣一塊像帶子一樣的狹窄土地上面，居然會碰着兩個極端不相同的人——兩個像我和這傢伙的人。

他們對我說，當布格羅夫讀了我的“歌爾笛夫”的時候，曾經這樣稱讚我：

‘這是一個有惡意的作家，他的書是專門寫來反對我們這個階級的。像那樣的人，應該送他到西伯利亞去……到世界的盡頭去……’

但是，我對於布格羅夫的惡意，却發生得比他對我的這個判斷，還早幾年。我為什麼對他發生敵對心呢？是這樣：這人常常把窮人家的女兒叫去和他同棲，直到他厭煩她的時候為止。到了厭煩的時候，他就把她嫁給他部下的無數用人或工人當中的一個人，送她一分約莫3000到5000塊餘的嫁資，並且一定叫人替新夫婦建築一所小小的房屋——一個有三個窗戶，油漆着鮮明的色彩，蓋着鐵鉛板的房屋。布格羅夫那時在塞姆地方有一座巨大的蒸氣紡織工場，同時，他在那地方各條街上都有許多這樣的小房子。這些房子，又新，又有舒服的樣子，在窗戶上擺着花草，掛着莫斯科的窗簾，外面帶着藍色或綠色的百葉窗——這種房子的強烈的色彩和有意做成的單調的形式，真可以叫人着惱。據我想，大概因為這些小房子可以載刺空想和貪欲，所以對於處女的肉的賣買，

可以大大的給與一種幫助呢。

這個富豪的這種享樂，是大家都知道的；在市的近郊和村裏，女孩子和男孩子們都唱着這個陰慘的童謠：

“你愛的，一定是布格羅夫先生，
你一定是給了他罷，你那顆心。
但總有一天，老布要把你拋擲。
只有我一個人，爲你苦得要命。”

我朋友當中，有一個技師，是一個年紀剛三十歲的鏢夫。他專愛打鳥，曾經寫了一本關於鷺鳥的書，寫得很好，在“天然和打獵”雜誌上發表過。這個人就是一個和這種已經被嘗試過的女子之一結婚的人，

這個正直溫良的人，曾經把這種結婚的動機，照下面這樣解釋過：

‘我對於這個年輕女子，很表同情；她雖然被凌辱了，但是，她的確是一個良好的少女。我知道她有四千塊的嫁資和一座小房子。她的嫁資使我決了心和他結婚。我很安靜的生活着，我開始研究。我着手著

書……’

過了幾個月之後，這個人開始喝酒了，他在食肉祭期間，被一羣醉人打了一頓，不久就死了。在他死的前幾天，曾經送了一份新聞原稿——一份關於森林中狐狸捉拿鳥類的計策的俄文原稿——送給我。我還記得，那個新聞原稿是這樣下筆的：

‘秋天的森林，從新穿起他的過年過節用的裝飾品了，但是，他呼的吸却是很悲愁的，很腐敗的……’

※

※ ※

有一天，一個女人跑來看我，露出非常激動，差不多要變成狂人的樣子：她對我說，她的好朋友在靠近北極圈的流刑地內害了重病。她說，她應該立刻去看她的好朋友：所以她得需用金錢做路費。我知道她所說的那個人是一個有價值的，但是，我那時手邊沒有充分的錢去供給她的旅行費用。

我跑去找陸嘉魏，一個稍微有點精神病的財主：這個駝背人的生活，恰恰和奚斯曼的小說的主人翁

愛山特一樣，只是一個矯揉造作的生活，但是他自己却以為他的生活是很美很雅緻的。他在早晨睡覺，在平黑的時候起床；他在晚間接待朋友：如像中學校長，貴族幼女學校的教授，皇產管理局的一個官吏，等等的人。他們在全晚當中，又吃，又喝，又賭骨牌，有時甚至招待“自由生活”團體的地方美人，組織一個小小的宴會。

駝背人在一間陰沈沈的，布滿了用牡牛角做成的家具的小房當中，坐在一個很深的椅子上，兩腿用小毛氈蓋着，臉上露出沈涵放縱的神氣。他用闊淡的眼光，好像害怕似的，直直的望着我，一句話也不說，只是聽我敘述關於借錢的要求。他默然的遞了一張二十五塊錢的鈔票給我。我還得需要四倍的數。我默然的離了他的家。

在三天當中，我為找錢的緣故，把城內都跑遍了。我偶然碰見了查魯賓，我問他可不可以幫助我。

‘去找布格羅夫幫忙罷！他一定借錢給你呢！我們去看他罷，他這時正在交易所裏面。’

我們一同去找布格羅夫。我在鬧吵吵的商人羣衆當中，立刻發見了布格羅夫的強健的面孔的側面。他正站着，他的背靠在牆上；一羣很激動的羣衆正圍着他一齊向他大聲喊叫，他却只是一會兒一會兒的，用一種安靜而不關心的聲音，說：

‘不行。’

這句尋常的話，到了他的嘴裏，好像特別有力，令人想起那種可以令狂吠的狗羣忽然沉默起來的叱聲，“不准叫！”

‘這就是高爾基！’查魯賓毫不客氣的，用力分開商人們之後，這樣叫着。

從他那種被年齡消蝕了的面孔，從兩隻很疲倦的小眼睛，對着我射出一種不信任的眼光；一隻眼睛的眼皮已經失了彈力，向下面吊着，現出眼白上面的一些紅絲；離着鼻子不遠的地方，從一個眼角上，一直的流着一線眼淚。他的瞳人在最初好像露着爲難的樣子，但是，忽然一下，有一種小小的綠光在那裏燃燒起來，在一瞬間，這個莫端式的面孔上現出了一種

柔和的微笑。他用又肥又強的手，握着我的手，對我說：

‘我們全市的光榮……你願意和我一同去喝杯茶不願意？’

我們到了“交易所飯店”。在那裏，一切的人看見了布格羅夫，都鞠躬到地，連窗戶上的籠裏的雲雀，也恭恭敬敬的停止了喧叫。布格羅夫對茶房說：

‘兄弟，你可以替我們拿茶來嗎？’

他很沈重的坐到一個椅子上去。

查魯賓被一個高大身材，紅鼻子，蓄着軍隊式鬍鬚的人攔住說了幾句話。這老頭兒嘍嘍唧唧的說：

‘你害怕巡警，但是，你的良心並不怕他，不是嗎？’

‘老頭子始終用他那不倦的舌頭和人爭鬥呢。’布格羅夫笑着說；他用一條藍手巾擦他的眼淚，他的眼睛忽然用一種尖銳的光線射着我。他問：

‘我聽說，你是靠着自己的獨學，學成了你的職業，並沒有進過小學和中學，真的嗎？那末……這真

是我們這市的名譽……你知道許多窮困。你曾經在我那無費住宿所過了夜？’

我告訴他，當我做小孩子的時候，在一個星期三，還到他的院子裏去過：在那一天，他爲追悼他的父親的緣故，曾經對於每一個乞食的人，給與兩斤白麵包，一角錢。

‘那種辦法一點成效也沒有呢。’他把他的灰色眼睫毛動了幾動，答應我。‘因爲有一角錢的緣故，別人本來不窮的人，也爲貪心所驅使，跑來領錢了。但是，你能夠在無費住宿所生活出來，真出我的意外。我常常想着，那個住宿所好比一個深關，只有入路，沒有出路呢。’

‘人類是很結實的啊！’

‘對的，對的，不過，我們還應該加一句：如果人類知道他所希望的是什麼。你看我這話對不對？’

他說話的口調很沈着，和他那樣地位的人很相適合，很用心選擇着語句，大概就是因爲這種用心的緣故，才把他的說話弄成一種又沈重又複雜的東西。

他的牙齒很小，密密的擠着，湊成一根黃色的骨頭；他的下嘴唇很厚，蹶了起來，好像黑種人的嘴唇一樣。

‘你在什麼地方和商人們認識的呢？’他問我，在得着我的答復之後，他接續說：

‘在你的書裏面，不見得一切都是真的，你常常太過於認真了。但是，馬雅金却是一個可尊重的人物。你從那時起，還看見過一個和馬雅金同樣的人沒有？我在我的周圍，從沒有看見什麼和他類似的人，但是，據我想，那樣的人，應該存在着才對呢。馬雅金真是一個完全的俄國人，一個具有精神和靈魂的俄國人。他有政治的精神……’

他笑了笑，然後很快活的加上一句：

‘你對商人們所暗示的生活方法和思想方法，都是含有很好的教訓的意義的，很……’

查魯賓走來了，他做一種滑稽的樣子，一屁股坐在一張椅子上，也不知道是問布格羅夫，是問我，只信口的問：

‘銀子怎麼樣了？他給了？’

他這個質問非常使我為難，我幾乎要罵了出來。布格羅夫看見了我的作難情形，立刻用一種快活的口調問着：

‘誰給誰的銀子？’

我簡單的向他說明我的需要，但是查魯賓立刻又打斷了我的話，他說：

‘他並不是因為他自己的緣故來找銀子，他的生活過得很貧窮……’

‘那末，為誰呢？可以告訴人嗎？’布格羅夫問我。

我那時心裏已經焦燥起來，並且也不願意造假話。所以我對他說了真話，以為一定含着一個拒絕的答復。

但是，這個富豪只用手抓着腮，一面揩着眼淚，很注意的聽我說，他取出他的皮夾，計算了鈔票，問我：

‘但是，這個數目就夠了嗎？路途是很遠的，也許途中遇着種種為難的意外事故……’

我向他道了謝，寫了一張收據給他；他露出很親熱的樣子，笑着說：

‘如果我收了這個收據，那也只不過是因為我喜歡看你筆跡……’

他看了一看收據，又說：

‘你用神聖的字體寫字，好像老信徒一樣，每個字母都是分離着的。真是一個奇怪的書體……’

‘我是從一本聖詩集學來的……’

‘這是看得出來的。但是，我請你還是收回你這收條罷。’

我拒絕他，我急忙把鈔票放好之後，立刻告辭。他用一種非常親熱的樣子，握住我的手，對我說：

我們做朋友罷！讓我時時打發車去接你來，好不好？——你住得很遠，來看我罷，我誠懇的要你……’

※

※ ※

過了幾天之後，約莫在早晨八點鐘左右，他叫了一個車來接我。過了一會，我和布格羅夫對坐在一個

小房間當中，這房的窗戶臨着一個院子，這院子被一個石頭鋪占着，裏面雜亂堆着許多鏽，廢鐵，菩提樹皮，灰麵口袋，等等東西。在桌子上正滾沸的燒着一把俄國式茶壺，旁邊放着熱麵包，一瓶魚子，一個裝滿了各色各種的小糖塊和粗糖的糖瓶。

‘我不使用那種精製過的糖。’布格羅夫笑着對我說。‘這並不是因為大家說這種糖是用狗血洗過的緣故，是用種種…… Manipulations，我忘記這個字了，有學問的人們怎麼稱呼這個字？’

‘是Manipulation(手工)罷？’

‘大概是那樣一個字罷……不是因為那種緣故。我只是因為粗糖的味道好過精糖，比精糖爽口些……’

這間房間差不多可以說是並沒有陳設的家具：兩個被我們坐着的椅子，一張工場用的小桌子，在房角上還有一張小桌子，挨近窗戶地方，有一張椅子。牆上貼着一些淡藍色的廉價的紙；在門旁邊，掛着一個玻璃框子，裏邊嵌着客船的時間表。新近被油漆過

的褐色地板，放着光亮；一切都發光，一切都帶着一種討人厭煩的清潔，令人看了只會覺得發生一股冷氣，和無人居住的印象。空氣浸飽了教會的燒香的香氣和洋燈的油氣；有一個藍色大蒼蠅，發着一種討厭的叫聲，到處飛着。在房角上，有一個聖女的聖像，周圍繞着真珠，像上的圓光邊，裝飾着三個紅寶石；聖像的面前，有一盞藍色玻璃燈。藍色的光線，慘淡的搖動着，好像有無數滴的汗水或眼淚從聖像上面流下來似的。有時蒼蠅停在聖像的衣服上，伏在那裏，構成一個黑點。

布格羅夫穿着一件細呢的常禮服。這件常禮服很長，嚴密的扣着扣子，一直扣到頸項，結果，倒好像一件宗教上的長服一樣。布格羅夫一面嘗試那個發着香氣的茶，一面問我：

‘是不是，你曾經在無費住宿所過了夜？’

他的聲音帶着憐憫的調子，好像他正說着一種可以致死的，被我僥倖逃脫了一死的病似的。

‘這很難令人相信。’他繼續說着，一面快活的擦

着他頰上的眼淚。‘我們俄國的流浪人，好像秋天的樹葉。簡直比樹葉還無用處，因為樹葉還可以當作肥料肥地……’

他和蒼蠅的叫聲，奏着合奏曲，對我說：

‘在這地方的碼頭上，有一個企業家，養着一隊碼頭搬運伙子。他的名字叫做蘇馬洛；他是一個名家的後裔；在俄皇加特林的時候，他的祖父曾經做過高官，但是，這個孫子却是一個粗野的人，是一個無賴，專和他的工人們一起賭鬧，並且隱藏他們的贓品。你看，這就是俄國流浪者的運命！至於你，你的行爲却和他們完全相反。到底一個人的運命應該放在什麼樣的天平上去秤，這真是很難理解的……請再用一點魚子罷。’

他不慌不忙的咬着他的麵包，一面溜着眼光望我：

‘我不讀書，但是，你的著作，我却讀過。有朋友勸我讀他。你碰見了許多可以令人驚異的人呢。比方：馬雅金走着一個奇怪的方向，你的“流浪人”却又

走着另一個方向……那個流浪人叫做什麼名字？

‘叫做卜龍托夫。’

‘是的，是的。一些人一點也不惜費神費力，專為俄羅斯，為我們的帝國的人們行着勞動；另外一些人却用他的毒舌，用他的小靈魂裏面的稀髒的皮針，破壞一切……至於你，你對於這兩種人，都同樣寫着……我不知道這句話應該怎麼講……好像從你看來，這些人只是一些外國人，並不是俄國人似的，但是，同時，人們看見你的書的時候，一定要說，這些人是你的親族呢，呢！我不十分懂得……’

我問他，他讀過我那本叫做“我的同伴”的小說沒有。

‘讀過。很有趣。’

他把身子往後一倒，凭在他的椅子的背上，用一條有顏色花邊的大手巾擦他臉上的汗，隨後他舉着手巾搖動，好像搖着一個旗玩耍似的：

‘那個人，那自然是一個野蠻人，不是一個俄國人。這個“流浪人”，他真有其人嗎？至於馬雅金，你

說他完全不是一個實在的人？’

他搖着他那個被灰黃色頭髮緊粘着頭蓋的頭，用低聲對我說：

危險就存在那地方。他們說，我們的國家好像一間需要修理的房屋，照俗話說，就是應該把他翻修一回。對的。但是，拿什麼力量去翻修呢？照你的意見說來，這個力量在那裏？在這種時候，有許多人咬著自由，好像在野外的家畜咬草一樣，一點也不想到別的事，我們怎麼可以把他們枷起來，叫他們担任這個工作呢？又如馬雅金，他是一個主人？他不惜費心費力，把他的全力量，全良心，都犧牲到公共的事業上面去，但是，別的人都輕蔑他，這怎麼講呢？’

這個嚴重的談話，被那個蒼蠅打斷了；那蒼蠅盲目的向着洋燈的微弱的光線上飛去，呻吟了幾聲，跌到油裏去了。布格羅夫站了起來，跑到門背後去，叫了一聲“呃！”

一個滿面嬌態的年輕女子，好像一個教會的人一樣，穿着一身黑衣服，跑了出來，把她的雙手向肚

子上放了一放，表示着她對我們的敬禮，向桌上放下幾封電報，默默的開始整理洋燈。過一會，她行了一個同一的敬禮，眼也不抬的，走開去了，只看見她用手指捻着那副懸在她的腰間的皮念珠。

‘對不住，這是我的生意上的事務。’布格羅夫說着，他的眼光已經溜到那幾封電報上去了。他從衣口袋裏，掏出一截鉛筆，縐着鼻子，在電報紙上簽字。隨後他隨隨便便的把電報丟在桌上，對我說：

‘我們從這裏過去罷。’

他引我到一個大廳裏面去，這大廳的窗戶臨着渥爾加河，在畫着有種種模樣的地板上，擺着一些用未漂白的布做成的路線，椅子都挨牆邊放着。在一扇牆的附近，有一張皮做的長椅子。到處都是那種令人生厭的空虛，和那種教會的洋燈的臭氣。但是，在窗戶的玻玻外邊，却不斷的聽着一種工程上的，暴烈的金屬的喧聲，在河面上，過往船隻響着汽笛……

‘美不美，這張小畫？’布格羅夫一面問我，一面用手指着牆上；那裏掛着蘇里科夫畫的一幅“摩洛

作夫”，在另外一扇牆上懸着一張很美的舊布，布的上
面，畫着一些極細緻，極高貴的花草。下面有一個
小小銅牌子，寫着字，說明這是博涅爾的作品。

‘那個東西更中你的意嗎？’老頭兒笑着問我。

‘那是我從巴黎買回來的；有一天，我從一條街
上過路，我看見一家商店的窗子裏面，有一張價值
10,000的畫。“這是什麼畫？”我那時自己問自己。我
走近一看：只是一些花草，並未畫着別的東西。畫得
不錯，但是，價錢却是價錢：換成俄國錢，要值三萬塊
錢！我叫一個朋友去問，為什麼那畫的價錢那樣貴。
他跑去問，賣畫的人說，那是一件稀有的畫。我從新
回到畫鋪裏去看畫。我對我自己說：不買他，那是吹
牛的！”但是，到了第二天，我却對我的朋友說：“去
買他回來罷！”

他笑起來了。

‘明明的，這是一種輕率的舉動，但是，他那時太
使我歡喜，歡喜得叫我不能不買他……’

在我們的周圍，一切東西，都發出一種冷酷的，

寂寞的光輝，可以使人感覺到一個愁苦的，孤獨的存在……

‘請恕我，現在我非到交易所去不可了。’布格羅夫對我說。我們不能夠終結我們這個有趣的談話，我很抱歉。請准我再吵擾你一次罷……再見！’

※

※ ※

後來他常常打發車子來接我，我也願意到他那裏去喝茶，用魚子和粗糖白麵包。我喜歡聽他那種謹慎的，試探對談人的心的話，我喜歡隨着他那聰明的，銳利的眼光去看，我喜歡調查他於他的生意之外，還幹什麼樣的生活，調查他於金錢之外，還是有什麼樣的力量。

我覺得好像他想從我的身上找出一點什麼東西，他常常問我一些話，但是，明明的他不知道怎樣去達他的目的，他自己還不明白的懂得他所希望的是什麼東西。

他常常回到他那個討厭的質問：

‘你在走上了危險的道路，那種致命的道路之後，居然能夠從新歸回正當的勞力的上路來，那是怎麼做到的呢？’

這個質問，使我不快活。我對他談斯列普希金，蘇理科夫，庫里賓，並其他許多獨學成功的俄國人。

‘有這樣多嗎！天哪！’他驚歎的說着，一面用一種空想家的態度，搔着手巾玩，並且拚命的努力眨他那個病了的眼睛。他閉着那隻健全的眼睛，頑固的問我：

‘因為一個沒有根據的生活，一個不和無論什麼樣的職業相聯繫的生活，一定會有許多誘惑。不是嗎？那末，你怎麼會沒有墮落呢？你怎麼會固定在一個職業裏面呢？’

但是，他最後還是捉住了那個使他不快活的思想：

‘你看見了罷，最有趣的事，就是我們這一些人厚富裕的生活着，而在我們的底下，却又有一些想顛覆我們的生活的人們，一件事。那是一些惡人，一些

不足令人憐惜的人們，恰恰和你的著作內所描寫的惡人們一樣。所以，如果這些惡人從下面推擠上來，我們一切生活恐怕都要滾轉到下面去呢。’

他雖然含笑說着，但是他那雙已經變成綠色的眼睛却對我放射了一個乾燥銳利的光線。我知道我對他說話是無益的，所以我只簡單對他說，一切生活都全然是不公平的，因為不公平的，所以同時也是很易變化的；所以或遲或早，將來總有一天發生生活上的大變動，在那時，人類不但會變更他們的相互關係的形式，並且還會變更他們的相互關係的基礎。

“容易變化的”，他只跟着我說了這一個字，髣髴她完全沒有聽見“不公平的”那個字似的。‘不錯的——是容易變化的。容易變化的徵候，已經越弄越明顯了。’

他不說話了。我更坐了約莫一兩分鐘之後，向他告辭，我以為，我們的關係已經告終了，我不會再到布格羅夫的家裏去喝茶吃熱麵包和魚子了。他冷冷淡淡的，握着我的手，一句話也不說，但是，到了客廳

外的前室裏面的時候，他又開始輕輕的努力用低音說話，兩隻眼睛望着房間的一角——一個陰影特別濃厚的房間角。

‘人類這東西，真是一個可以使人害怕的東西！喔！令人可怕！他有時振作起來，熱心去幹當時的那些可驚可感的事，突然一下，他的靈魂動搖起來了，他不說話，只是想了！喔！上帝！果然能夠使一切的人，至少也是使多數的人都生活那種暗雲——像你所經過的那種暗雲——裏面嗎？生活的旋風能夠像推你一樣，把他們推着走嗎？人們一想到，一個過路的人，一個不相干的外國人，可以鑽進你的靈魂裏面去，懂得你的煩惱，人們就會戰慄起來……’

他用一種唱歌的口音說着，他這種自白使我覺得非常奇怪。

‘人類好像一粒被壓在磨子下面的穀粒，每顆穀粒都想逃避他的運命——這就是大家所以發生煩悶的理由，就是這種東西形成着生活的旋風……’

他不說了，他苦笑起來，在那時，我對他開始說

了第一句從我靈魂裏迸出來的話：

‘你抱着那種思想去生活，一定是一件很艱苦的事呢。’

他嚮了一下嘴唇，對我說：

一個人坐上了船，就得隨着船長所引的路走去，順流也好，逆流也好，都是船長的事……’

過了不久的時候，他又打發車子來接我去。我和他談話的時候，我覺得，他並不想從我這方面獲得什麼東西，他只不過是一個自己很煩悶，希望和一些環境不同，思想相異的人們接談，以圖慰安的人罷了。他和我越談越減少了虛禮，到後來，他居然使用一種父執輩的口調，對我說話。他知道我曾經坐過監獄，特特對我說：

‘那種事，那是無益的！你的事業，只是寫文章，不是“解決”。’

‘你所謂“解決”，是什麼意義？’

‘解決就是做革命事業。革命就是把那些逼迫人們去做工作的法律的結子，解開了去。或是你當審

判官，或是你被判決……’

當我對他說，無論如何都難免有一個憲法的時候，他大笑着對我答辯：

‘如果有一個憲法，恐怕我們這些商人的，對於你們這些不安靜的人們，還要更加緊緊的抱着鐵子呢。

但是，他說到政治的時候，却只表示一種惋惜和嫌厭的態度，恰恰好像一個愛玩的人說着象棋的遊戲的時候的態度一樣。

‘很明顯的，每個卒子都希望變成女王，只因這個緣故，所以才會失掉許多別的卒子。完全是一些兒戲！在象棋裏面，遊戲的根本，就是使國王失敗。

他曾經和皇帝尼哥拉司見了幾次面。

‘那個小炭團，並不甚熟。在他所說十句話當中，總有七句話是無益的，下剩的三句話却又不是他自己的。他的父親並不是十分有惡意的人，但是，到底是一個結實的鄉下人，具有強烈的臭氣，是一個主人！這個人却只會表示敷衍，露着一雙女人的眼睛

.....’

他加上一句淫猥的話，他歎了一口氣，說：

‘他們那些當帝王的，並不是在地面上走着，他們不知道人們怎樣在街上過活。他們在宮殿裏過生活，恰恰好像小鳥在籠子裏過生活一樣，但是，他們還不及小鳥，因為他們連捉蚊蟲的事都辦不了，他們只會開始提倡時髦。他們已經不能使別人害怕了。但是，要知道，一個國王，只有在他能夠使別人害怕他的時候，才能夠是一個主人。

他用一個倦怠的聲調和一些無氣力的語句，說着上面的話，一面用一個匙子，努力想舀一匙子茶到他的茶杯裏面去，舀了一陣，都沒有成功。

但是，忽然一下，他扔下匙子，繃着眉頭，把他那雙菜綠的眼睛，大大的睜着：

高爾基先生，你看，這是一件值得反省的事；如果失掉了恐怖，我們要靠什麼去生活呢？人民對於皇帝的恐怖，已經消失了。當尼哥拉司的父親到尼悉尼來看我們的時候，人們因為幸得瞻仰了皇帝的天顏

的緣故還大大的舉行謝恩的祭典。是的，但是，到了小尼哥拉司在 1896 年來看博覽會的時候，我的門房密雪爾却對我說：“他並不高大，我們這個少皇帝！他的風彩不好，他的身材配不上這樣大的一個帝國呢。外國的人們看見了他的時候，也許會說：怎麼大俄國會有一個那樣虛弱的皇帝呢？”這就是尼哥拉司的實在的樣子。並且密雪爾還是在皇帝的禁衛軍裏面服過務的人！在那時候，沒有一個人喜歡皇帝的來臨，好像一切的人都想着同樣的事：他並不高大，我們這個少皇帝！

他向房間角上望着那盞洋燈的將滅的藍光，他站起來，他走近門邊去，開了門，叫着：

‘來把洋燈弄好啊！’

那個穿暗色衣服的小女孩子，照平常一樣，輕輕的跑進房來，對我們行了一個敬禮爬在一張椅子上面，去整理洋燈。布格羅夫眼睛睜睜的望着她那雙瘦削的，穿着黑襪子的腿，輕輕的說：

‘爲什麼在這間房裏洋燈總是燃得不好呢？’

小女孩子走開了，她好像一塊黑色的雲片一樣，輕輕的在地板滑走了去。

‘關於皇帝的事’恰恰和關於上帝的事一樣。’布格羅夫繼續的說。‘在我們這裏，我們雖然比在你們那裏，比在尼科年人之間要格外敬上帝，愛上帝一點，但是，就是拿我們這裏說，拿行着森林生活的我們說，上帝的尊敬也漸漸動搖起來了。他們說，上帝的威嚴漸漸減少了。大家對於上帝，已經沒有情愛了，大家雖然還說着他，但是，只不過當作一個還沒有忘記的故事說說罷了。上帝已經離開了人類，到處都是計謀策略。人們常常使用策略，去掩蓋上帝所創造的生活上的奇蹟。你聽我說一說這個歷史罷……’

他用一種又沈又重的反省的辭句，把一件故事說給我聽。在渥爾加的森林當中的一個孤村裏，有一個小學教員帶了一副留聲機器去；在一個過節的日子，他把這個留聲機器安放在學校裏，唱給鄉下人聽。當那個被放在桌上的小盒子發生一種人聲，唱着

一個被大家唱熟了的小調的時候，鄉下人却縐着眉頭，露出一種不穩定的神氣，站了起來；一個被村裏尊敬的老頭兒大聲喊着：

‘關上那個東西！神聖的……’

小學教員停止了留聲機器。鄉下人們把小盒子和圓筒子仔細的調查了一回，最後決定：

‘這種惡魔幹的玩意，應該燒燬了去！’

但是，那小學教員早已料到這一層，曾經帶來兩個裝着教會的讚美歌的筒子。他費了許多力，要求他們繼續聽一聽。現在那木盒子唱起神聖的讚美歌來了！聽衆驚嚇得要命。那個老人呢？他拿起帽子，離開學校，好像一個瞎子一樣，用手亂推着衆人；在老人的後面，默默的跟着一羣鄉下人，好像牧人的後面跟着一羣羊子一樣。

‘這個老人’，布格羅夫鼓着他那雙緊縮了的眼睛。用嚴肅的眼光望着我，繼續說，‘那個老人回到他家裏去，對他家裏人說：“前事都完了。替我準備罷，我要死了。”他穿起他的死衣，睡在聖像下面，到第八

天果然死了。他是故意不吃東西餓死的。從那個時候起，在那村裏，就發生了一些發狂的人們。他們狂叫着世界的末日到了，狂叫着反基督教的行動，狂叫着那個木盒子裏面的魔鬼。許多人都開始喝酒。’

他用他的肥大的指頭，拍了一下桌子，用一種又苦澀又不安靜的聲音，繼續的說：

‘上帝本來是拿馬給人類，叫馬替人類做工的，但是，你看，現在滿街上却都是車輛跑着。這些車子被什麼東西推動呢？誰知道！我曾經問了一個博學家：‘到底什麼叫做電氣？’誰也不知道，博學家也不知道。那末，鄉下人怎麼能夠懂得呢？大家不能夠對他說，這是上帝在街上推着車子走路。這些不從上帝那邊發出來的東西，到底是從那裏來的呢？問題就在這裏。關於電話和別的東西，也可以發生同一的問題。我這裏有一個工頭，一個知道念書的聰明的小夥子，他每次走到電話旁邊去，他必定要畫十字，在他說完了電話的時候，他一定用洋鹼洗手。你看，這就是實際的情形。到處都是方法策略。這些東西自然是有

森林裏面的人們，怎麼能夠懂得這些東西呢？他們很懂得家畜，魚類，鳥類，蜜蜂，但是，如果一個木盒子會唱聖歌，那末，那些教會，牧師，以及別的種種東西，還有什麼用處呢？恐怕將來大家會沒有教會的需要罷。關於這些事，上帝到底抱着什麼意見，做了些什麼工夫呢？難道是上帝自己放了一個天使在那個小木盒子裏面嗎？大家很想知道這件事。

他嚼着一小片粗糖，大大的喝了一口茶，揩了一揩鬍子；他仍用一種要想說服別人時的口調，低聲的說：

‘我們生在一個危險的時期，一個含着大大的不安的時期。你們說，革命就是地球上的一切力量的反叛。一些什麼力量呢？那些力量是什麼？人民並不懂得這個。你們走得太往前，常常都是太往前走，常常走得太遠，鄉下人一天一天的越發落在後面了。你看，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才應該思想……’

突然一下，他用一種很快活的態度，對我做一個提議：

‘同我到布嘎德去玩玩，好把這些不愉快的觀念驅走，好不好？’



每個人，都好像地球被空氣圍繞着一樣，常常被他的“物力”(énergie)的無形的蒸發並他那種時時燃燒着的靈魂的無形的煤烟，兩種東西圍繞着。

布格羅夫常常被一種社會的煩悶圍繞着，不過，這個煩悶有時又會變形為一種黑暗暗的不安心的旋風，一種為期很長的旋風。他在他那些空洞的房間裏，來回的旋轉着，好像一個久被無聊所征服的，被關在檻裏的野獸一樣；他有時停在博涅爾的畫的面前，用又大又黃的手指，觸着畫布，對我說：

‘我覺得，在地面上，在園子裏，好像都沒有生長着同樣完全的花草。這些花草真好。我從沒有看見像這樣的好花……’

如果只看他的樣子，也許有人要說，他好像這樣一個人：一個因為懶於觀看世界的緣故，弄得眼睛都

瞎了的人，但是，在有種時候，他的周圍忽然有一種新的光線發生着光明，在那一瞬間，這老人又變得非常的有興趣。

‘你說，馬雅金是一個想像上的人物。但是，巴哈其羅夫却斷然主張着，馬雅金就是他。他說假話；他是有惡意的人，但是，他沒有那樣聰明。所以他們說，發明一種花草是可能的，發明一個人却是不可能的。人類可以自己發明自己，不過，那種發明是可以使他享受不幸的。但是，你無論如何也不能夠發明一個人。你只看見過許多人，許多似馬雅金的人。在人類的的生活上有許多類似他的人，這是不錯的。’

他常常回到這個問題上面來。

‘在戲園裏，他們常常扮演着商人，認為是一些實有其人的商人，拿來開玩笑。這是蠢事。你曾經把馬雅金當作一個值得注意的人，正正經經的描寫他。這種辦法可以使你感覺幸福。’

他時時問我：

‘這樣說，你真在無費住宿所過了夜？這真是一

件不可相信的事！’

有一天，他問我：

‘你在人和人之間看得出一種差異嗎？比方說，在我和海關巡艇的船夫之間？’

‘差異不大。’

‘我也是這樣想着。你對於人和人之間，不大行什麼區別。那是對的嗎？照我的意思，我覺得應該好好的區別着每個人所有的特色。應該把人類的個人的特色和身外的特色，明白的指示出來。你們決定人，好像徵兵檢查會議一樣，只決定着：有能力，無能力。那末，我要問，他對於什麼事情有能力呢？對於打仗嗎？’

他用手掌拍着桌子，加上一句：

‘在人類當中，只有一個能力：做工作的能力。他戀愛，他知道工作：這就是有能力。如果他不知道？任他死了去罷！你看這就是一切的賢明。只要有這個東西，此外更用不着什麼憲法了。’

‘如果他們給我以權力。’他把那隻眯得好像一

片刀口一樣的健康的眼睛，眨了一眨，對我說。‘我一定要使我們的人民恢復元氣，德國人和英國人一定要因此驚慌起來呢。我要把鐵十字勳章和種種寶章給與木匠，機器匠，給與人民，給與勞動者。你們在你的手藝裏面，成了功嗎？如果成了功，那末，光榮和幸福就是你們的了！你們要繼續用功做去。縱然你們因此不得不在別人的頭上走路，那也是不妨事的。我們並不是在一個沙漠裏生活着：如果我們不自己擠上去，我們就會過不去。到了我們把一切土地都使用了，把一切土地都工作了的時候，那時，我們的生活就一定會比較安適些。在我們國裏，人民是善良的。有了這樣善良的人民，我們真可以推翻山岳，填平高加索，但是，這裏有一件不應該忘記的事：在他的肉體發生要求的時候，你不引領你的兒子到娼婦家裏去，是不是？對於人民，也是一樣的，我們不能夠突然一下，把他拿起來，頭向上腳朝上的，擠到我們的運動當中去。如果那樣，他就會斷氣，會在我們的辛辣的煤煙當中，氣絕身死。我們應該非常謹慎的煽動

他。從鄉下人說來，理智那種東西，完全和一個娼婦一樣：她知道方法和策略，但是，她決不能安慰你的靈魂。鄉下人還是以森林的神並灶神為憐居的，但是，我們跑去拿着電話，打破了他們的頭！你不要忽視這一層：把那些被發明出來的東西和那些在實際上存在的東西，分別清楚，這件事，是很困難的。那些發明和假造，離我們越遠，越近古代，他們就會越發具有多量的，和實際相同的力量。所以，那些森林神和灶神也許比我們這個時代的方法——電話——還要真實些……’

他站起來，向窗戶外面看了一眼，露出不平的聲音：

‘真是一些蠢子！’

他用拳頭打了一下玻璃格子，隨後，搖着頭，露出一種不歡喜的神氣，用手指威嚇着什麼人……

他那兩隻手放在衣口袋裏，站在窗子面前，對我提議：

‘如果你願意聽，我可以說一個故事給你聽，那故事或許對你有用處，在姆羅木地方，曾經有一個非常美麗的少女，美得可以打動人的靈魂的少女。她是一個孤兒，她和她的叔父一起住。她叔父是一個碼頭工夫，一個盜賊，一個貪鄙的人，一個養着許多小孩子的鰥夫：他的姪女當了他的婢女，煮飯婆，看家人。她已經有二十歲了，因為她生得很美，所以她常常被許多人找來求婚，當中也有很富的求婚人。但是，她的叔父却不願意使她結婚：因為她的結婚，從他說來，就是等於喪失一個毫不花工錢的女勞動者。一個官吏愛上了她，因為失戀的緣故，大喝其酒，竟因此喪命。世人說，繼續這個官吏去愛她的，是一個牧師，他很想弄她到手，但是，結局也只是得着一些損害和痛苦。她很富於信仰心，她的唯一的歡喜，就是到教會去和念聖書，她愛花草，她種了許多花草在園子裏和房子裏。她很謙遜，溫柔得像一個修道的女人，她的眼睛露着一種令人感動的柔光。’

他弄着手巾，把那隻健康的眼睛，用古怪的方

法，眨了一眨，繼續着說：

‘像那樣的眼睛。凡是說故事的人，都愛把他特別敘述一番的。她的叔父的主人是一個老商人，曾經過了一輩子的淫蕩生活。這老人看見了她，他對她着了迷，發了狂。在一個冬季當中，他都跟在她的身邊：她並不讓步，並且還沒有露出一點懂得他的意思的樣子。無論用什麼手段，費什麼力量，都不能夠誘惑她。最後，他設了一個方法，叫他的叔父送她到莫斯科去辦事；到了那裏的時候，他居然說服了她，帶她到雅爾家裏一起居住。她一到了那種墮落的環境之中，看見了她的周圍的人的生活，好像世界和她自己都變了樣子，好像世界和她自己都是赤裸裸的了。她對老頭兒說：“我現在懂得，你對我要求着的那個東西了。我一切都可以答應，但是，你應該讓我也過一過華麗的生活，那怕是一個月也好”老頭兒聽見她這種話，不消說是很歡喜的；他供給了她所要求的一切東西，立刻提議，要她跟着他去洗澡。她答他：“現在，我却不願意，因為明天是星期六，我要到教會上晚堂

去。請你明天在晚堂以後來找我罷。”這個老頭兒後來不到五年死了，這個女人現在却是莫斯科的最可親愛的女孩兒……’

他慢慢的離開牆，坐向椅子上去，用一種低而沈重的口音說：

‘不消說，像這樣的事，也並不算得是一件異常的事，如果我們忘記了這個年輕女孩兒是一個什麼樣的孩兒。但是，試看看，那一切的方法策略具有何等重大的誘惑力呀！請你把剛才我們說的這個故事仔細考察考察，試想一想：靈魂本來生活在一種大煩悶的黑獄之中，現在如果突然的對他顯示一些物件……你看！這就是天國；不過，在實際上，這並不是天國，倒只是塵埃。這並不是對於一生涯的東西，倒只是對於一時間的東西。但是，從這些方法和策略，回到森林神和灶神方面去，這件事，却是人們不願意的，那是不可能的。你看，這就是，一個靈魂被埋在地球上的塵埃的當中了！’

關於這種埋沒，他知道許多的材料；這些材料都

是單調的；他懶懶散散的述說這些材料，好像他是面述說，一面想着別的更重要更深奧的事件似的。從窗戶往外邊看。窗戶玻璃上沾着許多由火船的筒飛來的煤灰；透過玻璃的混濁的表面，可以看見爾加河的暗黑的水，水邊的碼頭和艇子。在河岸上到處都堆着山一般的商品，箱子，桶子，包子，機器等等東西。輪船叫着飛跑；由煤煙形成的雲，在空中飛翔着；在碼頭的石板上，飛着一堆一堆的灰塵和滓；人們可以聽見響聲，鐵塊相碰聲，人類的喊聲，轉的軋聲，生活的不斷的行進聲，工作上的頂大的嚷聲。

一個曾經在一生涯當中，創造過這種螞蟻式喧嚷生活的人，一個在他生涯當中，年復一年的，這種喧嚷生活的濃度，越發加大，越發加深的人，一種毫不相關的人的冷淡眼光，透過稀髒的玻璃，視他自己的事業。他露出沈思的神，氣繼續說：

‘不是在同一個時候，……也不是突然的……’



他屢次用一種有趣的態度，說到勞動，並且常常帶着一種宗教的，狂熱的音調去說。我覺得，他好像用非常敬虔的態度，敬重着勞動，好像他對於勞動，具有一個堅確的信念，相信勞動有一種內的力量——一種可以隨着時間的進行，把一切人類結合成一個不可目視的一體，結合成一個統一的並有意識的物力(énergia)，以便把我們的可憐的世界變成樂園的力量。

他這種想法，和我原來那種對於勞動的想法，是一致的；從我看來，勞動只是一個特別的領土——一種不能由我的想像去找出他的邊界的領土；我相信，一切神秘，我們生活上的一切悲劇，都只有靠着勞動，才可以被解決，只有勞動才可以實現那種人類平等，生活平衡的好夢——那個可以感人的好夢。

但是，過了不久，我却知道了，布格羅夫不是一個“熱心行動”的人。他說到勞動的時候，只是用一種獨斷的理論的方式，他那種態度，恰恰好像一個

需要設法滿足他的生活上的深大的空虛，需要設法飽足他的精神上的煩惱的缺憾的人一樣。他太過於有價值了，太過於壯健了，所以他不能夠做喝酒博弈的事；說到淫佚和放蕩，他的年紀又未免太大了；雖然這些事情常常是那些和他同種類的人們拿來填補他們的空虛的道德的深的事情。

有一天，我到莫斯科去，偶然在火車上和一個車長接談。這個車長對我說，布格羅夫請我到他的車箱裏面去。我那時恰恰也有見他的面的必要，所以我跑去找他。

他披着一件不扣扣子的常禮服，頭靠在背後，坐在車裏，兩隻眼睛只望着車箱天花板上的通氣洞。

‘你好啊！你爲流浪人的事件，曾經寫信給我，我却全然忘記了……’

梭羅金，一個相信奧大利派的老船主，（後來他變成了牧師），那時充當着尼悉尼市的市長，發行着雜誌“教會”，這是一又聰明，又有野心，又愛積極活動，又有寬大的精神的人，他寫信給我，提議要替本

地的失業者組織一個日間收容所。要想保護失業的人們，使他們不受酒店主人的剝削，的確有做這個事業的必要。在冬天，無費住宿所的客人們，都是一到早晨六點鐘，就被驅逐到門外去，但是，在事實上，那時天還未亮，他們在街上沒有什麼事情可做。這些流浪人和失業者必不可免的會跑到深可痛恨的酒店裏面，被熱茶和火酒所誘惑，在一個冬季，吃喝價值六七十塊錢的東西。到了春天，當他們開始在泥卡並渥爾加河上做工的時候，酒店主人就利用他們冬天所欠的債務，自由的處分這些工人們的勞動力。我們租了一間房子，叫失業者到裏面去取暖；我們賣一點熱茶和麵包給他們；每份只賣兩個銅板，我們組織了一個小小的圖書室，安放了一個鋼琴，在過節的日子裏面，我們還替他們開音樂會，舉行講演。我們這間收容所是設在一間有圓柱的大屋裏面的，所以又被人叫做“圓柱房”。圓柱房從早到晚都裝滿了流浪人和工人；他們感覺得他們是這間房的真正的主人，所以他們自己也很嚴格的注意着秩序和清潔。

這個事業自然要花許多錢，所以我非得向布格羅夫捐款不可。

‘那都是無益的事。’他一面歎着氣，一面宣言。‘那些人有一點什麼好處呢？都是沒有一點用處的怠惰的人們。他們甚至於連享受一架鐘的能力都沒有……’

一架鐘？

在無費住宿所裏面，他們沒有鐘，他們不知道時間。一架鐘被他們打壞了……’

‘那末，叫人修整起來，或是另買一個別的……’
布格羅夫生氣了，他嘖嘖唧唧的說：

‘常常都是我的事。他們呢，他們不能去做碼？……’

我對他說，那些沒有錢買襪子，有時甚至於連一個買麵包的銅板都沒有的人們，如果能夠捱着餓，節約幾個錢去買一架鐘，那未免太怪了。

這話使他大笑起來；他開着口，閉着眼睛，一面嗚咽，一面用手按着膝頭，身體抖了幾分鐘。最後，他

平靜了，他很快活的對我說：

‘我說了些什麼蠢話！但是，你要知道，那種愚蠢情形却是事實！突然的我覺得我變窮了，我變成節儉家，吝嗇家了。在我們當中，有一種人虛偽的把窮人看成是一些具有最容易的生活和最自由的靈魂的人人：人們和上帝，對於窮的人們，却比較沒有多大的要求。但是，在我自己，我却不是那樣：我的確忘記了我是有錢人，忘記了我有輪船，有製粉工場，有銀子，我忘記了運命已經把我駕在一輛大車子上面。在我的靈魂的深奧地方，我並不貪財，我並不受銀子的誘惑；有人問我要銀子，我就給他……’

他使勁用手巾擦他那隻濕了的眼睛，露出夢想家的樣子，繼續說：

‘但是，在有的時候，我很希望跑到那種髒穢不堪的酒店去喝茶，吃黑麵包和種種小吃食。如果我曾經過了貧窮的生活，那種念頭還可以說明清楚，但是，我生下地就是有錢人。我是有錢人，同時我很願意向人告化，很想靠親身的經驗，知道貧窮人的生活

怎樣艱苦。我不懂得他們的苦楚，恐怕你也未必知道罷。我曾經聽人說過，這種情形是會發生於懷孕的女人們……’

他往後倒在椅子的靠背上，閉着眼，用低聲輕輕的說：

‘奇怪！人類是容易變化的！你着，捷諾夫拋棄了他的一切財產，一切事業，躲到修道院裏面去，更進一步，跑到阿陀山上去。那個富於信仰心的期里洛夫，很賢明的活到六十多歲，被人稱爲又謙和，又博學，却會開始要去結婚，像一個放蕩少年一樣，東跑西跑，對人們增加了許多話柄：他們說，一切都是虛偽的。不公正的；他們說，富者都是猛獸，貧者都是蠢子；他們說，皇帝是一個作惡的人；他們說，正直只能存在克己的當中。是的。查魯賓還不是那樣。又如莫洛佐夫，那個極聰明的人，並拍爾姆的墨悉科夫，那兩個和你們這些革命家親近的人。此外還有許多！好像這些人都是在他們走了一生涯的錯路之後，突然的看明白了：那條才是正路。但是，到底這條路會走

到什麼地方去呢？

他深深的歎了一口氣，不說話了。在玻璃窗外面，在月影當中，棧枝很忙碌的隱現着。列車的金屬相碰聲，打破着野外的靜寂，不知把村莊上的破屋驅逐到那裏去了。月亮帶着恐怖的神氣，慢慢的運行着，時而藏進樹林的當中，時而突然的懸掛在田野的上邊，露出倦怠的樣子，在田野的茫茫暗海上，慢慢的航行着。

布格羅夫畫了一個十字，用一種悲愁的態度，對我說：

我們俄國人，我們有一種特別的良心：他是一個忿激了的良心。他害怕，他狂熱，他躲進森林裏面去，躲到窪處去，躲到洞裏去，他藏在那裏。人類跟着他的路走去，突然一下，他好像野獸一樣，跳在人類上面去：碰着了頭！他在那個地方！一切生活都變為灰塵而消失了！……什麼好的，什麼惡的，一切都在同一的火葬場裏面！……’

他從新閉着眼睛畫十字。我向他告辭。

‘謝謝你來看我，告訴我，你明天一點鐘能夠到特斯托家裏來嗎？大家要在那裏吃午飯。請請莫洛佐夫罷。行不行？’

※

※ ※

我和莫洛佐夫到了特斯托家裏的時候，布格羅夫已經坐在一間房裏面，挨近一張擺設好了的桌子坐着；兩個穿着一身像死人穿的葬服一樣的雪白的衣服的少年僕人，很恭敬沉默的，忙着擺設照例的飯食的杯盤。布格羅夫對其中的一個人說：

‘你回頭替我斟萊因河的酒罷，那酒已經？……’

‘知道了……’

‘早啊！俄羅斯！’他和我們行禮，莫洛佐夫握着他的手，對他說：

‘布格羅夫，你越長越胖了，照這樣胖下去，恐怕不久就要死呢。？’

‘那不會很遲的……’

‘你應該寫遺囑，送我百萬的……’

‘這倒要看情形……’

‘我要利用他去做一個投資事業……’

布格羅夫點着頭答應：

‘野心家，你一定做得成的。好罷，請坐罷。’

莫洛佐夫是一個神經質的人，很易生氣；他把他那副韃靼人的聰明面孔，斜對着他的碟子上面，急忙忙的，用一種零零碎碎的話，用一些生硬的語句，報告着下面的事：一個阿斯特拉勒的實業家曾經對他說，在加斯頻的鱈魚工業製造場裏面，他們常常把多餘的鱈魚，成千成萬的埋到沙子裏面去。

‘人們可以利用去製造一種極好的肥料，把魚鱗也變形為膠水……’

‘你什麼都懂得！’布格羅夫歎着氣說。

‘像你一類的人們，自然只知道把自己當做一尊偶像，坐在自己的百萬資產上面稱王，那裏還想知道地方上的需要——雖然他們在實際上是吸取這地方上的膏血為業。我們的化學工業太不發達，我們沒有一個人肯去專門幹這種事業；我們應該設立一個

化學研究所。我們應該有一個關於化學的特科大學……而你，你們野蠻人……’

‘請看這個愛吵嘴的人！’布格羅夫用一種和睦的，富於友情的聲音，說。‘吃罷，吃飽了，你也許變得好些……’

‘我們已經學會了吃東西，我們什麼時候學習做工呢？’

布格羅夫嘗着酒，響了一響嘴唇，眼睛看着玻璃杯子，說：

你向別人要求的東西太多了，莫洛佐夫，別人却沒有向你要求這樣多的東西呢。如果你任由他們自己去生活？’

‘如果我們讓他們自由去生活，他們恐怕還在用四脚爬着走呢……’

‘你說的話，我一點也不懂得！’布格羅夫露着愛鬻的樣子，大叫起來。‘一些閑人討論着，人類是那裏來的。他們決定着：人類是從猴子變來的。他們還以此自喜呢。’

他用一種驚訝和憂悶的態度，問着：

‘難道你能能夠信這種蠢話嗎？但是，縱然這是一個真實，也應該瞞着這個事實，不拿他去訴世人，才對。’

莫洛佐夫半閉着眼睛，注視着他，並不答話。

‘依照我的意見，我以為，在鼓動人類的時候，不應該對他說他從前是一個動物，倒應該對他說他從前比現在還好……’

莫洛佐夫突然的冷笑起來，答應他：

‘難道一個老年的女人只因為你對她說她曾經是一個少女的緣故，就可以變年輕嗎？’

我們吃得不大起勁，我們喝酒也喝得不多，莫洛佐夫的沈鬱的怒氣，把我們壓壞了。到了喝咖啡的時候，布格羅夫用一種同情的態度問他：

‘莫洛佐夫，你怎麼樣了？你沒有什麼煩惱嗎？工場裏有不如意的事嗎？’

莫洛佐夫突然轉身向着他，用一種年長者的口氣，對他說：

在我們那裏，沒有一件事情順利：在工場裏，在磨房裏，特別是在腦筋裏！’

他開始述說鄉下地主的有害的頑固保守，說銀行的貪慾，說那些不懂得自己的使命的實業家們的教養的缺乏，說工人們的要求的合法，說革命的不可避免。

‘革命一定會等不到成熟就爆發起來，他一定不會有力量去盡他的任務，一定會弄出一個大大的困難出來！’

‘我不知道將來會發生什麼事。’布格羅夫露出沈思的樣子，說。‘前不久，尼悉尼市的警察廳長，那個小小的蠢才，也曾經使我吃了一驚。他說，在梭爾漢，在我這裏，在塞姆，工人們都發生了騷動。但是，你自己却主張，說這是合法的。我們且說說真實情形罷：在我們這裏，工人們是很不幸的，但是，他們却都是善良的工人。’

‘不會到那個程度罷。’莫洛佐夫低聲說。

‘但是，在事實上，却是那樣。我們的人民是善良

他的靈魂裏面是有光明的。誰也不能夠輕易買收他，誰也不能夠拿瑣事去誘惑他……老朋友，他對於正直的生活和真理，抱有一種純潔的夢。不要笑，是的，純潔的夢。我在我們塞姆地方，在年節的晚間時常和他們接談。我問他們：“孩子們，生活很艱難罷？”——“是的，很艱難。——“照你們想來，怎樣才能夠把生活弄得較容易些呢？”我對你說罷，他們很懂得生活。也許他們的見解並不是從心坎裏發出來的，但是，他們的確讀了小冊子，念過一些從梭爾漢拿去的種種書類……高爾基很知道這種事情。他為這種書籍的緣故，請我幫款。我給他一些錢……，

‘你自己替自己吹牛。’洛莫佐夫說。

‘一點也不是吹牛’老頭兒靜靜的答復着。

‘他們做的事是反對我的，但是，我仍然給他們錢。自然只是一點子錢，但是，如果這點點小數目居然能在這些事情裏面，發生作用，如果變成我和你對於那些事業投了資本，那末，將有什麼樣的結果呢？……’

‘好罷，投資罷……’

‘爲什麼不投資？這是很有望的事業。這是一種困難的事，但是，你要知道，凡是困難的事件都帶有幾分的希望呢。’

他用拳頭打了莫洛佐夫的膝頭一下，因爲那時莫洛佐夫斜靠在椅子上好像要跳起來似的。他繼續說：

‘很明顯的，縱然人們奮不顧身的去幹，這件事也是一件困難的事，這是我懂得的；但是，人們去幹的時候，他們會以爲這種事是正當的，神聖的事業呢。我認識一些那樣的人。也許我還羨慕這些人的愚蠢的行爲。據我想，就是這個高爾基先生也曾經述過，連那個充當親王的克羅巴特金也……排除困難，這件事，到底算不算是一種有希望的事呢？…，’

‘都是些蠢話，那些話！’莫洛佐夫說。

我留心觀察布格羅夫。他喝了不多的酒，就有點醉意了，其實他只喝了一杯酒。但是，他的面孔却腫得非常難看，他那雙帶着池沼色的小眼睛，變成了一

個淺綠色，又發光，又有活氣。他急急忙忙的說，好像他正苦於呼吸困難似的：

‘從古以來，人類就常常只感覺着活生是容易變動的，從很久以前起，有錢的人們就變成了一個例外。你自己應該知道，富裕這個東西並不是一個愉快，老實說，甯肯說他是一個負擔和一個牢獄，我們大家都是我們的事業的奴隸。我爲要在每一天當中賺得三千塊錢的緣故，用盡了我的心靈，而工人們却能夠以三角錢自滿。機器慢慢把我們變成粉末，一直到死爲止。一切的人都在工作。爲什麼呢？爲誰呢？你看，這就是我們不能理解的事：我們爲誰工作？我肯愛做工，但是，有時却會像夜裏燃着的火柴一樣，突然在我心裏發生一種思想：勞動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呢？是的，我是有錢的人。謝謝上帝，但是，後來怎麼樣呢？縱然有錢，也難免具有一個令人討厭的靈魂……’

他歎了一口氣，用另外一句話，重複說：

‘令人討厭的靈魂……’

莫洛佐夫站了起來，一面說着一種譏諷的反語。

一面走向窗戶邊去：

‘我已經聽見過你這番議論了，從你自己，並且從別的人們……’

‘神聖也許只是一種弱柔，但是，他對於靈魂却是很柔和的……’

困難的會話中止了；兩個人都不說話了。這個談話使我發生了種異樣的感情：好像有人對於我的嘴和我的腦筋，灌了一些蜜糖。我雖然毫無一點根據，去疑惑布格羅夫的不誠意，但是，同時我却並沒有等着去聽出他心裏真正想說的話。是的，他在這一天以前，早已對我顯出他是這樣一個人：他的生活缺乏內面的意義，只是不愉快的跟着一條暗黑的路上走，常常被外部的憂愁和習慣的勢力所壓迫。雖然是這樣說，我仍然覺得，這位尼悉尼市的領主却能感覺並讚賞人類勞動的價值。

真是怪事：我們一面知道這個人全靠成千成萬的人的勞動去繼續他自己的生活的。同時在另一方面却聽他自己說，這些勞動在他的眼睛裏是一些無益

的，無意義的東西。

我那時曾這樣想：

‘恐怕只有俄國人才會同時行這樣的生活，並具這樣的感覺……’



有一天，我在渥爾加流域的森林中的一個小村裏又碰見了他。我那時本是到季特日湖去的，因為路遠，特特在那小村裏過夜。我知道他們正在那裏等布格羅夫，因為他那時到一個祕密的修道院去了。我坐在一張靠近最末尾的房子的板橙上；已經是旁晚了，家畜的羣集已經回家，從院子裏面透出一些剛剛擠出的牛乳的香氣。在天上，繞着西方，慢慢的生出一片藍色的暗雲，那些雲的形式，恰恰好像一根連根拔出來的樹子一樣……在村子的上邊，在卵石色的天空當中，飛着兩個禿頭鷹；從樹林裏面發出一種針葉樹和菌子的香氣；在我的面前，繞着一根白樺樹，有許多甲壳蟲叫着。一些疲倦了的人們，慢慢的在街

上並院子當中走着做事。這些人的生活本來被森林的沈寂弄得半睡半醒，非常奇怪，但是，到這黃昏時候，這些不相識的人們的半睡式的生活也消滅了。

到了天色完全黑定的時候，一輛駕着兩匹黑馬的小車，進到街上；布格羅夫躺在車上，身邊放着包袱和箱子。

‘你在那裏幹什麼？’他問我。

他立刻向我提議：

‘同我一起來罷。你可以看見許多善良的少女呢。離這裏不遠，有一座修道院。一個收容孤女的地方，許多少女都在那裏學習刺繡。……’

車夫牽馬到井邊去喝水，我們向前出發，後面伴隨着農人們的無言的敬禮。他們鞠躬鞠得很低，低得和在教堂裏對着最被尊敬的聖像行禮時一樣。老漢們和老女人們都輕輕的說：

‘保護人……給飯吃的人……希望上帝保佑你！……’

就是母牛的叫聲，也好像充滿了感謝的柔情。

我們的馬，跑着快步，過了幾個村落之後，慢慢的轉進一個林子當中，在一條又暗黑又不平坦的路上走着；一面發散着他們的汗臭，和樹枝及花草的香氣，混成一片。

‘在這個地方，樹林很好，他們很乾燥，沒有很多的蚊蟲。’布格羅夫用手巾扇着他的臉，很高興的說着。‘你是一個古怪的人；你看，你到今天為止，走到了一些什麼地方。到了你年紀高大的時候，你一定有許多的回憶；目前你知道的事，已經和一個老年人所知的差不多了。至於我們，我們却只知道一件事：向那裏出賣，拿什麼出賣，要賣多少錢……’

他非常高興，他和車夫講笑，他把森林中的村莊的生活，講給我聽。

我們進到一個比較樹木稀少的地方了；有兩扇松木做的牆，交叉着成爲爲一角，在這一個角裏，髒髒柔軟的，天鵝絨一樣의 黑暗的底子上，蜷伏着一間具有五個窗戶的房子；在這房子旁邊，用新的木板做的柵欄，圍成一個圈子。

房子的窗戶上，照着一片黃色的粗的光線，好像裏面的人正燒一個大火盆似的。在馬車進出門的附近。站着一個身材高大的鄉下人；他手裏拿着一根好像矛子一樣的棍子，露出驚愕的神氣。這一切景象，都完全好像一個故事裏面所述的一樣。許多狗的叫聲，像一齊射擊似的，鬧得噪耳；有一個女人的聲音大聲喝着：

‘伊望，喝住狗啊！我的上帝！……’

‘你看，她忙着跑出來了！布格羅夫繃着眉頭，細聲的說。‘她還沒有忘記他的主人們。對於主人的畏敬，在人民當中還很旺盛呢……’

一個矮小的老女人，突然像抽筋一樣，彎腰鞠躬，繼續的搖着頭，站在門旁邊；她嘴裏說着幾句話，伸手想和布格羅夫握手：

‘老伯父……天使們把你帶來了……’

天使們跳躍着，用蹄子踢着柔軟的地面，把他們的轡頭等等東西，摔得叮叮噹噹的響着。

在門口的台階上。站出來一個強壯的，穿着長衣

的女人；她把兩手放在腰裏，深深的行了一個禮；在她的後面，排列着一羣小女孩子，像印度人一樣，又笑又鬧的噪着。

‘好罷，你們就唱起來罷，蠢東西！’那女人用粗重的聲音喊着。

小女孩兒們密密的集中在一處，開始唱歌，唱的聲音很不整齊：

“天上的蛾眉月，好光明！”

“夠了！”布格羅夫揮着手說。‘愛非密亞，我不是對你說過，我不喜歡那個嗎？晚安啊，我的女孩兒們！’

一個歡喜的叫聲的合奏，應着他這幾句話，約莫有十來個小女孩子，突然的由台階上向布格羅夫的肚子邊滾來。

那女人說了幾句不知什麼樣的話；他却用手摸着小孩們的頭，嘴裏說：

“行的，行的，安靜些，我的小老鼠們！我帶來許多糖果……好，好的……你們別把我壓壞了！……你們看，這是我一個朋友。他將來要把你們寫到書裏。

法，要述說你們的淘氣……’

他輕輕的推着他面前的女孩子們，走上了台階，那女人一面叫着：

‘對你們說，‘要安靜些啊！’

突然一下，那個老女人很奇怪的搖着雙手，吹起叫子來；小女孩子們都立刻不說話了，她們保持着很好的秩序，一點聲響也沒有似的，走向房子裏面去。

我們走進去的那個大房間，被兩個靠牆邊放着的洋燈照着；第三個洋燈，蓋着一個紅紙做的反射蓋子，被擱在一張長桌子上面，桌上還有茶杯茶碟，裝滿了蜂蜜的碟子，森林的鮮楊梅，點心，種種東西。我們在門邊被一個身材高大，又年輕又美麗的姑娘接待着，她手裏有一個裝滿了水的銅鍋；另外一個好像姐姐的姑娘，伸出兩隻臂膊，那臂膊上面懸着一條很長的綉花手巾。

布格羅夫一面快快活活的東說西說，一面洗手，用濕了的手巾擦臉。放下兩個金幣到銅鍋，走到扇掛那着六七個刺繡的手工品的牆邊去，對着一個小小

的鏡子，梳頭髮和鬍子；他對牆角上看了一看聖像前的洋燈的燈光，把頭向背後反伸着，很使勁的畫了三個十字。

‘再說一遍罷，你們好啊！’

小女孩子們很快活的用高聲答應他；不一會兒，在門框子邊，出現一個老女人，打着顫，搖着一個蛇一樣的頭，但是，立刻她又跑開了，她的來去好像一個影子一樣。

‘來罷孩子們，我問你，娜塔利還是常常幹着蠢事嗎？’布格羅夫一面坐向聖像下面那張桌子的尊位上去，一面問。小女孩子們擠着要到他身邊去，她們行動很大胆，對他毫無畏忌。她們臉上都帶着桃紅色，身體很壯健，臉面差不多都是優美的。不過，那個剛才提水桶的女孩子却特別引人注目，因為她的身材特別高，她的焦褐色的面孔特別帶着嚴肅的美。她的眼睛也特別美麗，眼睛上面，灣灣的懸着兩道長眉，好像兩個美翼，立刻會飛起來似的。

‘你看！’布格羅夫指着她對我說。‘這就是頂跳

皮的女孩子，一個令人不能忍受的女頑童。我要把她送到頂深的森林當中的修道院去，到那種只有鹿子成羣結隊的游行着的地方去。’

但是，他歎了一口氣之後，又搔着手巾，露出深思的樣子，這樣說：

‘應該送她到莫斯科，叫她受教育；她有一個特別好的聲音。不過，她的父親，一個鏢了的領港人，却不肯答應。他說：“我不能夠把我的小孩子送給尼科尼人取樂。”’

一個又高大又多毛的鄉下人，脹着兩頰。走着洗重的脚步，端來一個打磨得非常光彩的俄國大茶壺，便勁的放在桌子上，勁太使大了，把一切杯碟都弄得跳起來，相碰作響；他吃了一驚，圓睜着眼睛，把手伸到褐色頸髮當中亂抓，把頭向下低了一低，好像有什麼人強迫他那樣做似的。

愛菲密亞出來了；她的奶子突出在胸前，好像兩個西瓜一樣；他兩手拿着糖果盒子，一面用她的兩重下巴按着盒子的上部；她的後面，有三個小女孩子，

手裏都捧着乾餅和核桃碟子。

當布格羅夫注視着小女孩子的時候，他的面孔都光亮了，他變年輕了；他用小聲對我說：

‘你看，最好的是這個，這個短鼻子，藍眼睛的女孩兒，真正有趣得很。她生得一副快活的面孔，但是，在事實上，她却非常敬神信教，並且是一個稀有的女工人，她在一面旗子上用絲線繡了一個天使和一株棕櫚樹。繡得真好，令人看見要流眼淚……她是拿一幅聖像畫做樣子的，不過，顏色却是她自己配合的。’

照這樣的，差不多他把他的每個小女孩兒都拿來說了一遍，在每個的身上都找出某種某種的珍貴的性質。小女孩們都自由的，歡歡喜喜的圍在那裏。大家一看，就知道，布格羅夫的來臨，對於她們，算得是一個節期，在這時候，那個有福的愛非密亞是不會威嚇她們的。愛非密亞坐在長桌子的一頭，用一種聚精會神的樣子，不斷的吃着糖餅和乾果；隨後，她深深的歎了一口氣，斟了一杯茶，一聲也不做的，慢慢的去開始吃楊梅和蜂蜜；她已經把楊梅和蜂蜜，放在

碟子裏調成漿糊一樣的東西了；她也不注意小女孩子們，也不留心客人，她明明的沒有顧到什麼事，沒有候着什麼人，她的注意完全被她的目前的職務吸收了。小女孩子們越鬧越鬧得厲害；但是，每逢那個暗黑色老女人——那個因為抽筋的緣故，把形貌都弄變的老女人——出現在門口的時候，在這個熱鬧的房間裏面的一切的人，都變成沈默的人，大家都覺得身上有點子寒顫。

喝完茶之後，美麗的娜塔利取出讚美歌，唱着：

“小孩耶穌他那時有一個花園……”

她唱得不正確，她只做照教會的悲愁的調子唱。並不知道那個寫在這些語句上面的音樂。她對於這些語句都加上一個陰暗的性質，差不多加上一個仇恨的性質；她唱的時候，眼光注視在房間的一角，一種光滑的光輝從她那雙灣灣的眼睛流露出來。不過，她那又寬又低的聲音，的確是很美的，很富於變化的。她的唱時的態度很有趣：在唱高音的時候，她在她的椅子上揚着頭，到了唱低音的時候，她低下頭，把

她的脚藏在椅子下面去。樂器並未調整得好，但是，唱歌人好像也並不感覺到樂器的錯誤，她那雙褐色的手很魯莽的使勁的彈着琴絃。

布格羅夫動也不動一下的坐在那裏，閉着嘴巴聽。他那個失掉了彈力的眼皮，吊得更厲害了，他那眼睛的眼淚，流成一根不斷的線了。他注視着一個窗戶上的黑玻璃；那窗戶在夜色暗黑的當中，互相衝擊着；這個窗戶也和另外兩個窗戶一樣，用繡花的窗簾裝飾着；一切窗戶都好像一些擱着被煙燻黑了的聖像的框子一樣。如果我們注意在長時間當中看着這個黑暗，我們就會看見那裏發生一些沒有限睛的巨大的臉。

房內的空氣變得很污濁了。那些用圓木頭累成的牆壁，也發出一些洋鹼氣和爛布氣，而在桌子上面，却放散着蜂蜜，楊梅的細緻的香味和油餅的濃厚的氣味。小女孩子們都不說話了，她們被豐富的食物醉倒了；她們的同僚唱的歌，好像搖籃一樣，把她們搖着。她們當中的一個，已經睡着了，很快樂似的輕

輕的發出鼾聲，把頭靠在一個朋友的肩上。愛非密亞好像一座紀念碑一樣，坐在那裏不動；她的兩頰好像擦過油一樣，放着光澤，她那露倒肘子邊的兩條圓肥的手臂的黃色皮膚，也同樣發着光。

但是。那個唱歌的少女，仍然固執的望着房角，彈着琴絃，用一種惱恨的聲音，唱着又柔和又淒涼的句子：

“愛人給我的，那一只戒指，
我丟他到海裏，任他遺失……”

‘謝謝你！’布格羅夫突然高聲的用一種不安的調子這樣說。

老女人站在門邊，把身體向左右搖動着，吹了一下叫子：

‘睡覺！’

‘我的小女兒們，睡覺去罷！晚安！愛非密亞，請你把他們的工作成績給我們看看。’

在小女孩子們臨走的時候，他一個一個的在她們的頭上親嘴；娜塔利走近他身邊的時候，他用手按

住她的頭髮，對她說：

‘你唱得好……你越唱越唱得好。你雖有一個不好的性格，但是，好在你有一個靈魂……望上帝保佑你……’

她笑起來，她的眉毛都搖動了，她用一種又諧和又輕快的態度，走向門邊去；在那時候，老頭兒却弄着手車，用一種抱怨和不平的聲調，說着：

‘你看她那樣子……是的……’

愛非密亞抱來了一抱被疊得很好的布，把他攤在洋燈底下的機器上和桌子上。

‘你願意看看嗎？’布格羅夫對我提議，兩眼却只望着門口。

我把那些墊子，拖鞋，旗子，手巾，等等刺繡品，看了一回。這些東西都很生動，很細緻，模倣着古書的手帕和插畫上面的花樣，其中也有繡着肖像的。但是，有一張刺繡的模樣的活潑和古怪却使我吃了一驚：在一塊灰色的綢子上很巧妙的繡着一朵小玫瑰花和一個黑蛛卵。

‘這是一個已經死了的女孩子，繡成了這塊東西。’愛非密亞很蠢笨的用一種不大關心的口調說着。

‘這是華里亞的工作……’

‘啊！是的……她已經死了！她是一個矮子。肺病送了她命。她看見過鬼，她並且把鬼繡在一塊麻布上面，那塊繡花後來被人燒燬了。她是一個孤兒。她的父親失蹤不見了，據人說，是溺死了。好罷，愛非密亞，引我們去睡覺罷。’

他們安置我們在那間房子的窗戶下面的空處睡覺——布格羅夫在一個鋪了許多稻草的車子裏面，我在一塊攤在草地上的厚氈子上面。

‘愛非密亞那個女人是很笨的，但是除她以外實在找不出更聰明的人。應該請一個真正的，受過教育的女教員，但是孩子們的父親母親却不願意。他們以為那種教員一定是一個尼科尼人，是一個異教徒。我們的信仰心還不能夠和理性好好的調和起來，上帝會恕我的。這個老女人也……她不願意死。她超過了

一切的期限。是一個不好的老女人。她在這裏，只不過給一些恐怖與小孩們罷了。或許也因為我的不好的聲名的緣故…… 呃……’

他跪下地，望着星子，動着嘴唇，畫了一個很強的十字，把手臂大大的動了幾下，把他的指頭重重的對着額頭，胸口，肩膀，等處，按了幾按。他歎出了一口長氣。隨後，他很沈重似的向側邊轉了一個身，鑽到他的鋪蓋裏面去，嘴裏對我說：

‘他們是好的。如果他們能夠稍微向着享樂的方面過一過生活。呃！你，你不祈禱上帝嗎？那個，我不能夠懂得。我所不懂得，就是那種思想對於我是不存在的，一件事；所以我想。你自己也一定有你自己的一種上帝；不會有別的辦法的。如若不然，人類就找不着什麼可以依靠的東西了。好罷，睡罷……’

在晚上的絕對的寂靜當中，時時發出幾聲悲愁的，空洞的貓頭鷹的叫聲。森林矗立在那裏，好像形成着一扇黑的嚴密的牆一樣，好像黑暗就是從那扇牆邊流出來的。透過稍帶濕氣的霧氣，從我們的頭

上，在狹窄陰暗的天上，露出了一星一星的金色的星子。

‘是的。’布格羅夫又繼續的說。‘這些女孩兒將來長大了的時候，是要醃鹹菜的，是要做黃瓜和菌子的鹹菜的——刺繡對她們有什麼用處呢？在這件事裏面，藏着一種侮辱別人的蠢事。在我們的生活裏，有許多的蠢事，是不是？呃？’

‘有很多。’

‘你看！你聽見別人說過，我姦淫了許多的年輕女人嗎？’

‘聽見過。’

‘你相信嗎？’

‘那應該是真的……’

‘我以後不隱瞞了。從前的確有過那種事……關於這種事，人類實在比一個動物還要蠢些。比動物還要貪慾，這話你以為如何？’

我答應他，據我的意思，在我們俄國，關於兩性的關係，實在存在着許多不合理的見解。性欲生活

被教會看成一種罪過，一個過惡。那種在女人生產後四十六行着的清潔祈禱，簡直是對於女人們的一個侮辱，但是，女人們却一點也不理解。我引了一個例：有一天，我聽見我一朋友的太太，一個又聰明又嬌媚的女人，對她的丈夫說。” 斯特旁，你要敬畏上帝啊！你剛才摸了我的腰子，手也不洗就去畫十字……”

‘喔！這樣的事情多着呢！’布格羅夫很愁慘的答應我。他們常常打女人們，因為他們在星期三和星期五兩天，兩個斷肉的日子，答應她們的丈夫和她們親近。這是一個罪惡！我有一個古怪的朋友，他每逢星期四和星期六，必定用皮鞭打他的老婆，為什麼？只因為她在前夜曾經誘惑他犯了罪！但是，要知道，這是一個強壯的男人，和他的女人同睡在一個床上。她怎麼能夠阻止他呢？……是的，我們的生活是蠢的。’

他不說話了。周圍只聽見黑夜生活的響聲：枯枝相碰着露出折斷的聲音，針葉發着抖聲，好像有什麼人很慎重的歎着氣似的。從那種形狀看來，真好像，

我們的周圍都滑動着一種眼看不見的生物似的。

‘你睡着了？’

‘沒有。’

‘生活是蠢的。看見他的內容的複雜，真正使人害怕，他的意義是曖昧的……但是，他還是很美的？呢？’

‘是的。’

‘很美。只有一層，就是，應該死。’

過了一兩分鐘之後，他加上：

‘不久……死……’

他不說話了。不消說，他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我出發到季特日湖去，我向他告別；以後我沒有再看見布格羅夫。

我相信，他死在1910年，用一種壯大的儀式安葬在他的家鄉的城內——這自然是他最願意的。

